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藝術研究所

碩士論文



**Idie 的先死後生**

**I die, Idie**

研究生：梁瀚云

指導教授：賴雯淑 教授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四月

**Idie 的先死後生**

**"I die, Idie."**

研 究 生：梁瀚云  
指 導 老 師：賴雯淑

Student : Han Yun Liang  
Advisor : Wen-Shu Lai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藝術研究所  
碩士論文



April 2014  
Hsinchu,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四月



## 摘要

本論文為針對作者畢業創作**Idie**所進行的創作自述。**Idie**是一本半自傳體的圖像小說，故事訴說著一個小女孩 **Idie** 探索外在世界與進入內在深處的過程。這段旅程沒有開始與完結，如同每個生命的片段。作品給予作者一個與深層自我對話的機會，約十個月的創作與產出裡，作者像是遊走在夢裡，精神、心靈與身體好似跨越各個不同的時空，進入夢與記憶，彙整、截取，創造或改編自我的故事，**Idie**像是牽著作者的手揭露劇幕的另一個我，也像是將作者拉進畫中體驗不同世界的精靈。整段過程如同每件生命經驗的到來，作者將其視為必然的發生，從中幫助作者體認出「我安頓在這裡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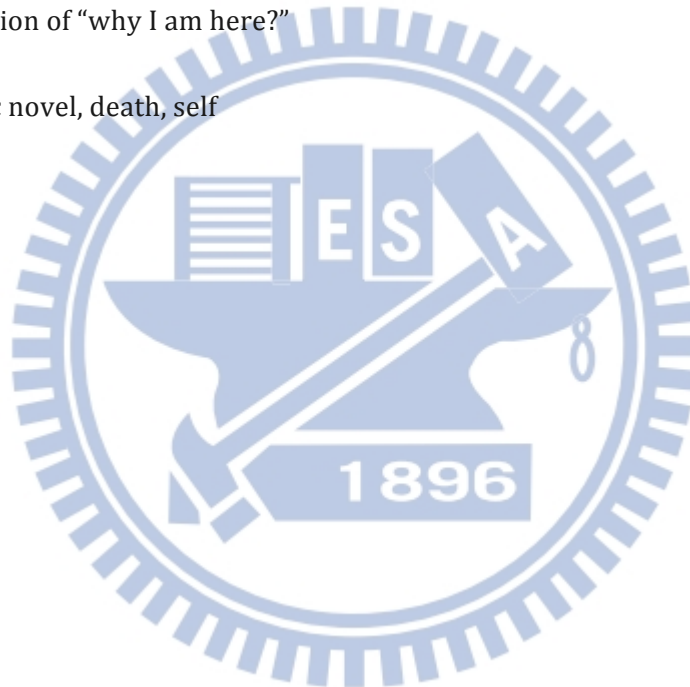
關鍵字：圖像小說、死亡、自我



## Abstract

This thesis is an artist statement of my graduate work “Idie.” Idie is a semiautobiographical graphic novel. The story talks about the process of a little girl, Idie, exploring the outer world and her inner being. There is no beginning and no end of this journey, just as every piece of life experiences. Because of creating this artwork, I had the chance to have a long and deep conversation with my innermost self. During the ten months of drawing, I was like walking in the dream. My soul, mind and body passed through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where dreams and memory settle; I sorted out and picked up some of them, and then the story goes by itself. Idie is my another self who reveals the curtain or like an elf who leads me to the world of this graphic novel. For me, the whole process of creating is an inevitable life experience. By drawing, I realize more about the notion of “why I am here?”

Key words: graphic novel, death, self



## 誌謝

謝謝你們，我親愛的家人們，爸爸、媽媽，還有姐姐，因為有你們的支持，我可以老大不小到現在還無憂慮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很感激。

賴老師，謝謝你，能當老師的學生我好快樂，也覺得自己非常幸運，每每進入老師的研究室，總有一種無以言擬的寧靜與舒適，一切的事情在這個空間裡好像都會自動的乖乖的歸位似的，是整個空氣氛圍告訴我的，就像是「嘿！進來就會沒事了」這般，與賴老師談話總能得到力量。賴老師，謝謝你，不論在生活或學習上總是如此無私耐心的幫助著我們，帶著我們一起認識世界更多的可能、更廣的視角，然後學習反思，回歸自己。陳老師，謝謝你，總是期待和老師談話或聽老師說話的時刻，話語雖然停留的如此短暫，但作用卻是非常巨大的，謝謝老師那時的開導，對我來說那就是即時的呼喚一般。陳老師，謝謝你，能遇見老師是我生命中很大的禮物。

我坐在桌前，寫下這最後的字句，回憶著這幾年在應藝所的日子，記憶的片段，破碎凌亂卻又繽紛絢麗，我可愛的的朋友們，謝謝你們，我打從心底覺得遇見你們是我這段生命中最充實、最美好也最歡樂的時光。我幻想著有一天，我們都年長，但還齊聚一堂天真自然的談笑，那一定會很美好。謝謝你們，在我需要你們的時候總是無條件的張開雙臂緊緊的擁抱我，因為有你們我學會找到繼續向前走的意義；謝謝你們，當我們都疲累需要休息放逐時，你們帶領我遊戲生命，因為有你們我學習到各式各樣的生命經驗，使我富足。謝謝你，我可愛的的朋友們，在我心中你們都如此的美善，像是一本本不斷變幻的故事書，總是讓我驚奇不已，能認識你們，能有機會閱讀你們的幾篇故事，能交織在你們的故事片斷中，我很幸運也很幸福，謝謝每一個你和妳，我好愛好愛你們。

因為和你們相遇、學習，我變的更完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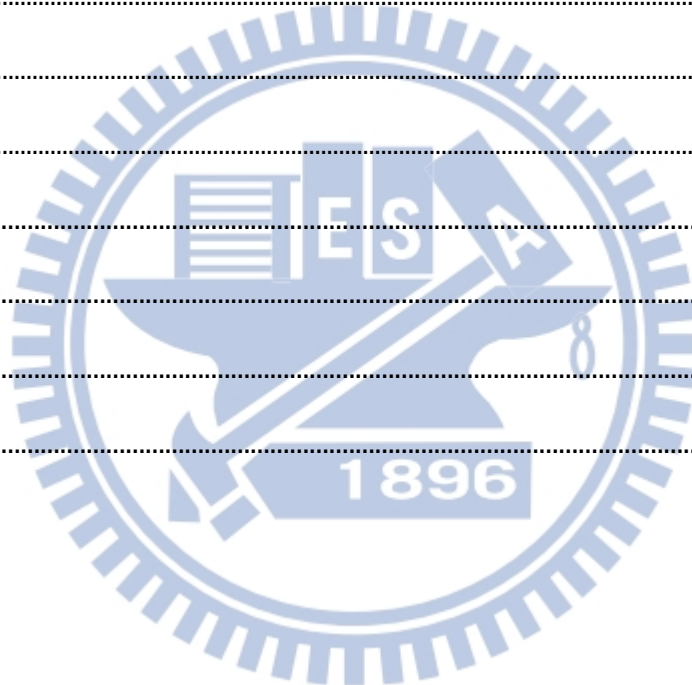
瀚云

一〇三年四月

## 目錄

摘要.....	i
Abstract.....	ii
誌謝.....	iii
圖目錄.....	i
第一章 緒論.....	1
1.1 創作動機與背景.....	1
1.1.1 尋找源頭.....	1
1.1.2 死亡與甦生.....	1
1.2 創作目的與形式.....	2
1.2.1 目的.....	2
1.2.2 形式.....	2
第二章 文獻探討.....	4
2.1 流向源頭—神.....	4
2.2 圖像小說(graphic novel).....	5
2.3 由死亡而甦生.....	8
2.4 相關作品的影響.....	10
2.4.1 宇宙與時間—旅程.....	10
2.4.2 夢境、自我、意識.....	11
2.4.3 死亡與甦生.....	12
2.4.4 影子.....	13
第三章 創作過程.....	15
3.1 熟悉漫畫與圖文書形式.....	15

3.2 為期九個月的創作 .....	17
第四章 故事、符號與形式分析 .....	20
4.1 簡介 .....	20
4.2 故事內容與解析 .....	20
4.3 符號與我的意義 .....	30
4.4 閱讀動線與框格形式 .....	34
第五章 展覽與作品寄賣 .....	35
5.1 兩次展覽 .....	35
5.2 作品寄賣 .....	41
5.3 檢討與展望 .....	42
參考文獻 .....	44
附錄一 .....	46
附錄二 .....	49
附錄三 .....	58



## 圖目錄

圖 1 “EPILEPTIC” (2005) DAVID B. ....	3
圖 2 “EPILEPTIC” (2005) DAVID B., P277 .....	8
圖 3 我約七、八歲時寫的作文 .....	10
圖 4 和草莓一起創的「小桃子日記」 <a href="http://momospider.tumblr.com/">HTTP://MOMOSPIDER.TUMBLR.COM/</a> .....	16
圖 5 由左至右為第一、二與三集。第一集為小桃子聽了身旁蟋蟀的歌聲肚子餓了起來。第二集為身旁的蟋蟀們在跳PARA PARA舞，開PARTY，小桃子受不了開始列下死亡名單(吃掉吵鬧蟋蟀的順序)。第三集為，蟋蟀皇后的死去帶來新的小蟋蟀生命，小桃子開心的來做這些小寶寶們的爸爸。 .....	17
圖 6 草圖 .....	19
圖 7 完成的精稿 .....	19
圖 8 輸出的精稿需要再次校稿 .....	20
圖 9 面對著黑湖的IDIE和兔子 .....	21
圖 10 「一」的世界 .....	22
圖 11 在黑暗的世界裡，IDIE問了自己很多問題，從而瞭解、轉化這個黑。 .....	23
圖 12 IDIE在水晶岩壁裡和另一個自己 .....	24
圖 13 IDIE的鼻子被魔術變成了胡蘿蔔甜筒。聽了大球PAUL的話冷靜下來的IDIE找出方法化解掉魔咒。 .....	26
圖 14 IDIE與PAUL大球與絕對之洞相遇。 .....	27
圖 15 IDIE在絕對之洞裡用歌唱的方式防止自己陷入這個邪惡又舒適的地方，並解救了螺旋，他顯現了自己的原貌，一條蛇。 .....	28
圖 16 不斷吞噬絕對之洞的蛇，開始吞食自己，IDIE在過程中遇見自己。 .....	29
圖 17 最後一次的投身，IDIE進入最後一個世界，她內在最深的地方。 .....	30
圖 18 金變堂展場全貌 .....	37
圖 19 我的作品展示全貌 .....	38
圖 20 交大藝文空間，我的作品展覽全貌 .....	39
圖 21 桌子上的小木頭塊。 .....	40

圖 22 桌子與四乘四矩陣.....	40
圖 23 M.C. ESCHER 作品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圖片來源 HTTP://WWW.MERIDIAN.NET.AU/ART/ARTISTS/MCESCHER/GALLERY/IMAGES/ESCHER-ASCENDING-AND-DESCENDING-MEDIUM.JPG .....	41
圖 24 不規則的橫木與鏡子和上面的兩塊木頭。 .....	42
圖 25 四乘四矩陣近照.....	42
圖 26 梯子下的小台子上，放著兩本小書和名片。 .....	43
圖 27 掛在牆上的留言本.....	43





## 第一章 緒論

### 1.1 創作動機與背景

#### 1.1.1 尋找源頭

一直以來，我不斷思索、尋找我是誰、從哪裡來？還有生命的意義、我的夢境與時空是什麼？對於這些問題，我總是有很大的好奇。透過畫畫的方式，我能夠與深層的自己對話，在這樣追尋的過程中，確認自己的感覺反覆浮現、消融又再浮現而後再消融。這是個和語言思索維度不同的方式，如夢一般。

做完畢業創作Idie之後，像是知道必須要等待這麼長的時間似的，如同放逐，我交換到芬蘭恰好給了自己沈澱的機會，期間曾在歐洲旅行一個多月，在旅行的後期二〇一三年底，法國南部濱海的尼斯，一天下午我與同所的博班學姊聊天，我說：「我最近有種感覺，好像有些到過的地方我在夢裡夢過；然後覺得我曾經在台灣生活過的地方，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在那裡，只是換個樣子；有點覺得好像是在回顧自己的感覺，像是我好久好久以前曾經在這裡、經歷過這裡。」這個經歷讓我相信夢境與不同的時空是相通的，在夢裡的我與這個有著身體的自我，是多重存在的整體。夢像是倒入太多水的水杯，溢出來到實體的世界，然後不著痕跡的蒸發，融合到身體的經驗，與遠古累積的感覺相互確認。

從大學以來到研究所的畢業創作前，我都以單幅的方式繪畫，也就是透過一張圖訴說一個意象或故事，相對於畢業創作的圖像小說，繪畫時間是非常短暫的，然而這些創作有一個很重要的共通點，是在繪畫的過程中，有一種像種子浸在濕潤土壤的舒適感與安全感。不論是畫面或是畫畫的動作與過程，一部份的我因為這個過程得以安穩的沈睡在那舒適安全裡，對我來說那是很難卻也不需用語言解釋或形容的滿實感。在這裡，我將這個感覺稱為源頭。

在榮格心靈地圖<sup>1</sup>一書中談到本我的概念，其中有一段寫到「本我(self)形成了主體與世界或存有(being)結構共通性的基底。在本我中，主體與客體，自我與他者，都結合在共同的結構與能量領域中。」本我就像我們活著所必須的氧氣，它分布在空氣、我們的身體裡，萬物裡，它單純的存在，雖然無法直接看到、聽到、摸到或嚐到，但它仍然佔有空間具有份量；源頭也擁有這樣的特質，她不是外顯直接的，是在經驗繪畫的時候，我感覺到，體驗到的。

#### 1.1.2 死亡與甦生

初期進行繪製Idie的時候，我對身體和精神體有了不同的想法，其實不只是從那時後開始，我知道這是慢慢累積起來的。當時的我與另一個自己說了想拋棄掉身體只留下精神體就好的話，對自己許下了一種精神上的約定，然後著手進行Idie創作。Idie是從這裡開始的，她可以說是

---

<sup>1</sup> 榮格心靈地圖，Murray Stein著，朱侃如譯，2009，p. 196



一個抹殺掉部份的自己而生的作品。在剛開始一兩個月的創作裡，我與所上的兩位老師賴老師、陳老師以及博士班的學姊有過幾次談話，這些對話對我來說相當珍貴，也改變了自己的想法，正面回應「我要在這裡」的決定，這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轉捩點。從那時過後，我和自己和解，選擇好好一起守護自己的身體和精神體，因為他們同等重要缺一不可，也因此我放下與自己的約定，再次的甦生，從創作Idie開始。

因為這次的覺知，我接受並決定直接面對這個經驗。我直白地將「我死」(I die)的英文單句組合成單字：Idie，作為書中主角的名字。這個名字是在我內心最不平靜的那段時間確定的，但也因為有那段經歷，我得以與另一個自己和解，在創作的過程裡，我無意識的帶著由死亡而甦生的期待開始畫，然後走進畫的世界，走進自己的源頭。這部作品一直都伴隨在我身邊，創作Idie的時間因為比較長，Idie就像是被解放出來的小精靈，我和Idie聯繫的通道像是被打通又像是延伸擴張，我感到更平衡也更深入，整段創作的過程被我確實的提取起來、活化。因為畫出Idie與我的故事，我得以被慰藉並抽離對生命的恐懼，到後來引領我重新面對生命，進入深層平靜的狀態，至今也是。

## 1.2 創作目的與形式

### 1.2.1 目的

面對龐大的個人生命經驗與夢境，透過這次創作Idie的過程，讓我有機會更完整的去回溯與回應長久以來追探的源頭問題。相信這個過程會讓我所找尋的源頭更清晰也更完整，因為答案不會只有一個。每個事件的發生，每個創作的到來都有難以言說的連結性，有的時候是事前給出的徵兆，有的時候是事後回憶拼湊而成的片段，但種種的這些，似乎都是幫助我透過更多的面相來瞭解自己。所以重點已經不在那黑與白，死滅與甦生，而是透過自身去經驗一切和他們實質承載的訊息。

### 1.2.2 形式

和圖像小說 (graphic novel)正式接觸的那天如同時機到了一般。

那是二〇一二年年初，在紐約讀書的同時，我去了出版社Random House實習。實習的第一天因為等待內部IT人員協助設定帳號密碼，可愛的指導阿姨Anne Diaz在放滿書的櫃子上揀選了幾本給我，我隨手挑起的是David B.的Epileptic，因為這本書，我才瞭解原來出版書籍裡有

個特別的分類—「圖像小說」，是一種將「圖像作為敘事的寫作方式<sup>2</sup>」。因為看了Epileptic，對作者描繪的生命經歷，我感到一種理解與被理解的歸屬感，接觸到這本書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啟發。Epileptic可說是一部作者的家族自傳圖像小說，故事敘述的主軸圍繞在哥哥的癲癇症，從小的時候直到成年，由於哥哥需要治療與被照顧，雖然是一個人的疾病但全家人卻也像是繼承了疾病的一部份似地，過著無限付出、瘋狂與幻想掙扎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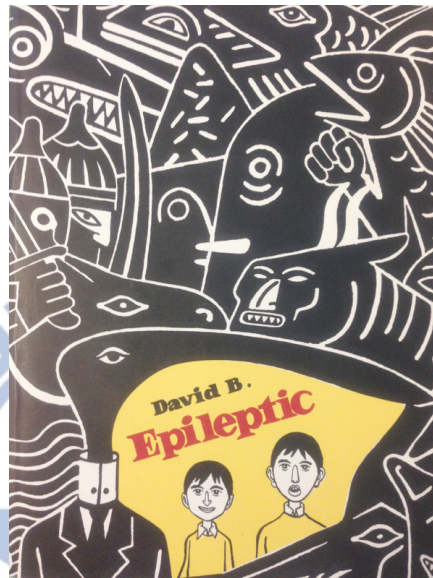


圖 1 “Epileptic” (2005) David B.  
Pantheon Books出版

同年，我去了在紐約MOMA PS1辦的NY Art Book Fair，有各式各樣的小雜、漫畫與藝術書，內容從攝影、插畫、日記到詩集、版畫應有盡有，是個相當多元豐富的展覽會，那時開始有了「想要畫一本書」的念頭，當時又因緣際會參加了The Sketchbook Project (SBP 2012)，是個不限年齡國籍每個人都能自由參加的藝術小冊創作，我做了一本書，前半部由抽象形狀與線條所構成的系列插畫，名為family line，後半部是圍繞在「線」的意象中的抽象圖面，穿插幾幅過去的插畫作品，名為with lines。同年夏天，我回來應藝所，心裡確定了想畫出一本書的想法，單純地想畫一個長篇的小女孩的故事。

---

2 此文章來自Random House出版社為Marjane Satrapi的新書Persepolis所做的對談紀錄，當中談論到了作者為何使用圖想小說來講述她的故事，而非傳統的文字小說。文中作者如此說到：「圖像小說不是一般傳統我們閱讀的文字小說，但並不代表它是次要於小說之下的。它是一種以圖像作為書寫敘事的創作形式。當同時被賦予了寫作與繪畫的才能時，只能擇一去做豈不是太可惜了，所以我想同時並行是最好的方式。」 Marjane Satrapi, “Behind the Book on Writing Persepolis”  
<https://www.randomhouse.com/acmart/catalog/display.pperl?isbn=9780375714573&view=printauthdesk>

##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2.1 流向源頭—神

源頭是一種在言說之前就存有的存在。在Hermann Hesse的Siddhartha小說中有這麼一段，當Siddhartha多年過後再次與搖船人Vasudeva相遇，Siddhartha接受他的邀請決定和Vasudeva一起生活，傾聽河流。有一次Siddhartha問他「你是否從河川瞭解到這個祕密：時間是不存在的？」Vasudeva露出了明亮的微笑和Siddhartha分享，他說「你是說河川就在那激流、在瀑布、在山中、在大海，他同時存在於每個地方，所以對河川來說就只是單純的存在，在不同的地點但都同在當下，而不是任何未來的形象...也沒有什麼過去的存在，未來的存在，每一事件都如是，是存在的當下。」<sup>3</sup>河川本身，如同我們人自己一樣，我們都是存在的當下。而當我們從客觀的角度去思考時，河川變成一種概念，河川的存在也成為一種概念，作為存在的概念的河川便成為存在的象徵，在瀑布、山中、大海等等地方存在的河川，不同階段、不同面相或不同時序的河川的存在，那裡已超越時間的概念或是時間的延續，不同當下存在的河川是不同當下的存在體。我覺得Siddhartha和Vasudeva這段話是一個以心靈去感知河川(源頭)的貼切形容，如同神的存在，他都在。

進入源頭這樣的感覺是每每畫到一個段落，或是完成作品後才恍然憶起自己在做什麼，像是清晨溼露的青草一般地甦醒，又像是擁有太陽的味道般剛晒好的被子，一切再次啟動。繪畫的過程則像是自我真空，或是把自我完全地交給我信任的源頭，從那一刻起，我在繪畫，而我也不在繪畫，我仍然執行著畫畫的動作，我仍然多少思考著下一步的可能，但我也從當下在繪畫的那個我進入了被畫出的角色中，有時候我去挑戰，有時候我需要安慰，有時候我沈思，有時候我去尋找，但在那些時候我是自由的，是全部的可能。不過這都是當我回頭看才知道的，源頭原來是如此的親近。在「人及其象徵」裡在本我的部份提到了「宇宙人(cosmic man)<sup>4</sup>」的概念，和本我、源頭一般，都是象徵性的全然存在，文內說到「宇宙人是一些生活在人類個體內在的東西，並且視為一不朽的部份。這個內在的『高靈』，通過引導個體從天地萬物集各種苦難中超脫出來，使之回到其原本永恆的境域，來拯救個體，但只有當人們認識到它，並且必須從昏睡狀態中覺醒過來，以便受它引導時，他才能拯救個體。」

對源頭、本我、宇宙人或高靈這種種的描繪都可以說是一種確確實實的存在，不論從哪個角度進入，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我躲藏入高靈的永恆瞭解生命無常；當我富足的時候，我謙卑進入源頭分享愛的無屆；當我領悟的時候，我感謝本我的指引，當我存在的時候，我與宇宙人一同踏著那塊青草綠地。一切如同Siddhartha和Vasudeva並肩坐在河邊的樹幹上，傾聽河流

---

<sup>3</sup> Hermann Hesse, Siddhartha,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2008, p90

<sup>4</sup> 「宇宙人(cosmic man)不只是具體的現實，更是內在的心靈形象。『宇宙人』不僅是全部生命的開端，也是整個天地萬物的終極目標...所有個體的整個內在心靈現實，最終都指向著這個『本我』的原型象徵。」人及其象徵，卡爾·榮格主編，龔卓軍譯，立緒文化，1999，p237-238



的話語，那是關於生命，關於存在，關於永恆的換變。<sup>5</sup>

源頭是彼方，「你」，這個來自Martin Buber的「原初詞『我一你』則創造出關係世界。」<sup>6</sup>透過我與「你」的互聯關係，「你」隨之顯現，「『你』與我相遇，我步入與『你』的直接關係裏。」<sup>7</sup>在此「關係的世界是由三種境域(sphere)構成。其一：與自然相關聯的人生，關係於期間徘徊在語言門檻之外；其二，與人類相關聯的人生，關係於其間具語言之形；其三，於精神實體相關的人生，其間之關係不可言喻，但它創生語言。」<sup>8</sup>「人用他的語言建立了『人間』，就像聖經裡創世紀說的，「太初有道」(At the beginning, there is word.)，其中所謂的「道」就是話語(word)。人因為語言，看到了「人間」的出現...人於是在語言之中安然的生活，曾經有過的『無聲』生活，日行淡遠...與自然共舞的『神』離開了人間。<sup>8</sup>在語言之前，神已存在，太初的道即是神的話語，在人們言語舉止間，在生生不息的自然與生物間，都能洞察那神性，神都在<sup>9</sup>；而我為何畫畫？那是為了單純的需要，我需要畫畫，因為在那裡我遇見和那全然存有的「神」，如同修行，「當你愈經驗到這種自由時...希望和恐懼將漸漸消失，而且你也將更接近無限豐富的『無我智慧』。當你生活在那個智慧之家時，你再也找不到『我』和『你』、『此』和『彼』、『內』和『外』的藩籬；最後你將回到你真正的家...<sup>10</sup>」。

## 2.2 圖像小說(graphic novel)

瞭解「圖像小說」最好的來源便是那些圖像小說的創作者，不同的創作者對於自己作品的形式有不同的詮釋，雖然只有短短的幾個字，創作同名圖像小說與電影「茉莉人生」(Persepolis)的伊朗裔法國人Marjane Satrapi對圖像小說所做的形容相當樸實，她說「圖像小說不是一般傳統我們閱讀的文字小說...它是一種以圖像作為書寫敘事的創作形式。」<sup>11</sup>

在Stephen Weiner的“Faster Than a Speeding Bullet: The Rise of the Graphic Novel”書中寫到近代的第一本「圖像小說」是由資深漫畫家Will Eisner撰寫與繪畫出來的。他當時為了想要說服在Bantam Books的編輯們出版「如書籍長度般的漫畫書」(book-length comic book)，雖然後來被拒絕，但這個「如書籍長度般的漫畫書」的詞卻從此扎根。Will Eisner自一九三六年開始投身於漫畫產業，從提供原創故事給出版社，到四〇年代開始專心自己的工作室，替週日的報紙繪製漫畫別冊“The Spirit”，它是一個關於打擊犯罪的蒙面俠的故事，故事雖然以悲劇收場

<sup>5</sup> 原文是這樣說的：“...listening to the water...the voice of Life, the voice of Being, of the eternally Becoming.” Hermann Hesse, Siddhartha,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2008, p91

<sup>6</sup> 我與你，Martin Buber著，陳維剛譯，p5

<sup>7</sup> 我與你，Martin Buber著，陳維剛譯，p10

<sup>8</sup> 生死無盡，余德慧，1997，p34

<sup>9</sup> 與指導老師的談話

<sup>10</sup> 西藏生死書，索甲仁波切著，鄭振煌譯，1996，p107

<sup>11</sup> 見註2

但卻老少兼宜，諷刺和幽默性引人入勝，造成“The Spirit”大賣。而後到了七〇年代，因為參加了在紐約市舉辦的漫畫研討會，受到鼓舞，他進而想要推廣漫畫也是藝術這樣的想法；同時Will又觀察到那些在四〇年看漫畫的小朋友們到了七〇年中期也紛紛進入三十歲，當漫畫市場已經放棄這個年齡層的人的時候，他們仍然沒有放棄漫畫，Will便撰寫並畫下這本圖像小說“A Contract with God and Other Tenement Stories”作為對這些讀者的回應。

由上面的敘述可知漫畫和圖像小說的關係若即若離，談論的時候無法將其完全獨立分開，不過從漫畫的角度延伸觀看圖像小說，但我們就能慢慢地型塑它的樣貌。被歸類於圖像小說的重要作者，根據父親的親身經歷紀錄並創作出猶太人大屠殺故事—“Maus”的美國漫畫家Art Spiegelman，當談到自己的這部作品的時候，他使用“co-mix”來形容，而非漫畫(comics)，他提到：「使用漫畫(comics)這個詞會引來的問題之一是它本身帶有讓人覺得漫畫必須是好笑的想法。(…)我喜歡co-mix這個詞，意即把東西攪和在一起，因為漫畫就是把文字和圖像結合起來說故事。」<sup>12</sup>而這個把文字和圖像結合起來的概念我們可以更深入地去探討，知名漫畫與圖文小說家Scott McCloud在Ted的演講說到：「漫畫最重要的特點就是他是個單純只用視覺表現的媒體，但他試著用視覺去呈現聽覺，觸覺及所有其他的感覺...而且，在漫畫裡，作品裡的每個元素永遠跟其他的每個元素都有空間上的關係。」<sup>13</sup>由此可知漫畫不僅只是把文字和圖像結合在一起，而且是一個富含有各式各樣感官的文本，當然這些感官需要觀者的參與才會被再次甦醒，畢竟「漫畫是一種作者與讀者間的相互呼應，漫畫家們呈現漫畫格裡面發生的事情，然後讓讀者自己去想像分格和分格間發生的事」<sup>14</sup>這個想法同樣也出現「在圖像小說中，作者用畫框(frame)組織時間、空間以呈現敘事與觀點，正如人類心智運作的過程。」<sup>15</sup>因為當人在思考的時候，腦會「超連結」，也就是當我們提到一個事件時，腦會把相關事件的「事物、經驗與記憶做聯想」，因此，閱讀過程所引發的聯想同時帶動了我們的感官。在「圖像敘事的超美學及其藝術教育的意義—從Chris Ware的作品談起」的文章裡還提到圖像小說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創作者、觀眾與作品的連結關係」，「圖像小說需要閱讀者主動且不斷地與圖文文本互動，並且填充圖溝(Gutter)間的缺縫，參與敘事的創作，創造無縫的效果，從中找尋意義，並與自身的體驗和記憶連結。」文本需要與觀者的個人經驗與歷史背景聯繫故事才能再次的顯現，從創作者這方提出邀請和觀者互動共同「創造」敘事來充實這個缺縫。

此外，圖像小說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許多為自傳性的作品，在上述的例子中，除了“A Contract with God and Other Tenement Stories”為半自傳體以外，其餘的兩部著作“Persepolis”與“Maus”以及本文作者接觸的第一部圖像小說“Epileptic”皆為自傳體的圖像小說。這是為何呢？

---

<sup>12</sup> 在這篇文章中談到「圖像小說」以另一種方式來訴說歷史，同時「圖像小說」本身的歷史發展也是此篇談論的重點。“Editorial History in the Graphic Novel Rethinking History”, Hugo Frey & Benjamin Noys, 2002, p.255-260

<sup>13</sup> 資深漫畫家Scott McCloud在Tedtalk的演講，從創作者與讀者的雙方角度解釋與分析漫畫是什麼，另外也介紹了因為新媒體的發展，透過「電腦螢幕」漫畫有機會以不同的方式被閱讀。Understanding comics: Scott McCloud on TED.com ([http://www.ted.com/talks/scott\\_mccloud\\_on\\_comics](http://www.ted.com/talks/scott_mccloud_on_comics))

<sup>14</sup> 同註13

<sup>15</sup> 圖像敘事的超美學及其藝術教育的意義—從Chris Ware的作品談起，范銀霞、賴雯淑；2012，p98-119

在 Michael A. Chaney的“Terrors of the Mirror and the Mise en Abyme of Graphic Novel Autobiography”文章裡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為什麼在圖像小說裡有這麼多的鏡像畫面出現呢？<sup>16</sup>鏡子作為一個反射的媒介如同許多自傳體圖像小說的作品，自己畫出作品中的自己，而在畫中的自己也在畫自己，文章提到了 Lynda Barry的“*One Hundred Demons*”其中一個畫格的例子，這和David B.的*Epileptic*也很雷同，書中第277頁的地方，圖上是Pierre-François(也就是David B.)趴在桌上畫圖的樣子，這張圖同時也是現實的David B.趴在桌上畫出這幅Pierre-François在畫圖的樣子。



圖 2 “Epileptic” (2005) David B., p277

圖像小說常有自傳體出現，就像自傳或回憶錄裡用第一人稱的我(I)在講述，自傳體圖像小說則用第一人稱的「我的形象」(I-con)說故事，這些「(被簡單的線條符號化的)我的形象，(在圖文書中)因而多少帶有類語言表達的特質。」<sup>17</sup>這個「我的形象」和文字的「我」一樣，他們被閱讀、被理解「他們更趨近於符號的概念，而非形貌的相似。雖說這個外在的客體其實是創作者內化後的鏡像——一個抽象的、觀念性的自我，但這卻是個體在敘事中察覺自我意識的先決

<sup>16</sup> 這篇文章探討「圖像小說」的自傳性，作者創作畫中主角時，畫中主角也正以同樣姿態在繪畫。文章裡一開頭便是這個問題：「為什麼在圖像小說裡有如此多的鏡像畫面出現？」Why are there so many mirror moments in graphic novels? “Terrors of the Mirror and the Mise en Abyme of Graphic Novel Autobiography” Michael A. Chaney, *College Literature*, 2011, p21-44

<sup>17</sup> 原文是這麼說的：“Visual self-portrayal thus enacts a self-understanding that is at least partly verbal in nature.” Charles Hatfield, “Alternative Comics: An Emerging Literatur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5, p117



條件。」<sup>18</sup>這個「我的形象」被畫下來的同時，作者也在這些畫框中回憶片刻，從中理解記憶中的我，透過經驗把感覺表達出來，David B.在時代雜誌的受訪裡曾這麼說「我一點也不想畫什麼真實的東西，要畫一連串的事件重建我可沒興趣，我更想要做的，是把自己的感覺說出來而已。」<sup>19</sup>

至此，我們能更釐清圖像小說，從討論圖像小說的用語刻畫出它的特性；從創作者與觀者的互動性瞭解它的圖像文學；對於創作者，在他設計下的畫框內，作者有意識地將圖像、語言與概念視覺化，創作者本身的風格、世界觀、個人符號與生命經驗也隨之呈現；對於觀者，透過閱讀的行為，內容因透過內化的轉換——將畫框串聯起來意義重新給出。此外，自傳體式的圖像小說在此作品形式裡也獨具一格，創作者提取陳舊的記憶，具象與抽象、符號的轉化或譬喻，鏡像的本體，「我的形象」在一塊塊的框格中再次活躍，對作者的個人歷史與文化脈絡進行安撫、回憶與理解。

### 2.3 由死亡而甦生

小時候爸爸媽媽總會帶我和姐姐去澄清湖玩，我們去寫生、野餐玩遊戲。曾經一次我掉入湖中，不知道是不是記憶的多重樣貌作祟，我總覺得自己在水裡的時候，看到一隻大魚，而且是母性的，還對著我笑，那時候湖水是美麗的藍綠色，等到我長大再問母親這件事情後，母親卻告訴我其實我很快就被爸爸從湖裡捉上來了，在水裡應該只是幾秒鐘的事情；但這個影像，卻越發在我心中顯影，時間像是沖洗底片的顯影劑，越久影像越清晰。然而這不是回憶的作祟，那時我確實看到了，前兩天和媽媽談到兒時的點點滴滴，媽媽說家裡都還收著我們從小到大用的東西，如習作的等等的物品，媽媽管叫它寶貝箱，寶貝箱裡有一部份的童言童語文字手稿，在那裡我找到了這篇關於掉入澄清湖的記憶，文章的名稱是「我最難忘的事」，原稿生難的字使用了注音，括號裡的文字與逗點則是為了敘述的連貫性在此添加作為輔助，講述掉入的過程裡我如此寫到，「我跟姊姊去(湖邊的)樓梯下面抓魚，結果我不小心掉到湖裡(,)那時後我好怕(,)我又看到一隻非常美麗的魚，我趕快用手爬爬(,)我整個身體就爬上來了...」。

---

<sup>18</sup> 原文是這麼說的：“Though seemingly “objective,” the outward image in fact mirrors an internalized, abstract self-concept—a self-consciousness prerequisite to personal narrative.” Charles Hatfield, “Alternative Comics: An Emerging Literatur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5, p117

<sup>19</sup> David B. 在此篇文章的訪談裡曾這樣說：“I didn't want at all to do something realistic, says David B. I was not interested in making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events. I prefer to tell my feelings.” Andrew D. Arnold, 2005, TIME (<http://content.time.com/time/arts/article/0,8599,1015442,00.html#ixzz2uINBCpSs>)



圖3 我約七、八歲時寫的作文  
「我最難忘的事」。

從那之後我沒有再多去想這隻魚是什麼？而想了很多如果我沒有被爸爸從水裡抓起來會怎麼樣？然後我長大了一點，和姐姐一起把飼養過死掉的小鳥埋葬，然後再長大了一點，進入社交，常常孤獨的想消失，然後再長大一點，經歷了爺爺的死亡，然後再繼續長大一點，經歷了那次的精神與身體的背馳與言和。所以...死亡到底是什麼？在余德慧的「生死無盡」書中如此寫到：「這個問題(『不活著』又是什麼?)被提出來，是要把人的位置重新懸置到生死未決的狀態，人才能瞭解他的『活著』不是『理所當然』的活著。<sup>20</sup>」而是「活在『死亡為立足點』的生活，就是徹底的把生命無常當作『所住』。<sup>21</sup>」因為把無常當作所住，也就是「無所住」，所以慢慢去理解「在無常之中漂泊於大地」的活著。<sup>22</sup>這樣的活著並不代表消極也非積極，只是學習活著，去認識每一天，放下對過去的束縛，放下對未來的期待、恐懼，放下執著，看看那些來又走的思緒，我是這樣的活著在世界上，我也是這樣的活著在大地的懷抱，大自然的物換星移、生死交替，一切在關係裡生生不息。小時候在電影院看的第一部動畫是迪士尼的「獅

<sup>20</sup> 生死無盡，余德慧，1997，p75

<sup>21</sup> 生死無盡，余德慧，1997，p95

<sup>22</sup> 生死無盡，余德慧，1997，p94

<sup>23</sup> "Circle of Life", 1994 from animated film "The Lion King", composed by Elton John with lyrics by Tim Rice. 歌詞如下：From the day we arrive on the planet /And blinking, step into the sun /There's more to see than can ever be seen /More to do than can ever be done /There's far too much to take in here /More to find than can ever be found /But the sun rolling high /Through the sapphire sky /Keeps great and small on the endless round /It's the Circle of Life /And it moves us all /Through despair and hope /Through faith and love /Till we find our place /On the path unwinding /In the Circle /The Circle of Life



子王」，那時對於歌詞的震撼不比那壯闊的畫面，長大後，不時地會回頭聽聽、看看這些歌詞<sup>23</sup>，至今仍感動不已，和自然一起生活的記憶是身體本能的記憶，而「大地的生活與自然相應，是重新把命運交到自然的生活裡，而不僅僅回歸於自然。」<sup>24</sup>對於我，那是牽動活著的存在和死亡的本質。

## 2.4 相關作品的影響

像是互補，又像是照鏡子一般，有些作品再看的過程中，或是閱讀後總會在我內心迴盪、留下記號，我在這些作品裡找到自己的影子，如「惡童當街」和「Paprika」這兩部日本動畫，又或在「及時的呼喚」這本書裡，尋覓出口與寄託，然後“Epileptic”的觸發使我創作了Idie。

### 2.4.1 宇宙與時間一旅程

Medeleine L'Engle著作的「及時的呼喚」(A wrinkle in time)是一部青少年的科幻小說，故事是在說一個名叫瑪格的女孩和她的弟弟查理士為了尋找爸爸，與克文（瑪格的同學）一起受到三位神祕人物的幫忙進行了一個超時空的冒險拯救出爸爸。其中一個非常引我注目的部份是作者描述了穿越時空的旅程方式「泰沙瑞克(tesseract)[...]第五度空間...把泰沙瑞克加在其他的四個空間上，我們就可以很輕鬆的到處旅行，而不用走那麼遠的路了。以平面幾何的理論來說，直線並不是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sup>25</sup>

「及時的呼喚」是智茂圖書出版的一套紐柏瑞兒童文學得獎叢書之一，一直以來成套的紐柏瑞都放在家裡書櫃上，雖說小時候曾讀過，從小也對科幻、外星人等等未知又帶有神祕色彩的主題感到深深的吸引，但當我真的意識到這個故事是直到碩二有一次回老家又重新讀了這本書，泰沙瑞克這個時空的概念以及利用摺疊(wrinkle)的方式來穿越時空的體現，對我當時在創作的師生展作品有深刻的影響；那時對於時空是如何連續以及共同存在的思考了很多，同時也在整理自己的心靈，每一次做比較深層且長時間的繪畫能讓我進入自己的心靈窺探、安撫與釋放。

泰沙瑞克，第五度空間，我的意識因多了一個可能而再往前擴張，自己的內在也因意識的擴展而更信任地往更深的地方摸索。

另外「及時的呼喚」對於其他星球的描繪對我來說也相當深刻，這些星球有存在美麗生物的尤力星，有純粹的二度空間星球，有一切是灰濛濛在歐瑞星環上的星球，還有瑪格和查理士的爸爸所在的卡米托星球。不同的世界從書頁中一幕幕浮現，雖然至今人類對於宇宙的探索絲毫不減，但在這些科技與我們現有的知識以外，在哈伯望遠境還沒到達的地方，人們五感還沒

---

<sup>24</sup> 生死無盡，余德慧，1997，p99

能發覺的場域，那裡有無盡的智慧和可能。我把這些智慧視為帶領著這些小朋友穿越時空的某女士、華特西太太還有神祕女，實際上她們的原型是無以言擬的，這些比人類還瞭解更多事情的「女士們」，我深深相信她們對宇宙世界有著非常豐富的理解。

#### 2.4.2 夢境、自我、意識

盜夢偵探(Paprika; パプリカ)是一部日本動畫導演與漫畫家今敏改編自筒井康隆同名長篇小說的科幻動畫片，故事的主軸圍繞在一個名為DC mini的產品透過睡眠的過程讓夢境互通，進而成為幫助心理治療的一種工具。但中間卻有人進入開發DC mini的研究室盜取這個技術，為了能進入他人的夢境惡意地控制人們，這個人其實就是這間開發DC mini技術的社長，他得到的是控制人，以致能控制世界任意所為。

盜夢偵探這部動畫處理了很多和夢有關的事情，不同的角色有他們各自的夢，夢中的夢，聯繫在一起的夢，夢裡的符號、隱喻，現實創傷的夢等等的，非常深層且多元。我也常常會做夢，夢的無限場域、時空、人事物總讓醒來的我感到無比驚奇，對我來說，睡覺做夢像是給我體驗任一世界的特別禮物，一部份的夢和生活經驗有關，但另一部份卻是難以形容的，如果將它具體化，似乎在那一刻就會崩塌般，那是各式新奇場域，像是一部部符號化的微電影，連續的、斷裂的、回歸的、恐懼的各種經驗都在那裡，夢和記憶以及幻想的融合交織，現實和幻象一浮一沈。

動畫裡的女主角千葉敦子在DC mini的裝置下，有了另一個分身Paprika(パプリカ)，這個夢裡的分身和敦子的性格有點互補互助，身為精神治療師的敦子成熟嚴謹，有些倔強，而Paprika則是熱情奔放，自由的實踐者，其中有一段敦子與Paprika的對話令我印象非常深刻，敦子對Paprika問說：「為什麼你不好好聽我的話呢？你不是我的分身嗎？」但Paprika卻如此反問：「你阿，從來沒有想過你才是我的分身嗎？」對於自己的夢，我總覺得那是另一個自己存在的世界，而做夢就是讓她經歷她的世界，白天的我經歷的事情將有可能影響到她的去處，而我也會因為做了奇異的夢而在現實中擴張自我。劇中還有一位粉川刑警，因為長久以來的恐慌症(不安神經症)為了尋求改善，接受了接受DC mini的治療，粉川因為曾經失去同伴，又放棄曾想從事電影事業的夢想，以及自己經歷過的案件因記憶深刻，兩個事件融合在夢中不斷重複上演，夢中的粉川和現實的粉川並沒有很大的差異，除了夢中自我的角色與場景變化多端以外，每每到了最後的癥結處，粉川總會聽到他那大學時期拍電影的好夥伴「島」的質問「那接下來要怎麼辦阿！」，夢有時也會反應我的焦慮，潛藏的陰暗，雖然我無法尋找出合理的解釋那些從來在現實沒去過沒經歷過的夢境，但透過惡夢，我了解自己的狀態然後更往前面對現實可能遇到的困境或煩惱。現實和夢，敦子和Paprika，粉川刑警和那在夢中緊追不捨的問題，他們各自都是一個整體，沒有暗面或是光明面，只是剛好我們在現實的這一方能夠連續的、主動的

意識到這一切，但夢中的那一方，又帶著什麼龐大的訊息，這是我對於睡著的我和夢中的我這中間的聯繫有很大的興趣之處。

手札二〇一三年底，十二月六日，在阿姆斯特丹，那時我和旅友們從前一家青年旅館換到在紅燈區不遠的另一家旅館，「從窗外往下看的是和夢相接的記憶，夢和現實是連接在一塊的，只有時間差的距離，又或是沒有距離，只是時空交界被打破更多而已。」我曾經做過一個夢，夢見我坐在一個窗台上，頭埋在兩手之間放在屈著的膝蓋上靜靜的往外看，關於看著的是什麼我已經不記得了，不過下面是街，一切都灰灰白白的，很安靜；那角度和高度和我在清晨剛起來的那家旅舍望出去的窗景相當類似。夢和現實的重疊或結合好像在那一剎那間產生，像是豆子從破了洞的袋子自然滑落那般，然後很快的隨著接下來的生活事件、記憶潮水給帶走，那是一種很奇妙的經驗。

### 2.4.3 死亡與甦生

惡童當街(鉄コン筋クリート)是一部日本動畫，從漫畫家松本大洋連載在小學館出版的ビッグコミックスピリッツ雜誌作為原型製成的作品。故事圍繞在兩位主角小黑與小白生活的城鎮「寶町」，在寶町的社會問題，其中牽扯到街坊勢力的拉扯，警察與黑道與兩位孤兒小黑與小白他們在找尋生活之道，黑道派系被膨大的慾望佔據，以重新開發寶町打造一個「孩子之城」為目標，佔據了他們的心也意圖佔據這個城市，寶町到後來演變成一個暴力、血腥且不安的城市。小白和小黑相依為命一起生活就像是完全互補的兩個生命共同體，故事有一段因為小白受了重傷，於是和他們相識的刑警就代小黑保護小白，小白和照顧他的澤田說到，「小白，缺了很多螺絲...心裡的螺絲，失敗了，神作壞了好多，所以小黑，他也缺了很多螺絲，心的螺絲...不過小黑缺的螺絲，小白有拿著」。小黑的過去並沒有在動畫中提及多少，但小黑在這樣小小的年紀就「已經對生存絕望」了，兩個小朋友的性格如同他們的名字一般，一個像張白紙天真浪漫，一個則如烏鴉一般潛藏著死亡的黯黑在光明與黑暗的裂縫中遊走。

第一次看到這部動畫是同學在碩一動畫的課堂上分享的，那時對於其中一段印象很深刻有種解放的感動，小黑因為了小白好，他覺得必須離開小白而開始斷裂，內心的黑暗完全籠罩著他，引出了小黑的另一個陰暗面「鼬」，那時後小黑像是走入地獄一般，開始和鼬對話，畫面與故事像是人作夢似的進入超現實，鼬對小黑說他不是小日照印出來的影子，其實他也是小黑，而在小黑掉入這個黑暗的渾沌裡，小黑聽到了小白，象徵平和的白鴿繞著小黑盤旋，經過一番內心的拉扯，最後小黑選擇了小白後鼬對小黑說他永遠住在他的心中保護他拯救他，於是小黑返回到小白身邊他們兩個都在的世界。

小黑：黑暗？

鼬：不可以懼怕黑暗。超越一切的力量。

小黑：超越一切？

鼬：...這將意味著死。

小黑：是夢？

鼬：是真實...把黑暗的力量拉出來吧...真實蘊於黑暗之中。

小黑：你究竟是什麼？

鼬：在光與暗之間彷徨的你引出了另一個你自己。

鼬：你所相信的究竟是什麼？

小黑：我...我，我相信小白！

鼬：別忘了你手上的傷，我會永遠住在你的心中。保護你，拯救你。

『惡童當街』(鉄コン筋クリート)

惡童當街吸引我也影響我的地方在於小黑與小白兩個人的互補與相似，還有黑暗的小黑和小黑面對面的時刻。小黑打架偷竊很上手，對於社會和大人，除了小白以外誰也不相信，小白純潔天真最會做白日夢，對於事情的真相只有他看的最清楚，兩人好比一個人的不同面相守護著彼此，當一方比較脆弱時，另一方便更為顯現去包容對方。此外，小白像是「生」的符號一般，生命的美好與純真，如初生小寶寶身體的乳香，相信事情都會好好的，一切都「安心安心」；小黑則像是「死」的符號，那是生命的另一個階段，黑暗的、爆裂的、愛與恨、社會的遺棄與對世事的嘲諷，而鼬就像小黑原初的自我，完全的破壞性、全然的力量，對我來說鼬並不是真正那樣邪惡，他只是小黑內心裡裝扮的另一個看似惡的根源，那個偽裝是為了讓失去小白的小黑能夠寄託並繼續活下去的動能，小白與小黑的互相理解、分離然後再次回到彼此身邊，整個過程就像是生命的再次循環，個體的心靈成長與蛻變。

#### 2.4.4 影子

Epileptic是法國漫畫家兼作家Pierre-François Beauchard，筆名David B.的作品，故事圍繞



在Pierre-François的哥哥Jean-Christophe的癲癇症，哥哥的疾病和全家的生活已融為一體，但卻也因為這個疾病全家人也受到很大的牽動，六、七〇年代當時的醫療不像現在先進，為了治療哥哥的癲癇，全家人四處尋找醫生，從西方精神教育、腦神經治療到東方的針灸與推拿，父母竭盡所能的替哥哥找尋治療。一直和哥哥在一起成長的Pierre-François和妹妹Florence直到成年，都還深深的受到哥哥的影響，故事是自傳性的陳述，隨著哥哥的癲癇不斷地刻蝕著哥哥和自己，Pierre-François也像是活在患有癲癇的過程裡。人物角色也跟著時代的替換成長，同時也有歷史的回溯與幻想的世界。「哥哥必須和癲癇對抗，而Pierre-François也與成為一個藝術家與作家對抗，兩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史詩需要完成，對抗自我內心的絕望。」<sup>26</sup>

對於Epileptic我有一種深刻的連結感，原因不是我的任何親人有類似的疾病，而是 David B.也就是Pierre-François像是要逃離哥哥卻又與哥哥緊密的聯繫在一塊，我讀取到了這樣矛盾的心理，哥哥就像是他的陰影一般但他卻是如此愛著哥哥，對David B.而言，在畫這個作品的過程，單純在把墨水畫到紙上的這個動作讓他感覺好一些，透過這個過程，他可以把傷痛留在那畫上，就像是解藥般。<sup>27</sup>

閱讀這本書的過程就如同看到自己些許的影子，激發了我想要創作像這樣的圖像小說。風格的啟發在於他非常對比的黑與白，以及簡單明確又不失細膩的圖像，和我們熟知的日本以及美式漫畫不太一樣，有著創作者的個人風格與獨特的視覺語彙，這也讓我決定畫出一部關於自己的故事，Idie後來演變成一個半自傳體的圖像小說。

---

<sup>26</sup> 原文是這麼說的：“The two brothers are locked in combat with each other, and each with their own epic, domestic battles against despair.” My face would be yours, Ian Sansom, The Guardian, Saturday 12 February 2005 (<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05/feb/12/biography.art>)

<sup>27</sup> 原文是這麼說的：“...putting ink onto the paper makes me feel good. I can leave my pain on the paper, the act of drawing was like a medicine.” Paul Gravett, David B.: The Armour Of The Night ([http://www.paulgravett.com/index.php/articles/article/david\\_b](http://www.paulgravett.com/index.php/articles/article/david_b))

## 第三章 創作過程

### 3.1 熟悉漫畫與圖文書形式

從小我曾看過漫畫，有時是電視播出的卡通，但我偏向喜歡看動畫的形式，因此當決定要畫和漫畫類似的圖像小說時我也去熟悉並閱讀他們，然後嘗試著從四格漫畫畫起，題材是以研究室的毛蜘蛛小桃子momo與蟋蟀(如圖4)為主題去發想的故事，雖然只練習了三張(如圖5)，不過在畫的過程中我了解到使用的媒材、故事的敘述與呈現的形式，這些和我接下來要做的圖像小說哪裡有類似的部份需要注意，有什麼是我得捨棄掉的部份，什麼是我選擇留下的。

繪畫小桃子momo的媒材我使用了muji的墨色自來水筆，雖然不像鋼筆用墨水那樣的黝黑，但達到練習的效果並瞭解使用它繪畫呈現出來的感覺。使用自來水筆的好處在於它可以畫出明確簡單的線條與方便塗黑，然而當需要強調細節時我仍然需要用一般的原子筆輔助做材質，於是我重新思考我該用什麼媒材來創作這個作品，最後選擇了自己擅長且瞭解其性質的「鉛筆」，對於自來水筆或墨水，一來是我不那麼擅長的媒材，而來是我發現自己無法捨棄掉那些能帶出「感覺」的材質表現。這是在畫這三張練習圖領悟到的第一件事。



圖 4 和同學一起創的「小桃子日記」  
<http://momospider.tumblr.com/>

再來是故事該如何敘述，該怎麼用四個格子說出一個故事，而且還要有驚喜之處，發現到四格漫畫沒有任何時間能讓畫者鋪陳，他需要驚喜，我發現這取決於畫者的表達方式與他能多幽默，因為畫momo的目的除了練習以外，也同時想看看有沒有吸引人想看下去的感覺，我了解到能想出普遍人們都會覺得有趣的故事對我來說是很難的，雖然這看似退縮，但我更確定要把畫(話)好好的慢慢的說出來、畫出來。momo的繪畫練習就這樣到一個段落。





### 3.2 為期九個月的創作

創作Idie的過程並不是每一天我都在創作，在前五、六個月我常會跑到圖書館地下室視聽區，借上電影、動畫或是音樂，安安穩穩地坐在被區隔的小方桌前，攤開幾張先前畫的作品看看故事要如何接續下去，有的時候我會被電影吸引住，就這樣看下去，有的時候聽著音樂睡著了，有的時候一畫就畫了好幾張，有時只畫了一張就覺得今天必須到此為止，每天的進度都不同，感覺也不同，開始畫畫之前像是一種儀式一般，我會細細觀察著前面的幾幅圖像是前情提要似的，然後我再看著眼前的白紙，小女孩的身影和場景像是會自我顯現一般，與我腦中幻想的敘事逐漸同步，那時圖便如是的從筆尖流出來。下面的這些作品是在那段時間使我富足的養分(見附錄一)。

不論是有意識或是無意識地吸收著這些電影、動畫與小說的故事，或是聽著音樂旋律然後幻想編織出的各式場景，這些不同的藝術形式都擴張了我的意識與想像。同期，每個禮拜一次，我跟著同學們一同去交大的陶藝社捏陶拉坯，社團在那個時段只有我們與社長，位於餐廳後方一個舊舊的大房間，大桌子底下佈滿了一袋袋硬掉廢棄的大土坯，架子上擺滿了各式各樣的素燒完或還沒素燒的器皿，杯盤、小物件，藝術作品琳琅滿目，還有各種輔助拉坯的器具，到處都鋪著或沾黏著一層乾乾黃黃的土，每次去就像是掉入了一個時光暫留屋似的，只有土和手的捏揉搓拉，除了放空的時刻，還有不時的音樂、聊天與談話，在認識一個親切的媒材—陶土之間讓我能夠有力量再回去創作Idie。

這段期間，除了持續用A5的事物用紙畫草圖外，與指導老師的談話與細心的叮嚀使我在做一件事情的過程可以顧及到更多層面，像是到底要用什麼媒材去執行，筆和紙的搭配。關於紙，我挑選了幾種不同的紙樣，為了精稿要畫在什麼樣的紙上做準備，紙樣很多，但不外乎兩種形態，一種是顆粒較大、不同顏色的美術紙、水紋紙等，另一種則是紙張非常光滑的紙，我後來選擇了後者平滑的柔美紙，由於前者的顆粒太大紙面會凹凸不平，當鉛筆芯畫上去時會造成斷裂的線或塗不均勻的情況，相較於過去繪畫的時候想要紙的材質，這次則是完全把他除去，為了讓鉛筆的線條能更容易明確的界定出來，也讓細節鉛筆材質的部份容易呈現。





圖 6 草圖

當草稿累積到一個階段之後，我開始草圖與精稿同時並進。由於之前已經確認好紙材，所以借好繪製精稿的光桌，我先隨意將一張A5大小的草圖用尺規確認四邊平行的擺在光桌上，後用紙膠帶將四個邊界確認出來，接下來再擺放另一張A4的事務紙在A5的紙上，繼續用尺規找出兩張紙的正中間位置，確認之後也將A4紙張的四角用紙膠帶做記號，做完這兩個定位後一切就緒，接下來就是將草圖一張張固定好在下面，一一擺上精稿的柔美紙，打燈後就能直接照著草稿畫出精稿了。繪畫精稿時，我把文字檔輸出成紙本做再次的校稿，文字確定用手寫而非打字，經過電腦軟體排版測試呈現的樣貌覺得不是我想要的感覺，於是就決定用手寫字，因此同一個頁面裡，圖與文是用兩張紙獨立繪畫與書寫完成。就這樣，不斷交織著草圖故事的創作與繪製精稿的日子，直到隔年的五月底畢業展前。



圖 7 完成的精稿



圖 8 輸出的精稿需要再次校稿



## 第四章 故事、符號與形式分析

### 4.1 簡介

Idie的故事是半自傳性的，不過這裡講的自傳並不完全是歷史性地敘述成長經歷，有重要的部份是關於精神性的成長，夢境與生命經驗也是構成這個故事的要素。

Idie是一個小女孩因為一次單純的出外走走，去到了村民都交代小孩子別去的黑湖，Idie的好奇心將她帶入一個接著一個的世界，從湖裡大魚Magi「一」的世界，的進入到Magi的裡面，遇到了另一個自己並與之談話，接著又穿越入一個到處佈滿石像大頭的地方，大家都齊聲自稱為傑克魔術師，在認識其中一位傑克魔術師後，Idie進入他的裡面體驗魔術，門口的大球Paul帶領著Idie，在之間，Idie經歷了被施咒和解除魔咒的過程，後來她進入絕對之洞，在裡頭Idie遇到了很多形狀，在她的堅持之下Idie最後保有她自己的意識，並和化解開的螺旋，也就是響尾蛇一同處理絕對之洞，蛇將洞慢慢吃掉，進而也開始把自己吃了，在蛇從尾巴吃自己的時候，Idie看到了圓中有自己在招手，便跳了下去，這是最後一跳，Idie很放心，最後的世界是Idie內心的最深處，裡面的構成很簡單，有魚鳥和島以及天空和海洋，Idie花了六天理解並存在於此，重拾兩個自我，精神的和身體的。接下來再以下做完整的故事解釋，另有Idie文本的英文全文請參見附錄二；圖像小說圖的部份請參見附錄三。

### 4.2 故事內容與解析

故事的一開始Idie自述地說出離開家，原因只是很單純的都沒人在家，所以她決定要和她的兔子一起出去走走，Idie住的村子裡有個黑湖，雖然村民都教小孩別去那裡，但這天都沒人在家，Idie決定自己去黑湖一探究竟。在這裡說的這個家，這個有著爸爸媽媽姐姐的家同時隱喻了一個人的身體，小女孩決定要離開家好一陣子，身為作者的我的靈魂也決定要離開身體好一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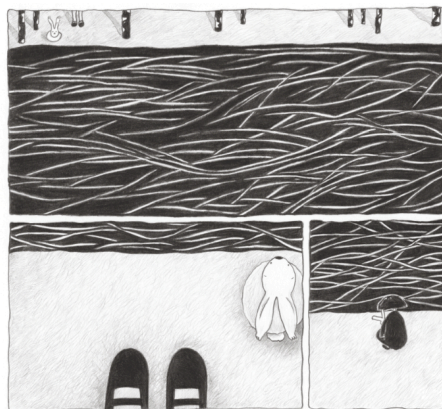


圖 9 面對著黑湖的Idie和兔子

來到黑湖的面前，Idie站在湖邊環顧後，於是探探頭進去那黑湖裡。面對人們(村民、大人)所說的話，那些既定卻沒有理由的說法，什麼才是真實的？我要去試試看找答案。就這麼探啊探地，當Idie伸手想碰觸那羽毛似的水草時，她掉進了黑湖，眼前的景像是從未見過的：一隻美麗的生物，四周佈滿了水草羽毛、小魚、氣根似的細長根狀物與飛行發光的水晶石，在黑湖裡並沒有從外表看上去那樣黑暗，在密佈著的氣根底下的這個空間是光亮的。美麗的生物開始和小女孩對話，這個名叫Magi的生物為好奇的Idie解釋她現在所在名為「一」的地方。取名為“Magi”這個字是來自聖經Matthew第二章“The Visit of the Magi.” 描述東方賢士們(magi)的稱呼，magi為拉丁文magus的複數，代表「精練的魔術師與占星家(skilled magicians, astrologers)」<sup>28</sup>，magi擁有比人類多的智慧，在此我將這個生物取名為Magi，作為一個高智慧的集合放在故事的開端，像是守護者的角色，期待帶領Idie與我平安經歷接下來的事件。



6

圖 10 「一」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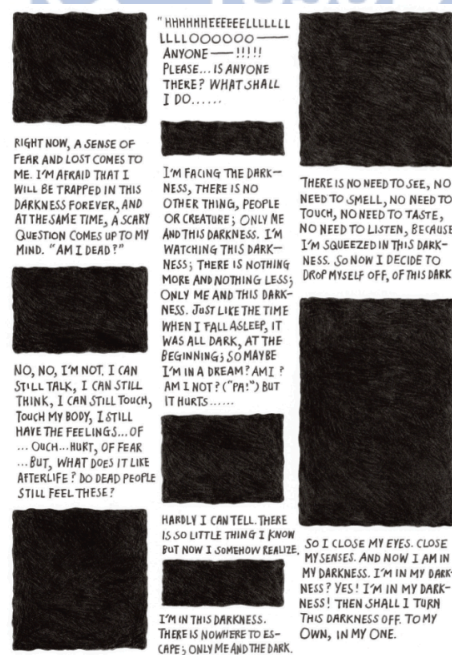
<sup>28</sup> 線上語源學字典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allowed\\_in\\_frame=0&search=magi&searchmode=none](http://www.etymonline.com/index.php?allowed_in_frame=0&search=magi&searchmode=none)



在「一」的世界裡非常單純，他們有著簡單相互依存的關係，包覆於外層的氣根水草會製造出飛行發光水晶石，水晶石是巨大美麗的Magi的食物，她攝取之後便能產生能量與熱量，同時使她如海草的羽毛柔順舒適，羽毛便是這群魚朋友休息的地方，魚朋友會照顧氣根水草的生長，如果水草不舒服或病了他們會去修復，其中還有一個太陽與月亮相連的觀守者，當有外來物進入時，他們會警示的睜開眼睛，接著Magi會把外來物送到「一」的另一頭。關於這個單純結構的「一」，他們像是另一個世界、另一種生態，一個永恆美好的象徵。

被告知不能久留在「一」的Idie感到恐懼，對於未知的「另一邊」是什麼她感到害怕，但Magi告訴她不需要害怕，很快的Idie就會穿到另一頭了，Magi並讓女孩帶了她的話當作保護，話是這樣的「記得我們，記得我們的一，雖然我們僅能會面一次，你就是『一』。」然而小女孩因為太好奇沒有遵守必須要閉著眼睛穿過去，她偷偷的睜了一隻眼想看清每個過程，就這樣她陷入了無盡的黑裡，像是時空錯置般。在全然的黑裡，女孩唯一能不斷確認的，是單純地從自己的身體作為基礎去思考，當Idie不斷對外吶喊呼喚，而外在完全無法回應時，這是她能想得到的方法，而在那當下很多問題也浮現出來，在這無盡的黑裡「我死了嗎？」還是「我在夢裡？」Idie摸摸自己，因為只剩身體能做參照的基礎，她還能感覺，打了自己一巴掌是如此的疼痛，在這個過程之間Idie漸漸和緩下來，坦然接受了這個黑暗，面對黑暗她瞭解到的是如此的少，只能正面面對不用逃避，然後全身地沈浸在黑裡，當Idie安定下來靜靜的閉上眼、閉上感官進入到屬於自己的靜默裡，這個原本是外在世界的黑暗便由她轉換入她自身幻想的黑暗，如同Magi所在的「一」，Idie自己也是一個「一」，在Idie裡面她有力量轉化這個黑。



13

圖 11 在黑暗的世界裡，Idie問了自己很多問題，從而瞭解、轉化這個黑。

Idie跳出黑暗後，來到了另一個世界，其實是Magi的內部，裡頭除了一些發光能製造出熱能的漂浮水晶石外，四周全是不規則的水晶岩壁，是Idie看過最美的地方，就這樣女孩慢慢地欣賞檢視著空間的每個部份，雖說這像是水晶岩壁，但如鏡子一般，Idie從中可以看到各個部份的自己，Idie就這樣盯著每個自己的片段，看著看著鏡子中的「自己們(myselves)」就這樣走了，望著不見的自己們，原來還剩下一個，然後這個鏡中唯一的自己開始和Idie交談起來。鏡中的自己告訴Idie那些走掉的「自己們」是她們兩個同意放走的，「自己們」不需要待在那裡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只是幻象，平坦如同張紙，消長快速如潮水(如圖12)。關於這個唯獨留下來的鏡中Idie代表Idie的本我，而那些離開的影像則是應付外在世界的各種自我的角色，從黑湖進入到此已經更深層的世界，在那裡可以直接和本我連結、對話。Idie跟隨了自己的感覺，全然相信並投身入鏡中的Idie，在鏡中Idie的指引下，Idie必須要儘快穿越現處的空間，因為水晶岩壁開始變動，兩個Idie的會面，Idie知道是Magi給她們的安排，這次的會面讓Idie瞭解她始終都不是一個人，鏡中的Idie也因Idie潛意識地放下身上那些不必要的偽裝而顯現。現在他們所在的空間變得相當不安定，Idie一步步往前，最後她走進鏡像Idie，而在接觸到的同時鏡像Idie隨之消失，事實是與Idie再次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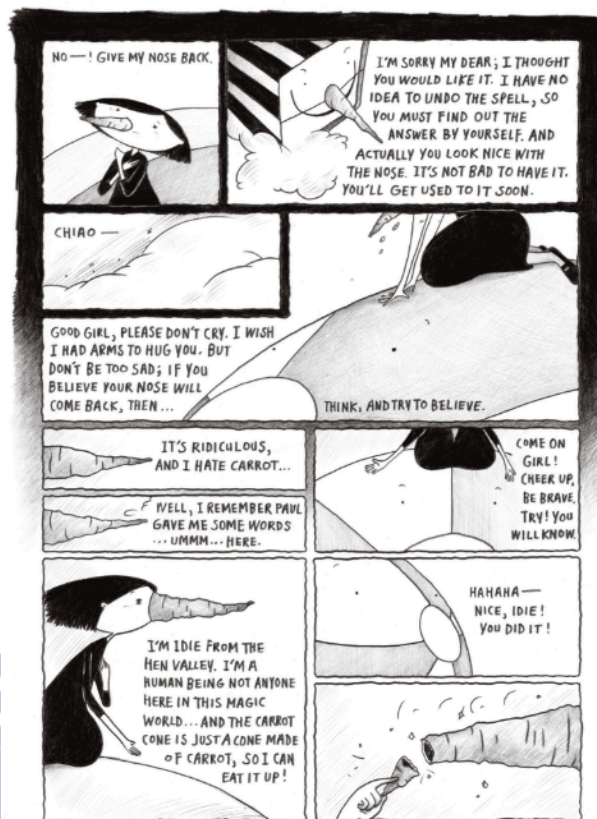
17

圖 12 Idie在水晶岩壁裡和另一個自己

穿越了Magi的裡面，到了一個無重力感的空間，一切都是灰茫茫的，就在Idie還興奮地體驗著像是在月球漫步的感覺時，突然間她被一個氣流吸下去，一開始Idie以為她會因從高處摔落而死掉，但很快的那個無重力又再度恢復，映在Idie眼前的是無數個排列整齊的石膏頭像矗立在空中，頭像都長得一模一樣，擁有一樣的表情，一樣象牙白的膚色，此外，Idie感到恐懼的是他們房屋狀的眼睛深邃卻空洞，Idie感到害怕，因為那些深邃黝黑的眼睛好像要把她捉進去似的，就在這之間Idie好像看到什麼東西在動，在離她很近的地方，她需要去弄清楚，Idie於是空喊了一聲「嗨！」頭像不約而同的齊聲回應「嗨，女孩！」，Idie對著面前的這尊頭像再問了一句「你是誰？」，頭像們又再次一同回答「魔術師傑克」，Idie覺得很奇怪，因為她對著眼前的這個頭像說話，每顆頭像卻都說出一樣的回答，這些回應令Idie不解(如圖13)，這些頭像為什麼會這樣如出一轍地回答，像是訓練有素的軍人，但是Idie覺得事情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於是Idie決定試試另一個問法，Idie指著面前的頭像說到「不，我在問你呢，你是誰？」這次確實只有前方的這個頭像回應她，頭像興奮的回答「我是魔術師傑克」。因為從沒有人去詢問他或任一個頭像表演他們的魔術，傑克似乎變得生動多了，於是傑克打開他的嘴，要讓Idie進來她的魔術。無數的石膏頭像徵著龐大的無意識群體，象徵著還沒甦醒的個體，他們是集體的、社會的、還沒被喚醒的個體，被訓練得整齊劃一，外在表現出絕對的一致性，然而他們的內在卻不然，被不知道是誰訓練或是教導成「傑克魔術師」的傑克魔術師們，對於自己並不認識，或是被教導成不必認識自己是誰，但在Idie隨機詢問他們其中之一的過程，其實不難發現他們仍有著屬於自己的思維。

眼前的魔術師傑克於是張開嘴讓Idie進入，轟隆一聲！入口的嘴就打開了，從嘴巴延伸到下巴的部份變形成階梯，Idie有點害怕又期待地走了上去。入口的地方有個大球擋著，Idie順手推了推，結果大球突然說話了，大球叫做Paul，他是帶領Idie進入傑克魔術的引導者。在帶Idie進入前Paul讓Idie看了一段詩文，這像是忠告的一段文字，提醒Idie在魔術的世界要緊慎觀察。魔術世界看起來雖然奇幻豐富且吸引人，卻貧瘠如枯涸的荒原，這個乾枯隱喻著未覺醒的集體們，而代表著「有意識」的Idie在魔術世界要如何渡過，便是不忘引領著自己源頭的那顆心，還有堅定自己的信念。不過，荒原般的魔術世界事實上不全是枯竭的，因為Idie相信在這些絕對而單一的集體中，有著各自內心的核，獨一無二的核，大球Paul便是這位魔術師傑克意識的核。進入裡面後Idie的身體順勢變大，倏地左邊牆上蹦出一顆小球，球越變越大變成了一個方盒子，上頭形成了臉孔，最後變出了一位紅蘿蔔鼻的小丑女巫，一看到Idie就對她唸了一段咒語「一、二、三、四、五，鼻子變成胡蘿蔔甜筒」，Idie的鼻子就突然變成了胡蘿蔔甜筒，Idie緊張又無助地趕緊要求小丑女巫將咒語解開把鼻子還給她，小丑女巫因為只會下咒語而無法將咒語復原，因此無能為力，同時還安慰Idie說鼻子變成那樣也挺好看的，而且之後她會習慣的，說完之後就一陣煙地消失了，Idie不知如何是好，大球Paul趕緊安慰Idie要她別哭，要她抱持著鼻子會恢復的想法的話，那麼一定有辦法，先試著相信鼻子會回來。





26

圖 13 Idie的鼻子被魔術變成了胡蘿蔔甜筒。聽了大球Paul的話冷靜下來的Idie找出方法化解掉魔咒。

Idie感到無助同時也害怕鼻子回不來，但幸好有Paul的協助讓Idie能找回自己的定位，簡單而確實地說出自己是誰，回應了對於這個胡蘿蔔鼻子的看法，Idie如此說到「我來自母雞山谷，我是人類，不屬於魔術世界的任何一個人，而這個胡蘿蔔甜筒只是胡蘿蔔口味的甜筒，我要把它吃光光！」如同找到對的解答，這個魔咒被Idie解開了。胡蘿蔔甜筒像是無中生有突然被加諸到自己身上的東西，是偏見、是誤會、是無理，那是我沒辦法理解的經歷，雖然漫長，但這個胡蘿蔔甜筒我用自已的方式將它消化掉。Paul大球並不特別代表著誰，而是象徵著在我軟弱需要幫助時陪在身邊的人們，同時也象徵著生命中遇到的貴人與導師(guru)，是能協助我把繩結解開的人。但最終還是需要打結的人自己去鬆開繩結，而Paul便是來來去去提點我的重要人們。

大球Paul帶著解開咒語的Idie原本要繼續前進的，然而前面居然出現了個又黑又大的洞，Paul告訴Idie接下來他沒辦法再陪著她走了，眼前的這個大黑洞是「絕對之洞」，Paul沒有預



期到他們會遇到絕對之洞，因為它很少出現，絕對之洞是一個既美妙又邪惡的地方，因為在這個洞裡東西都會化為非常簡單的形態，因為變得單純，所以在裡面的事物都會感到愉快而且將忘卻記憶，畢竟身為一個簡單的形態，不需要去吸收更多的訊息，不用思考、感覺、擔心，**Idie**去到裡頭將會看到很多的形態，僅此而已。**Paul**不能陪著**Idie**進去，因為這是規定，一旦進入且出來的個體都不能再次進入，他們瞭解太多了，不過絕對之洞有個特別的好處，它能將物件送到不同的地方，**Paul**給**Idie**祝福並相信她會順利穿越絕對之洞，並要她去相信。去相信自己，去相信覺得是對的事情並這麼做，現在**Paul**不在**Idie**的身邊陪伴她，但他的話語仍然保護著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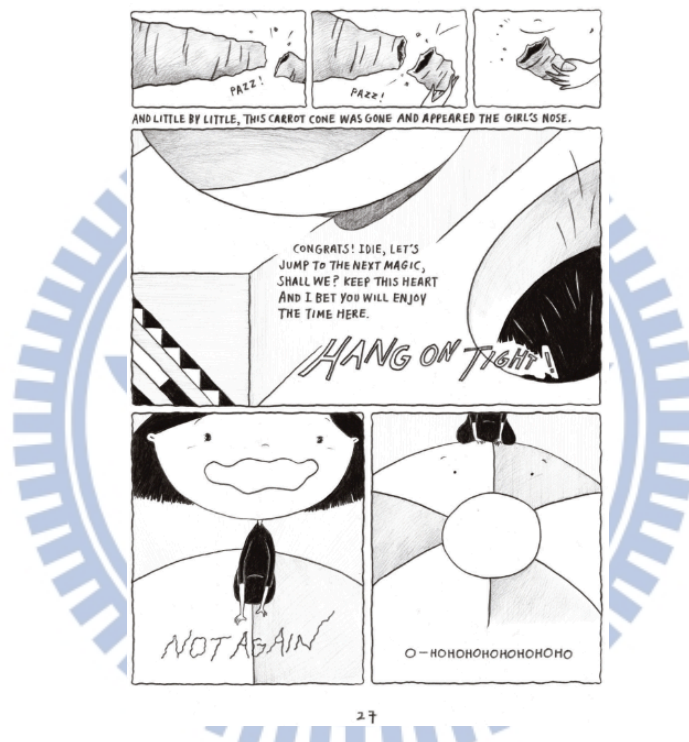


圖 14 **Idie**與**Paul**大球與絕對之洞相遇。

「絕對之洞」的靈感來自小時候常做的一個夢，只要睡在家裡大房間特別是靠窗的位子，那上面有根與身體平行的樑，我常會做這個夢，夢裡四處是灰白色的空間，在空間裡我能看到不同簡單的幾何塊體，我不斷前進，詳細夢境不記得了，過了一個時間，我就沒再做這個夢，到底是一段甚麼樣的夢我如何也無法準確的形容，我只知道那是一種絕對且截然性的抽象，分明的黑白與陰影的灰，非常特別的夢。「絕對之洞」有黑洞的象徵，一種概念式的空虛，事物經過一段同化後將不再帶有任何的想法、記憶或感覺，在裡面他們化約成最基本的樣貌與狀態。

進入絕對之洞後，**Idie**感到舒適，裡面有著規律的、低沈的哼唱聲，好像什麼都不重要了，那聲音讓她想睡，像是睡在小船上順著水流飄的感覺，又像是坐在草地上倚靠在大樹下休息

的感覺，不過每當Idie放掉思考的時刻讓自己在這空間裡的時候，她的身體會變成簡單的形狀，這時候Idie會讓自己恢復神志，她從一個形狀跳到另一個形狀上，Idie會問問形狀們「你是誰？」「你怎麼跑到這裡來的？」「你想家嗎？」，一個接著一個地問著，Idie坐上一個螺旋形的東西再次問問題，並告訴他自己的名字，還有怎麼跑到這裡來的過程，螺旋在過程裡鬆動了，原本單一灰白色的外表慢慢地恢復了斑紋。



圖 15 Idie在絕對之洞裡用歌唱的方式防止自己陷入這個邪惡又舒適的地方，並解救了螺旋，他顯現了自己的原貌，一條蛇。

接下來Idie對螺旋唱歌，歌的內容有兩段，第一段說著和螺旋一起「進入自然感知大地，飛上天際，世間萬物是如此渺小，我們一起坐在深海之下的世界，在那兒靜靜等待、搖擺，微笑、歌唱」，第二段則是對著「神」說的，「我把衣服(外表)脫下(卸下)，將雙腳浸在原初裡，祢帶我進入最寧靜的深海，時間已不在這之間，像是在夢境裡繼續做夢一般，(脫離時間的概念後)現在，我找到了祢。」在這之間，螺旋漸漸的顯現他的原形，原來螺旋是一條響尾蛇，因為Idie唱的歌讓他恢復他原本的樣貌，蛇沒想到他能回來，當他進入到絕對之洞時他慢慢地停止了尾巴震動的。關於在絕對之洞裡的這些形狀，為什麼只有螺旋對Idie有反應呢？因為蛇是Idie的一部份，和在Magi裡水晶空間遇到的另一個自己也很類似，但不太一樣，水晶裡和

Idie長得一樣的是完整的本我，蛇是包含在本我裡的本能的我，蛇像是純粹的我、感覺的我，也是我的本性，在絕對的洞裡，我需要喚醒我的蛇，像是要將機械確實啓動時需要打開對的開關似的。

對於仍然熟睡在絕對之洞的其餘形狀，Idie並不想把他們留在那裡，他們就像是被主人遺忘在什麼地方的重要物件一般，Idie和蛇討論著該怎麼把他們甦醒，因為他們對Idie唱的歌沒有反應，蛇想到了一個辦法，為了把他們都救出來，蛇開始一個接著一個的吞噬形狀們，過程中也不忘搖擺著尾巴，發出聲音一回家的聲音。蛇的身體也越變越大，當蛇吞下最後一個形狀後，他繼續往前開始吞噬絕對之洞，再慢慢地往前進，這時絕對之洞也被吞噬完了，蛇仍然不停止，他開始從尾巴吞噬自己。這裡需要先整理一下，前面的魔術世界，他們曾經是我的一部份，他們是失去自我意識的社會性集體，絕對之洞像是導致這些集體忘卻自己的地方，採集並吞沒了獨立個體的意識，Idie不希望這樣，蛇也不希望這樣，所以必須要將他消化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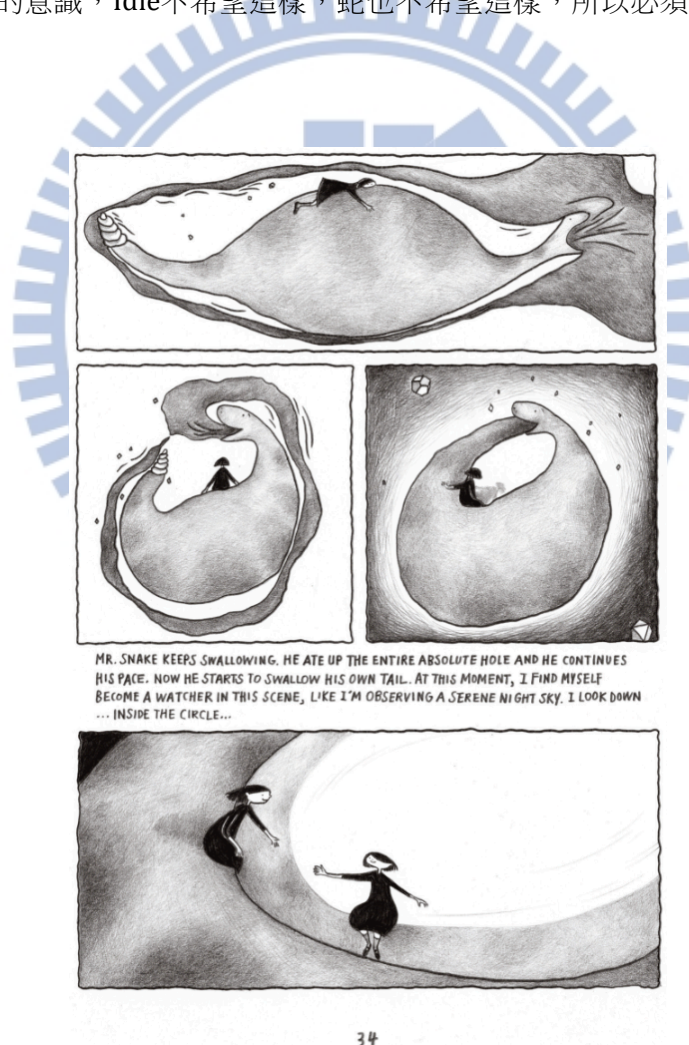


圖 16 不斷吞噬絕對之洞的蛇，開始吞食自己，Idie在過程中遇見自己。



關於蛇繼續把自己也吃了這件事其實一點也不可怕，因為必須透過這樣的過程Idie才能穿越到最終也是最初始的地方，同所的學弟曾在我畫這張草圖的時候聊天，他寫下了一個詞「啣尾蛇」，我過去沒有聽過，上網查了之後才瞭解他帶有的一些意義，從遠古的時候就有了，關鍵字有「自我吞食者、圓、無限大、誕生時的同時完結、原型(榮格)」<sup>29</sup>，我相信這並不是巧合，在集體潛意識中蛇轉變到啣尾蛇的意象，因創作的過程自然浮現，蛇是最貼切的代表。坐在蛇背上的Idie現在安靜地檢視著一切，像是在觀察著寧靜夜空似的，個體角色從原本的主觀者跳脫出來變成客觀的觀察者，凝視著啣尾蛇形成的環形，像一面鏡子似的Idie看到了自己的倒影，旁邊的環境出現了像是在「一」的空間中漂浮的水晶石，鏡像的自己招著手要Idie進入，Idie知道這是最後一次的跳躍，這次的穿越Idie沒有任何猶豫、恐懼，也不抱任何期待，是一種不用言喻的、全然的把自己交付並縱身入其中，那是最初、最遠古、最深與自己最親的家，那是源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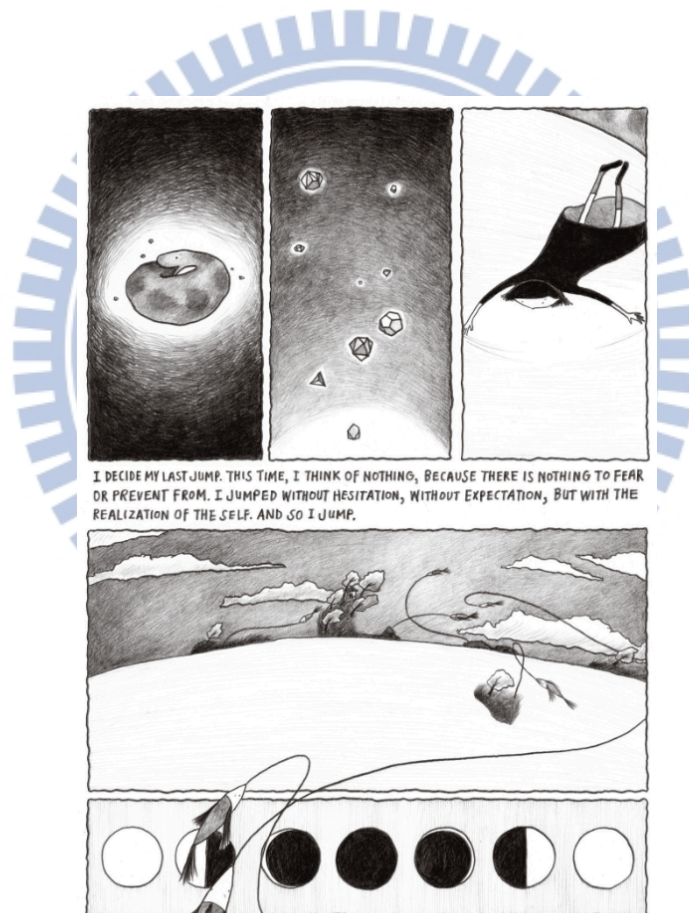


圖 17 最後一次的投身，Idie進入最後一個世界，她在最深的地方。

隱喻自創世紀神六天造世界的過程，Idie回到原初的世界，經歷了六天的過程，畫草圖時，我在一張小紙條簡單的寫下這七天代表的事情，第一天：理解，環顧四周，飛躍海陸；第二



天：瞭解核心，人頭內部，待在裡面 (awake, reflect)；第三天：和魚對話；第四天：找到連結，加快速度；第五天：崩解、游移、鬆動、更靠近；第六天：幾乎完成組合；第七天：完全的愛，島人、崩解、無數的星星(球體)，蒸散成無(以太)，剩下的唯一是跟著女孩的。

在創作的過程上的確是這樣的，第一天，太陽與月亮視同時並存的，同時並存並互為對方的倒影，天空與海洋，並沒有任何一方在上或下，他們的在已經化為概念的存在，海洋上除了分佈了六座島，其中有一個特別大的，事實上是一顆頭面浸在水裡的頭像，那是我的神，但這時她還不完整，還是分離的，到處都是魚鳥，這些魚鳥忙碌的牽著線，他們不斷的牽著這些線的用意其實是要將我分離四散的神聯繫起來，那時Idie在大島上沈睡著，Idie聽到有聲音在呼喚自己的名字，於是她醒來，當她看到這隻魚鳥的時候Idie知道他是誰，這隻魚鳥是Idie的守護者，雖然像是魚，但卻擁有毛茸茸的外表，抱起來非常溫暖舒服，在一起的時候好幸福，幸福就像是一切事物都在對的位置上安安好好的存在著，如同柏拉圖的四元素地(正六面體)、火(正四面體)、風(正八面體)與水(正二十面體)，一切都剛剛好的、平衡的在這裡。在這裡的魚鳥都是Idie也是作者重要的朋友與守護者，他們幫助她不斷的將島們拉進、編織回來，這是第二天，魚鳥陪著Idie看看這個地方，他們談話，他們一起瞭解這個世界，這裡的詩描述著魚鳥們一點一滴地編織縫合著六座島嶼，透過魚鳥Idie知道這是生命的韻律，在眼前的景象裡。第三天，Idie順著大島上的小徑不斷往下走，進入到核心，她知道那是核心，魚鳥希望她進去，那是一個「存在」的空間，當進去之後沒有我與他者，只有存在，Idie的內在將要甦醒，在光的永恆裡甦醒，時空都已終止。第四天，Idie和魚鳥們一起圍成一個圈，他們在對話，也在吟唱，內容是這樣的「開始與結束都已經不在，這裡是雲的國度(心的家)在大地內核的更深處，靈魂天際的更遠處，孕育全體的海洋母親之間，在無盡的世界，我們(魚鳥與Idie)之間，光之樹將顯現原形，一切自在富足而喜悅，生命和真實意義也會融合」。第五天，身為海洋母親的一部份，她變得更寬廣，六座島非常靠近，她，島的集體，Idie完整的全體，在魚鳥們的編織(幫助)之下，Idie全體重新接受感官的訊息、傾聽感覺的聲音，在寧靜中她覺醒。第六天，一切都融合為一，Idie在心的世界和宇宙共舞，與太陽、月亮和星星一起的奇幻世界，歡唱著我們都會，(在你需要的時候)我們呼喚你，因為我們都瞭解一路到你心的家；同時Idie完整的集體與女孩、魚和森林，全部的自然萬物結合共消長，如同一道無止盡的迴圈崩壞再重建，死去再甦醒，然後一切又將開始。故事到這裡結束，不過對於作者來說，畫這個作品是個嶄新的開始。

#### 4.3 符號與我的意義

兔子、魚與魚鳥

在故事的一開始，Idie是和一隻兔子一起走到黑湖的，這是還在最外層世界的記憶的事，好像是發生在很久以前另一個時空的經驗。小學五六年級的一段時間裡，我曾經養了一隻兔子，她有淺咖啡色的大小斑點在耳朵和身上，非常可愛；記憶中兔子的毛非常的溫暖柔軟，每次摸兔子的時候總有無比的安全和舒適感，兔子是我在那段時間最好的朋友。兔子在故事的最前頭，陪著我代表著「有我在，一切會沒事的」象徵。魚和魚鳥都隱射著我生命中對我來說重要的貴人或是讓我成長的事件本身，Magi就是那隻在澄清湖裡遇見的大魚，魚因而使我有安全與熟悉感，魚鳥的毛如同兔子的毛一般柔軟。

## 山

鳳山的家後有一座山，山是我兒時認識世界的一個很特別的地方，過去在這裡居住的人們都稱這座小山「雞母山」，雖說我們把她稱作山，但認真說起來其實是綿延的丘，我們還可以走過山到奶奶以前在大寮的老家，山的道路是相通的。這是黃埔陸軍官校的屬地，一部份開放給附近的人們爬山健行，那時後僅有一些人會來，純樸的還有放山羊的人會趕羊吃草，山就像是我的後院寶藏，在我的記憶中他富足而豐沛，大片的草、白樺樹群以及隨季節變換的芒草與蘆葦等等，是如此神秘又充滿活力，她是豐沛的母親，綠而飽滿的草、夕陽、野花、蚱蜢，還有一種不知名的粉紅色的草，擁有毛茸茸的花(果)，摸起來好柔軟，還有狗尾草，我喜歡摘幾枝作成花用細細長長的草把他們綁起來，每當到了秋季，芒草變得白茫茫一片，非常美麗，他們是如此的柔軟，輕盈，隨風搖曳，山是我的全部，她教我自然的定律，她是我的另一個母親，一個不用話語教我世界是什麼樣子的母親，她用她的本質樣貌，順著其他的環境去回應。當風來了，草和樹就順勢擺動，發出沙沙的聲音，這是簡單的定理，也是最純粹真切的景象。

長大之後，我幾乎沒有再上山，雖然她是如此的近，到外地唸書後，有各式各樣新鮮的人事物，我幾乎忘了山，而山卻一直都在那裡等著我；來到新竹，進而去美國唸書，我幾乎忘了山，也快忘了自己最重要的一部份，在這時，我常與博士班聊天的學姊來了，我們談話，我突然聊到那座山，她說了：「那山也是你，是過去的你，也是你的全部，你要去接受他，完全的接納，回去看看他。」而我也這麼做了，大約一年半前，我再次回到山上，外觀都變得不一樣了，步道新設、樹林植株的再種、上山的人如此多，來來往往，從我的視野高度看到了過去沒看到的山，山變了他的樣貌，人工的進入使他改變了一些樣子，但我仍然能憶起過去美好的地方，站在白樺樹下，看看他們，遠眺山平台的地方，有神聖的青草原；山改變了，但沒關係，我也改變了，一切都好，那是山也是我。

小時候山上很少人，去山上玩的時候，總覺得像是去到另一個世界般，新奇美麗，植物、動物、昆蟲在不同的季節有不同的樣貌；一切都自然發生、自然消長、生生不息。走入山的時候，同時也是走入我的心靈世界。Idie是我。故事的發生，就是從這座山開始，透過她，我帶

著自己也帶著讀者一起看不同的世界。在成長過程中，我們會遇到並經驗不同的人事物，活著，是最特別體驗生命的一個方式。書中女孩的名字就是從這裡想出來的，Idie 的取名來自'I die.'，其實也同時想訴說"I born." 的面向。從山認識世界，然後反觀再從世界認識自己，自己如何和世界溝通、如何建立觀念、關於社會、同伴、信念還有愛。透過畫畫，我又重新認識自己和這整個廣大的宇宙。

## 水晶與石頭

小時候我特別喜歡亮亮石頭，公園前沙子上的小小塊的碎玻璃，海邊的石頭，還有一袋磨成一公分見方的瑪瑙立方體和球，媽媽因為知道我喜歡亮亮的東西，曾在一次聖誕節禮物送給我一小袋小小亮亮的珠子，像是有顏色打磨過得小顆水晶一樣，我總是拿著把玩，看著他們覺得神奇無比，覺得好喜歡好想摸摸他們，長大後依舊對石頭很有興趣，去了海邊也常會被石頭吸引住喜歡撿石頭，雖然他未必是透明的水晶但總有一股力量牽引著我。

「我們知道，即使是未經雕琢的石頭對古代和原始社會來說也有很高的象徵意義。粗礪、天然的石頭，常常被認為是精靈或眾神的寓所...」<sup>30</sup>「在現代雕塑中...藝術家們重視石頭的『自身表現』，用神話的語言來說，就是允許石頭『為自己說話』。」<sup>31</sup>小書裡描繪的發光飛行石、水晶石壁像是我的碎片，我受他吸引，也因他而遇到真實的自己。水晶、石頭所在的場景都是我和Idie安然自在的地方。

## 黑暗

國小三、四年級的時候，我曾被一位男性美術老師抓緊雙肩，強吻，我記得那是一次絹版畫之前的午後，下午的課還沒開始，幾位同學被叫到頂樓的大美術教室做準備，教室的前半部都用黑色的窗簾遮著，因為製版的關係，身旁的幾位同學也看到了，我不喜歡，很不喜歡，但又掙脫不開，天氣不是那麼的熱，但那位老師的汗與口水令我感到非常噁心。我去漱口，一直漱口，我用手指頭當牙刷，同學和我一同找了男導師訴說情況，卻得到了「你們別開玩笑了」的回應。過了好多年後，直到上大學，有一次我和媽媽談話，我們什麼都談，我說「媽媽你那時後怎麼不幫我」，媽媽說「我沒聽你說過，我都不知道」，原來小時候的我什麼都沒有說。

那真的是一個很不愉快的經驗，也曾影響我與人的相處，我對黑暗感到恐懼，看惡童當街當小黑陷入黢的黑暗世界我會流淚，我想那黑是我想轉化和洗淨的黑。當故事開頭不久Idie陷

---

<sup>30</sup> 人及其象徵，卡爾·榮格主編，龔卓軍譯，立緒文化，1999，p289

<sup>31</sup> 人及其象徵，卡爾·榮格主編，龔卓軍譯，立緒文化，1999，p291



入無限的黑暗，就是那個令我無法理解，想要完全擺脫的回憶。相較於這個無限黑暗，黑湖、石像頭集體以及絕對之洞，都是外表黑暗但事實卻已不是那樣黑暗的人、事、物。湖的連結是和小時候掉入澄清湖，然後遇到美麗大魚的經驗，關於那段記憶我並不感到害怕也不覺得威脅，我恐懼的，或許是「回憶兒時」這件事，因為深怕又會掉入那個黑暗。石像頭集體是在高中以前那些需要服從與規矩，弔詭地被教導成缺少個體性的集體，我也無法理解，那段時間回憶起來總有一種靈魂空空的感覺。絕對之洞則是單純的夢，簡單純粹的夢，對我來說，夢裡的黑暗並不可怕，因為這樣我才能看清內心的亮處。

那段靈魂空洞的日子也像是一種死亡，像是倒入泥淖裡越陷越深，不開心的回憶像是一腳踏入泥淖般，牽連著身體的各個部位，一點一點的侵蝕著自己看待外在世界的心，小時候的我特別害羞，總是躲在媽媽後面，在那個事件過後我又更退回到自己的世界裡，其實信任別人對我來說一點也不難，但卻容易對生命感到消極。從美國回來的時候，因為身體生病引起心理生病了，然後自己又跟自己做了身體和精神體決議分開的想法，完全是最後一滴淹上來的泥，這次可真把全部的身體都掩蓋住了，直到與老師們和學姊的談話，泥才緩緩退去，小書的創作的時間也來的剛好，我得以在那整年慢慢修復自己，身體和精神體。

## 圓與方

「圓形(連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也把心靈描繪為一個球體)是心靈的象徵，方形(往往是長方形)則是世俗事物、肉體與現實的象徵。」<sup>32</sup>

Idie最後一次縱身躍入的世界，我用了圓與方的構成，代表著不同的六天畫出了六個抽象的圖形，圓與方代表的意義是直到寫論述翻書後才知道的，繪畫小書尾聲六天代表的符號在意識上我沒有特別意指什麼，唯一有的只是這個圖形就是代表著這一天。或許就如《人及其象徵》談到「在早期天文學家的天體概念裡，圓的象徵都指向生命最重要的一個向度—生命的終極圓滿(ultimate wholeness)」<sup>33</sup>。我內在所追求的，是這樣的圓滿，又或是書中講述的另一概念，「在印度和遠東的視覺藝術中，四道或八道光芒的圓，是宗教形象的普遍模式，供作觀想的資具。尤其是西藏喇嘛教中，多彩多姿的曼陀羅圖案，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些曼陀羅呈現的是宇宙與神聖力量間的聯繫。」<sup>34</sup>或許都是，是這些圖案畫到書末浮現出來，對我來說是一種回歸，漂浮的東西回到安定的狀態。

<sup>32</sup> 人及其象徵，卡爾·榮格主編，龔卓軍譯，立緒文化，1999，p312

<sup>33</sup> 人及其象徵，卡爾·榮格主編，龔卓軍譯，立緒文化，1999，p300

<sup>34</sup> 人及其象徵，卡爾·榮格主編，龔卓軍譯，立緒文化，1999，p301



#### 4.4 閱讀動線與框格形式

一般我們熟悉的漫畫或圖像小說形式常是規矩的、方格式的，多依照閱讀習慣左開頁的英文由左到右由上到下編排，中文則是由右到左由上到下編排，當然偶爾為了表現張力或情節所需會破格，但為了讀者的視覺動線，通常不會隨意變換這樣的潛規則。在畫這本小書的過程裡，我隨意變換了這樣的規則，除了正規由左至右從上到下的閱讀形式，也有先由上至下再左到右閱讀，也有上半部依照正規式，下半部換為從上到下由左至右閱讀，還有整個跨頁式的閱讀由左上開始讀到右下，接隔頁的左下往右上閱讀，也有閱讀到一半需要將畫面顛倒來閱讀的地方。

畫草圖的過程用了空白紙而非有尺規標記的漫畫用紙，因此每頁的框格與隔線都是順著故事發展而長成的，這也是為什麼Idie的繪畫與閱讀動線如此的不規則。另一點是我在繪畫Idie時，框格除了擔任把畫面、事件或敘事分開的角色以外，框格對我來說也是畫面中的一個角色，同時也是重要的視覺元素，像是小書的第十五頁，框格成為了Idie的身體和手，或是在第二十五頁的地方，框格依著內容轉化成為階梯，同時越變越黑，隱喻了接下來會發生不好的事，這樣的隱喻也發生在第九、十一與三十頁，而在情況好轉時，框也會恢復成原來的白色如第二十六與三十一頁，而在第二十一、三十九和四十一頁的部份，也出現部份黑色的框格，這和上面的情況不同，只是為了的視覺平衡加入這樣的黑。

另外，除了改變框格的明度以外，為了使畫面生動，框格的樣貌也隨之改變，除了一般矩形的框格為了製造歪斜的氣氛，或是配合著畫面的協調，在第二十二、二十三頁處則出現斜切的框格，或是從第三十頁到三十三頁扭曲的框格，而這些都是故事進行理所當然的自然形成。

## 第五章 展覽與作品寄賣

### 5.1 兩次展覽

#### 金變堂

在二〇一三年的四月九號到二十六號，和一同從美國回來的怡蓓與力中決定要一起辦三人聯展，地點在新竹金變堂，圖18為展場全景，由入口望進去的景像，右手邊看到的牆上貼著六張海報，旁邊是我們的展覽名稱「張力中，吳怡蓓，梁瀚云三人聯展」。



圖 18 金變堂展場全貌

照片沒有拍攝到，在入口右方的牆上投射著力中的動畫，照片中央的小桌子上放著投影機後方有一個黑布鋪著的座位，照片左方是怡蓓的動畫作品，較高的展台上放著電視螢幕作為播放，較低的展台上放有留言的小冊子、筆與一個小檯燈，照片前方同時位於展場深處的是我的作品，上下兩排共掛著十八幅A4大小的畫，畫左方黑色的紙是作品說明，下方放著一個矮小的長桌，上面擺著留言本、名片與鉛筆，在空間的右方放了一個梯子，梯子旁有個水桶，除了水桶是為了接天花板漏雨的水外，其餘的都是展覽的一部份。(見圖19)



圖 19 我的作品展示全貌

當時由於草圖和精稿仍在繪畫的階段，所以只展了前面的十八頁，牆上的圖皆為輸出的版本，我將精稿和文字分別掃描，並用Photoshop去除邊角的陰影，再將同一頁的圖與文字重合製作成一個檔案後輸出。梯子是向金變堂借的為了佈置展場而使用的工具，然而梯子在整段佈置的過程裡，對我來說漸漸的變成了一個必要在那裡的要素，對我來說，像是一個逃離的道路或是入口，或是出口，如果心裡變得恐懼，變得膽小也沒關係，因為那裡還有個通道，我還可以出去走走呼吸新鮮空氣，等到又有勇氣再回來就好，梯子同時也像是一個讓時空轉移的象徵，內在世界和外在世界，夢的世界和醒著的世界，這些都是「平行世界」<sup>35</sup>，就如村上春樹的小說「1Q84」所描述的：「...那個司機，告訴我首都高速公路有太平梯存在這件事，我脫下高跟鞋走下那危險的階梯。我打赤腳一面被強風吹著，一面走下那階梯之間...或許那就是開始，青豆想。」<sup>36</sup>

#### 交大藝文空間

不到兩個月過後，接著是六月六號到七月三號與十二位夥伴一起在交大的藝文空間完成畢業聯展—「結」。作品展示如圖，先從白色的大牆面說起，由左至右是二十張草圖，中間為十五幅精稿包括圖與文字，右手邊則掛著另外十五幅輸出稿，將畫分成三個區域代表著作品的進程，我沒有將原稿或輸出作品一一展示，不過現場有完整印好成冊的小書提供翻閱。牆的前方

<sup>35</sup> 「1Q84 Book 1」，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時報文化，2009，p145

<sup>36</sup> 「1Q84 Book 1」，村上春樹著，賴明珠譯，時報文化，2009，p147

中央處擺著一張桌子，桌面是透明的桌面擺了一些小木塊，桌面下吊掛了三個小木塊，桌子的正下方有一面圓鏡，鏡子上擺了一大一小兩塊木頭，在桌子的旁邊的地上擺有四乘四的木塊矩陣，靠近展覽入口處前是一個張開立著的白色梯子，梯子右邊的牆上掛著留言本，梯子的正下方擺了另一個木造小台子，上面立著兩本印好的小書以及名片。



圖 20 交大藝文空間，我的作品展覽全貌

關於桌子，這是一張手做的桌子，一開始做桌子的本意是想取代展台，我想做一張木桌子，和同樣需要製作展覽作品的同學們一起去特立屋買了木板、角材和其他材料，於是在工廠裡開始做了起來，照著桌子的草圖思考哪裡應該安裝上木樺，哪裡應該要鑽洞，下面支撐的橫柱要裝在哪個位置等等的，一旦開始做了就變得跟開始做以前不太一樣了，第一次做木工，在木頭縫縫之間塞上木屑和白膠，鑽孔機、線鋸機和砂輪機，都發生在那短短的一兩個禮拜，在製作的過程裡單純的木桌漸漸轉變成一個裝置，成為Idie作品的延伸。

框的結構完成後我端詳著桌子，開始想像桌上放的物品，過程裡我把整個人穿入框裡，四處看著這個框，與夥伴們一起聊天談論著，越發想要桌面是透明的，於是決定使用壓克力作為桌面，一公分厚的壓克力片請師傅鑽好了四個腳的洞以便與卡樺相接，內部鑽了細小的三個洞，用釣魚線吊掛三塊不規則的小木頭。關於桌子上擺了一些木頭，這些小塊木頭除了有製作桌子時用剩的費材，也有撿校園地上的枯枝來製做，在不知不覺自然發生的狀況下變成了作品的一部份，這些小塊木頭對我來說慢慢的變成了Idie故事中的水晶石，又或帶出了一些故事的內容，又或再創造的另一部份，也像是我自己的碎片一般，雖然都是木頭，他們都帶有故事中水晶石相似的溫和氣質，最後用沙紙將其細細磨過像是賦予生命似地擺上。





圖 21 桌子上的小木頭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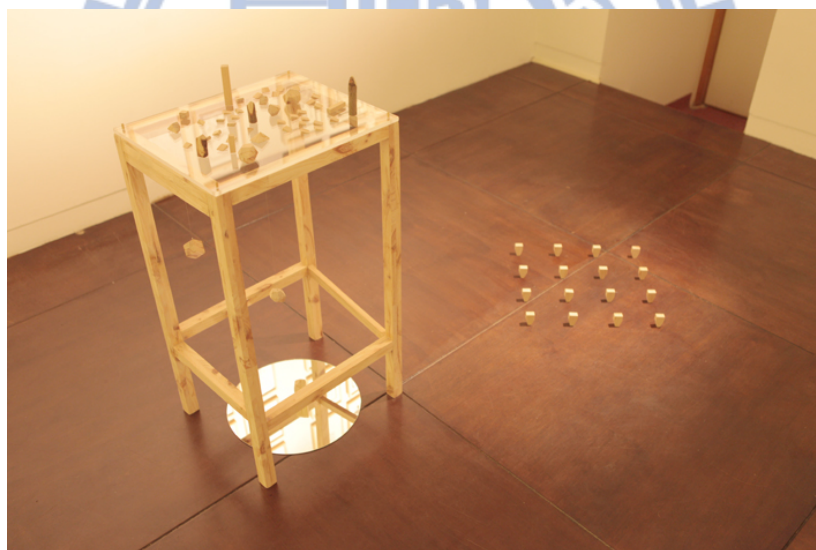


圖 22 桌子與四乘四矩陣

若整體看這張桌子，在通透的桌面之上可以看作人們最外在世界，可能是身處的環境，也可視為身體的外表，桌面之下進入內在世界，三顆吊掛的小木頭像是牽引內心的力量，自己的信念與心，在往下方走有與桌腳垂直的四根橫柱，他們彼此雖高低不一但相互銜接，形成一個不規則的環，如M.C. Escher的無限迴廊(如圖23)，迴廊似的橫柱環象徵著內在的矛盾，但也包

含了內在的平衡，而走不完的迴廊也同是內心成長的過程，有時往上有時往下。另外還要談談和他相望在地板上的一面圓鏡(見圖24)，圓鏡的上放著一大一小的木塊，兩個都有房子、家的意象，如果把我的身體當作大的家，小的木塊則是我的精神的家，兩個家的下方鏡子如同在Idie故事裡，當蛇開始吞食自己的時候形成環中間出現的圓一樣鏡子上方的世界與鏡子倒影的世界像是夢醒世界和夢中世界，跨越鏡子之後世界變得不太一樣，而身體和精神不偏不倚的座落在兩者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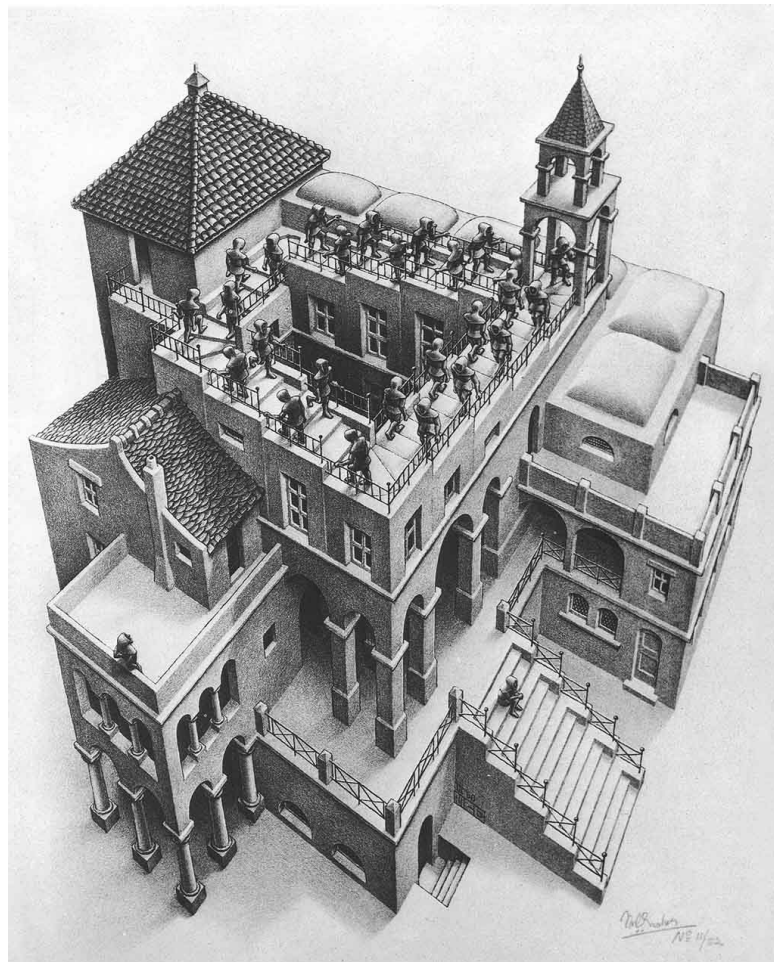


圖 23 M.C. Escher 作品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圖片來源  
<http://www.meridian.net.au/Art/Artists/MCEscher/Gallery/Images/escher-ascending-and-descending-medium.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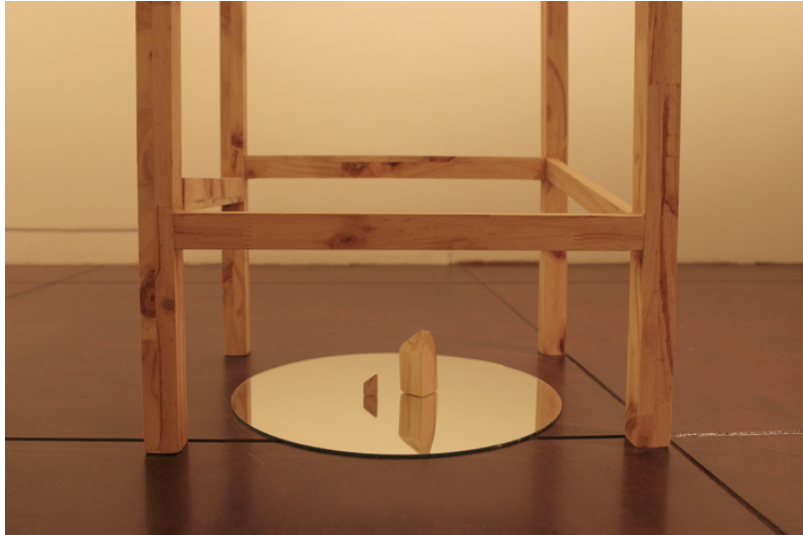


圖 24 不規則的橫木與鏡子和上面的兩塊木頭。



圖 25 四乘四矩陣近照

桌子旁邊的四乘四矩陣則是截取自小書中的傑克魔術師的意象，同時也是代表著集體性、制式化與一致性。

在桌子與矩陣的斜前方擺著一個白色的梯子，和在金變堂展覽時的用意是一樣的，只是這次他張開站立在地面上，梯子下方擺著名片以及兩本小書供人翻閱。梯子的右方牆上掛著一本留言本。



圖 26 梯子下的小台子上，放著兩本小書和名片。



圖 27 掛在牆上的留言本

## 5.2 作品寄賣

Idie共印了五百本，在交大藝文空間的展場裡有直接的販售，將近一個月的展覽期間要將自己的作品完全販售完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因此在開展過後，我開始尋找國內外的有可能的寄賣據點，心情像是替自己撫養不了得孩子們找好的家庭的感覺一樣，前後透過email詢問共投了七十多家，包括了(獨立)出版社、(二手)書店與(輕食)咖啡廳，特別的際遇有，與同學到在台北324版畫工作坊逛逛時和老闆聊天，進而在店裡寄售，那時候剛好也遇到Tokyo Art Book Fair的作品募集，Idie因而有機會到日本做為期三天的販售展覽，後來在芬蘭交換的期間也去了他們的漫畫中心Sarjakuvakeskus寄售。最後談成的共有十八家書店、咖啡廳遍佈在台北、台中、台南與高雄，包括日本的兩家書店和芬蘭的漫畫中心。



### 5.3 檢討與展望

在畫Idie的初期一次的提報裡，莊老師問了我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你的目標讀者是誰？」，提報的時候我將畫好的兩三張精稿呈現，也是作品開頭的前三頁，裡頭包含文字和圖像，莊老師問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因為，我完全使用了英文，字體也不大，在不同的階段中，也有人問過我為什麼使用英文而非中文作為敘述。心底裡對於Idie我想這是我說給自己聽的一個故事，也像是一個自我療癒的過程，或許因為不是中文，我比較能說得出來，或許是因為英文，在書寫詩歌的部份，我能利用它的音調來壓韻，相對於中文，我自己對於使用英文覺得比較自然。

那麼如果這是個自我療癒、自己說給自己的故事，我又何必印五百本呢？在這個自私的動機背後，我知道我仍然希望有人看，不論讀者看到了什麼，是不是也看到了更多一點他們內心的自己？或是期待什麼時候有一個讀者也跟我訴說他的故事，我是知道自己這樣的心理狀態的，而且選擇了自己順心的那方，這是我可以再思考並重新做調整的地方。和一些人聊過聽取建議後，希望未來可以做一本或一張中文的說明，簡單的描述Idie的故事，讓讀者能更輕鬆的進入故事。此外，在畫Idie的過程中我恣意的嘗試了各種圖像與文字結合的可能，視覺動線因而混雜不統一，對於畫者而言是有趣的，然而對於閱讀者而言，想必是辛苦的，未來若想再嘗試畫圖像小說，我會試著在不隨性變更視覺動線的前提下創作。還有，小書裡面仍然有錯別字，英文因為非自己的母語，雖然經歷過一開始的書寫、鍵入檔案到輸出後再校稿，小書裡仍然有幾個錯字和用法有誤的地方，希望下一次的創作能找人幫忙再次校稿，因為自己容易掉入熟習自己的字體和用法的盲點，這些還需要再改進。

對於十個月的創作，我第一次把作畫延長，往深處走並耐心地等待把故事說出來，我替自己感到驕傲與開心，重要的是釋放掉非常大的一部份負面能量，在畫畫的過程裡，能夠有這樣漫長的時間把畫慢慢地說出來，在這個時間、這個地方說出來，覺得自己真的非常幸運。成長，道別並理解年輕的歲月，對於心靈的成長，我還在探索中。畫畫是一種很單純且能有效地幫助我安定整個人的方式，同時又像是自己畫給自己的寓言一樣，有時過了一陣子後，我會發現我在畫什麼，卻總無法完全地解釋自己到底在畫什麼，但我喜歡畫畫。未來還想繼續畫畫看圖像小說，並期許自己畫出厚厚的一本像枕頭一樣的書。關於心靈，每個階段自己關心的、煩惱的事情都不太一樣，在畫了Idie並堂堂正正的面對和分析以後，跟隨在自己身上的一部份黑影同時消逝了，更正確的說，不是消逝而是轉化了，但「好笑的事是，當你覺得一切的事情都塵

埃落定的那刻，就是事情要開始崩解的時候。」<sup>37</sup>或許是因為更瞭解自己一點點，知道我原來是如此的脆弱和無知，所以我還會繼續尋找，關於自己，我還想瞭解更多。

關於河流，其實後頭有這麼一段，一次，當Siddhartha因為兒子離他而去而感到失去、受傷與忌妒，Siddhartha想去找兒子，他撐了船剛在河上漂流，居然聽到河川在笑他，傾身靠近河聆聽的時候，見了自己的倒影才瞭解到他正和大家一樣，當年他也是這樣子離開父親的，現在換成兒子離開他。Siddhartha再次回到和Vasudeva一起的湖邊小屋，Siddhartha想要把全部的事都和Vasudeva說，Vasudeva好像比平常更凝聚的在聽，沈靜後Vasudeva再次帶著Siddhartha去聽河聲，Siddhartha靠近河聽著看著，一張張面孔浮現，父親當年因兒子的離開難過的面孔，自己因為兒子的離去而傷心的面孔，年輕的兒子對生命的好奇與探索，一個個都有著自己的眼界和執著，他們都被這些目標所苦，河也一樣奔流向他的目的地，瀑布、湖泊、激流和海洋，當這些目標都達成時，河蒸發成水蒸汽變成雨滴從天降下來，又再度變成小溪、河流，河流仍然向著目標前進，但不同的是，這個聲響變得不一樣了，其他的東西也一起匯流進來，那是各種聲音、各種面容、各種情緒、各種好壞，各種的這些集結了河流，也是生命，而一切的幻變將終歸於那個“Om”，隨著生命之流去經驗、覺醒。<sup>38</sup>

這裡，我把河流的事情當作一個隱喻，我還想繼續尋找，想尋找畫了Idie之後的我，那個又不太一樣的我，到底是誰，到底是什麼。

---

<sup>37</sup> “Funny thing, isn't it? The minute you think you're getting things sorted is the moment it all starts to fall apart.” Joe Warr from film “The Boys Are Back”

<sup>38</sup> Hermann Hesse, Siddhartha,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2008, p110-114

## 參考文獻

余德慧。(1997)。生死無盡。台北：張老師文化。

村上春樹。(2009)。1Q84 Book 1。(賴明珠，譯)台北：時報文化。

范銀霞、賴雯淑。(2012 7月)。圖像敘事的超美學及其藝術教育的意義—從Chris Ware的作品談起。國際藝術教育學刊，10 (1), pp. 98-119.

索甲仁波切。(1996)。西藏生死書。(鄭振煌，譯)台北：張老師文化。

Buber, M. (1991)。我與你。陳維剛，譯。台北：久大。

CJung, C. G. (1999)。人及其象徵。(龔卓軍，譯)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L'Engle, M. (1995)。及時的呼喚。(江世偉，譯)台北：智茂圖書。

Stein, M. (2009)。榮格心靈地圖。(朱侃如，譯)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Chaney, M. A. (2011). Terrors of the Mirror and the Mise en Abyme of Graphic Novel Autobiography. *College Literature*, 38 (3), pp. 21-44.

Frey, H., & Noys, B. (2002). Editorial: History in the graphic novel. *Rethinking History: The Journal of Theory and Practice*, 6 (3), 255-260.

Gravett, P. (November, 13, 2011). David B.: The Armour Of The Night. Retrieved (15, April, 2014) from Paul Gravett: [http://www.paulgravett.com/index.php/articles/article/david\\_b](http://www.paulgravett.com/index.php/articles/article/david_b)

Hatfield, C. (2005). *Alternative Comics: An Emerging Literature*.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Hesse, H. 2008. *Siddhartha*. (S. Bernofsky, Trans.)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McCloud, S. (February, 2005). TED Talk. Retrieved (March, 2014 ) from Understanding comics: Scott McCloud: [http://www.ted.com/talks/scott\\_mccloud\\_on\\_comics](http://www.ted.com/talks/scott_mccloud_on_comics)

Sansom, I. (February, 12, 2005). My face would be yours. Retrieved (March, 2014) from The Guardian: <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05/feb/12/biography.art>

Satrapı, M. behind the book ON WRITING PERSEPOLIS. From

<https://www.randomhouse.com/acmart/catalog/display.pperl?isbn=9780375714573&view=printauthdesk>

Weiner, S. (2004). Faster Than a Speeding Bullet: The Rise of the Graphic Novel. Nbm Pub Co.





## 附錄一

### 電影

MirrorMask / Dave McKean

莎岡日安憂鬱 SAGAN / Diane Kurys

當櫻花盛開 Cherry blossoms-Hanami / Doris Dörrie

下一站，天國 ワンダフルライフ / 是枝裕和

達賴的一生 Kundun / Martin Scorsese

全面啟動 Inception / Christopher Nolan

幸福的麵包 しあわせのパン / 三島有紀子

幸福洋菓子 洋菓子店コアンドル / 深川栄洋

幸福的馨香 Flavor of happiness / 三原光尋

跟著奈良美智去旅行 Traveling with Yoshitomo Nara / 坂部康二

刺蝟優雅 Le hérisson / Mona Achache

女僕 The Maid / Sebastián Silva

Macbeth / Trevor Nunn

Adventures of Don Quixote / G. W. Pabst

茶之味 茶の味 / 石井克人

Good-bye グッド・バイ / 篠原哲雄

吐司 敬!美味人生 Toast / S.J. Clarkson

永生樹 The tree of life / Terrence Malick

乒乓男孩的煩惱 The king of ping pong / Jens Jonsson

跳芭蕾舞的男孩 My dad is Baryshnikov / Dmitry Povolotsky

風帶著我來 The wind will carry us / Abbas Kiarostami

### 動畫

盜夢偵探 パプリカ / 今敏

惡童當街 鉄コン筋クリート / 松本大洋

米芽米咕人 Mia Et Le Migou / Jacques-Remy Girerd  
大雨大雨一直下 Raining cats and frogs / Jacques-Remy Girerd  
神隱少女 千と千尋の神隠し / 宮崎駿  
東京教父 東京ゴッドファーザーズ / 今敏  
千年女優 / 今敏  
夏日大作戰 Summer Wars / 細田守  
跳躍吧！時空少女 The girl who leapt through time / 細田守  
藍色恐懼 PERFECT BLUE / 今敏  
東京地震 8.0 Tokyo magnitude 8.0 / 橘正紀  
貓の報恩 猫の恩返し / 森田宏幸  
來自紅花坂 コクリコ坂から / 宮崎吾朗  
蒸氣男孩 An adventure story of steamboy / 大友克洋  
杜莉與我 My dog Tulip / Paul Fierlinger  
魔術師 L'illusionniste / Sylvain Chomet  
與巴席爾跳華爾滋 Waltz with Bashir / Ari Folman

書

小小的原罪 / Millicent Dillon  
Epileptic / David B.  
太古和其他的時間 Prawiek i inne czasy / Olga Tokarczuk  
食魂者 / Michelle Paver  
放逐者 / Michelle Paver  
兩位嚴肅的女人 / Jane Bowles  
Symbol & magic in Egyptian art / Richard Wilkinson H.  
The art of UP / Tim Hauser  
雲圖鑑 / 田中達也  
蕈類圖鑑 / Thomas Lassøe  
岩石與礦物圖鑑 / Chris Pellant

音楽

Porte, Nicolas Les Choristes : en concert /

Marianelli, Dario Pride & prejudice music from the motion picture

幸福部屋 木吉他篇 = 家カフェ / 清水敏貴

スタジオジブリの歌 [吉卜力之歌] = Studio Ghibli songs / 鈴木敏夫

となりのトトロ サウンドトラック集 / 久石譲

Joe Hisaishi the Best Collection / 久石譲

Hewson ORCH, Richard Original soundtrack recording from "Melody"

Debussy: Preludes / Claude Debussy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46 Symphonies /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Mozart The Symphonies /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Haydn: The Symphonies / Josef Haydn

Tchaikovsky: The Sleeping Beauty / Peter Ilyich Tchaikovsky

Godowsky The Pianists' Pianist / Ludwig van Beethoven

Beethoven The Complete Symphonies / Ludwig Van Beethoven

Anton Bruckner: Symphonie No.8 / Anton Bruckner

The adventures of Priscilla Queen of the desert (Original motion picture soundtrack)

## 附錄二

p1

"I see a safe journey, I see a safe return." By Tenzin Gyatso, The 14<sup>th</sup> Dalai Lama, in Kundun (1997)

p2

This is a place where only people in our village know. We call it "Black Lake." Every child here has the same memory—not to be there alone—and when the children grow up, they told their children too. Then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all the villagers from valley Hen take the "Black Lake" as a taboo place, especially for kids, because we are young, energetic and full of curiosity.

My parents and sister were gone this afternoon. I've been walking for the last few hours, and now, it's getting darker. I left the house, feel nowhere to go, so I came to the Black Lake. A sense of calling by the Lake, like the long lasting yet not ending of the iron bell ringing, draws me to the black. Anyway, at least I am not alone. My pet rabbit is with me, warm and soft.

p5

The scene is so unreal that I try to see everything I can. Now I have a clear vision about what it is down here. It's neither dark nor a lake to be honest, and surely much more brighter as one can observe from the surface. At the top of the space, it covers with a kind of plant seems like seaweed stipes in mysterious black. And the most amazing thing is that I need not to put on any air-supply. It's like in the water but not exactly water, since I can breathe in and out through my nose, lungs, just like being on the ground. Every breath-in is fresh, is free.

p6

It's...beautiful...there is a huge unknown creature floating in the middle, fish-like animals swimming around, and the fluorescence stones like the snowflake flying freely.

p7

"What are you my dear?" Asked the beautiful creature.

"I'm a human being." Said the girl. "And my name is Idie."

"Nice to meet you Idie, I'm Magi. Where are you from? I never saw any creature like you before. But I love you already." Magi smiled.

"I'm from the earth, and I just fall down from above. I thought this is a lake but it is not. What is this place?" Asked by curious Idie.

"Here we call it—One."

"Why do you call it One?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thing, like you, the floating stones, the fish and plant." Said Idie.

"Well my dear, what you see do look like many and separate, but actually they are all in one, the One, we are bonded with each other. Let me show you something." Lead by Magi.



p8

“You see this plant. It generates food for me. This food will give me the power to heat up the one and keep my feather soft and clean, so that my fish friends will have a nice place to rest, and keep the system right. Fish friends will make sure the plant in good condition. If there is any part that the plant feels unwell, they’ll go heal them. They are the healers” told by Magi.

“Aha! Got it; one is like a family, so both Magi and the plant will be the father and mother who provides a comfortable place and works for the family. We kids like the fish are being protected loved and to love. And by the way, what is that thing in the form of moon and sun?” Said Idie. “Oh, that’s our watcher. They open their eyes, that means we have an intruder, and I have to send you to the other side.” Said Magi.

p10

“What?! What do you mean ‘the other side’? Where is it; it sounds horrifying. Idie is scared.”

“Oh haha, there is no worries, Idie; actually, it’s much more fun there, and you must know. The sad thing is, I couldn’t send my whole self out of One and I wish I could take a journey to the other side. Though the One looks very simple, it cannot live without any part lost. So don’t be afraid.” Said Magi.

“OK,” said Idie “No cheating?”

“Never.” Smile Magi. “Then close your eyes, my dear Idie. This is the deal, so that the dark will not see you and you’ll pass it quick. Now I’m giving you my words as your special protection—remember us, remember our One; though we can only meet for once, you are the One. Then repeat after me by heart, and open your eyes.” Patiently told the Magi.

“But I want to see, just a little glance.” Said Idie.

“If you choose to, then you have to pay the consequence dear Idie. But do not forget, no matter in which situation, I’m always with you.” Said Magi.

“OK, I know,” replied Idie.

“Then I shall begin.” Magi said.

p11

“Remember us, remember our One; though we can only meet for once. I am the One.”

p12

“Where am I? This place is so dark. I must drop into the dark. Hey!!! (no echo) HEY—”

“Umhuh...” There is a low and heavy sound, “Is that you? Sir Dark (no answer) or my stomach?”

“Am I shouting? The only thing I can hold on is my voice. Right now, I couldn’t even feel any sense from outside, in this darkness. O’ This is so terrifying. I should’ve listened to Magi to close my eyes...”

“Hello—HELLO—(still no answer)” “Please, anyone, is anyone there?” Talk to me, or just make any sound, any voice, please, (still no answer...) “What can I do? Am I still me? Or I become the Dark?” So the girl checked herself. “I can feel both my hands, touch my face. My face can sense my fingers. Now I lift my feet and I can feel my toes. I am still me. I know. I can feel my slightly angled little fingers. I am still me.”

p13

Right now, a sense of fear and lost comes to me. I’m afraid that I will be trapped in this darkness forever, and at the same time, a scary question comes up to my mind “Am I dead?”

No, no I’m not. I can still talk, I can still think, I can still touch, touch my body, I still have the feelings...of...ouch...hurt, of fear...but, what does it like afterlife? Do dead people still feel these?

I’m facing the darkness, there is no other thing, people or creature; only me and this darkness. I’m watching this darkness; there is nothing more and nothing less; only me and this darkness. Just like the time when I fall asleep, it was all dark, at the beginning; so maybe I’m in a dream? Am I? am I not? (Pa!) But it hurts...

Hardly I can tell. There is so little thing I know but now I somehow realize. I’m in this darkness. There is nowhere to escape; only me and the Dark. There is no need to see, no need to smell, no need to touch, no need to taste, no need to listen, because I’m squeezed in this darkness. So now I decide to drop myself off, of this dark.

So I close my eyes. Close my senses. And now I’m in my darkness. I’m in my darkness? Yes! I’m in my darkness! Then shall I turn this darkness off. To my own, in my One.

p14

I’m back! I’m back for real! All things are just right. I’m so glad to come back. I feel myself fully. I am real, here and now, I am.

P31

Hello Spiral, how did you come here? Who are you?

I’m Idie. I fell into this place where a lot of statue heads claimed themselves as ‘Jack, the Magician’ and I came to one of the heads and went inside and then I meet Paul, the Ball and then we came across the Absolute Hole. It seems like this hole is the most dangerous but easiest path to go out.

“Take off your shoes, smell the spring grass,  
I’m gonna fly you to the sky,  
Tiny house, tiny trees; we’re  
Sitting beyond the Sunday ocean,  
Waiting and swaying, smiling and singing.

Put off my clothing, and sock our feet,  
You swim me to the marine.  
Deep blue, gentle touch, time stops in between  
Flowing the dream and to dream,  
I find you out of now.”

p15

This is the first time since I born that I really want to see something, everything, to really look at it. I don't care how long it will take. A sense of this simple desire of staring at anything, touching and feeling embraces me. I think I'm in Magi's body. It's beautiful here. Her body is like a shiny mine, filled with quartz. Yet I can see my reflection clearly; it's like a multi-mirror. The space is irregular but balanced, barely do I feel compressed inside, though I'm the kind of person who is very comfortable with staying in a comparably small place. What Magi eats, the shiny mine, is like a fire, the energy, like a match, that'll be burnt out and gone after a period of time.

p16

Right here, right now, looking at the different proportion of myself from the mirror becomes unreal. Every part of me seems to have their own minds; they think, the abandon, they gather, they react. I have no idea that for how long I check every mirror, every piece of me; and strangely I find myself expecting for the images to reply. I feel a bit crazy about what I'm thinking of, yet I feel so natural and released. Then, they react and walk away. They walk away?! Wait—!

p17

Don't leave me alone here. Come back...you're all gone. Where is...me?

Not everyone. I'm still here, with you, as always. And don't be silly. You are here!

Who are you then? You should be me, right? You look exactly the same as me.

I'm also one of you, my dear; and yes, you can say that I am you. Though for some reasons, I'm not totally the same one as you, and for this reason, I cannot leave you, I have to stay with you; and you my dear, have to stay with my. This is the rule, take it as a game; later you'll understand.

But what happened? Where are the rest of myselfs going?

Don't be worried about the rest of those who were gone, because it's you, or more correctly, us, who let them go. They are not necessarily need to stay, they are just images; flat at sheets of paper. They grow but fade away uncommonly fast. Again, you'll see, you'll see.

p18

Well then, trust you. My feeling told me to, and so I trust you, but not only my feeling, there's something more. I know, to believe in you.

Come, come!

What?

It's time, I'm glad that Magi gave us this present. I'm so happy to meet you in this form.

Me too! Are you going?

No, never. I'll never leave you, my dear. But I'm afraid that soon I'll lose my form because it takes too much energy. Yet, remember, I'm always beside you, remember.

I will and I am, I am with you.

Come, come! Much closer. Be prepared. And keep your faith.

So I step closer to me, and closer, and closer. At the same time, this irregular space becomes unstable. I can tell the mirror walls twisted and the ground start melting. But I don't care melting. But I don't care much about it. I step much closer now, and instinctly stretch out my arms toward the wall. My index finger now can touch the surface, and just at the moment, I feel the image of another me gone, literally gone, but not mentally. I know. I know. Now I am not sure if going inside will be dangerous or not, yet I decide to walk in, fully.

p19

Soon, I slide into a new place it's all gray here, everything! And the coolest thing is that I'm floating; the gravity is different from how I experience on earth, so maybe I'm no the moon. I think I realize how Armstrong stepped out his first step feels like. It's awesome! It's a bit like swimming in the water but without water. What is holding me is the air, and I quite like it.

WAAA—I wasn't expected that there is a hole ahead. And a strong wind grabs me through. At first, I thought I'm going to die, like a mountaineer falls from an extremely high and sharp rocky mountain, but two seconds later, the moon gravity back. I'm held softly by the air. Little by little, the scene in front me becomes clear, there are countless statue heads, staying in the air. They all look the same, same facial expressions, same color in ivory white.

p20

Yet the scariest thing to me is their eyes. The eyes are all the same, hollowed with the shape like house. They are dark as the Black Hole; when I see them, I feel a sense of horror; it seems like they are going to catch me and lock me inside or something. Everything here is gray, in different level of gray, no exception, like a dog perceiving this world. Simply in gray. There is something moving. I'm not sure what it is, yet I feel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some thing near and...alive. I want to figure it out...I need to.

p21

Who are you? Jack the Magician

It's bizarre! Actually I was asking the very one who is right in front of me, yet all of them speak to me, immediately with the same speed and tone, as if they are perfectly trained



soldiers responding to a code. Now I'm trying to take another way. It seems to be either everyone here are called Jack (and they're all magician) or they learned to be "Jack the Magician." If it's the first one, then there will be not much to know, but if it's the second one, then I'm going to do something.

p22

No. I'm asking who are you?

You mean me?

Uh-huh—

"I'm Jack, the magician." Said Jack with a kind of proud voice. "Cool! I love magic! Would you show me some?" I asked.

"Oh yes, yes, please. You do want me to show you magic, eh?" Jack said excitedly.

"Yeah." I said. "This is too good to be true! No one ever ask me or any of us to perform what we've got." Said Jack.

Now, Jack seems to be encouraged and becomes vivid. He leans forward to me.

"Uhuh—" I said.

"So, shall I begin?" Said Jack.

"Absolutely!" I smile.

p23

Here I am...

p24

I wonder why there is a huge ball right at the entrance. I'm going to push it away.

Hold on, dear. I'm Paul, the ball; also the guider of this trip. And I'll lead you in.

Excuse me, sir, I didn't expect this. Please forgive my carelessness. You look so soft and bouncing.

Aww...It's fine. Later I'll take you all the way through. But before that I'm going to show you something...

"Magic true, magic rule;  
Wonder magic, wonder world;  
Yet watch and listen carefully  
Tricky magic, tricky speaks,  
Waste magic, waste land;  
Thrice calling to be right,

Follow by heart 'I-Me-My;'  
Easy finding, easy out,  
Wonder magic, wonder world,  
What'd you believe and to believe."

p25

What?!

1, 2, 3, 4, 5 nose into carrot cone

p26

No—! Give my nose back.

I'm sorry my dear; I thought you would like it. I have no idea to undo the spell, so you must find out the answer by yourself. And actually you look nice with the nose. It's not bad to have it. You'll get used to it soon.

Chiao—

Good girl, please don't cry. I wish I had arms to hug you. But don't be too sad; if you believe your nose will come back, then...think, and try to believe.

It's ridiculous, and I hate carrot...

Come on girl! Cheer up, be brave. Try! You will know.

Well, I remember Paul gave me some words...umm...here.

I'm Idie from the Hen Valley. I'm a human being not anyone here in this magic world...and the carrot cone is just a cone made of carrot, so I can eat it up!

Hahaha—Nice, Idie! You did it!

p27

And little by little, this carrot cone was gone and appeared the girl's nose.

Congrats! Idie, let's jump to the next magic, shall we? Keep this heart and I bet you will enjoy the time here.

Hang On Tight!

Not again

O—hohohohoho

p28

"Take it easy, my dear. We are lucky to meet the Absolute Hole. It shows up very rarely. The Absolute Hole is the most pleasant but vicious place. You might become a fairly

simple form inside, and you'll feel happy, and start to forget everything. A form doesn't have to eat, to read, to feel, to worry...to do anything. You may see a lot of forms there, yet remember, that's all, nothing more. I'm sorry that this time, I cannot go with you because anyone who ever went and out is unable to go through again. They know too much...though the Absolute Hole is always changing...Best luck, idie, I believe that you can do it. One good thing of Absolute Hole is that it sends you out of here and there, if you pass through. Remember my words, to believe in." Paul said.

"O...OK, thank you, Paul. And could you give me any other hint?"

"Dear Idie, I really wish to, but I cannot. Here is what I can pass on you: 'Waste magic, waste land; be not afraid to chance the rule. 'Tis your way to get the road'."

p30

"Oh my!" What am I doing here?

"Magic land, magic land; waste magic, waste land!" Who are you? How did you get here? Do you miss your home? Do you want to come with me?

No! Keep focused! The sound makes me feel sleepy. No! Focus! Focus! What happened to all of them? What happened to Paul? Is that true that these shapes can't think anymore?

p32

Thank you Idie. I never thought that I would come back again. As I lost my effort to shake my tail, the Absolute Hole then devoured me. Now I won't let of my faith. Let's get out of here! Idie keeps singing!

I'm really happy for us, but what about the rest of them? Is there any way to save them from here? I have no idea how to wake them up, since they didn't respond when you sig the song...but...maybe...let me try something.

p33

Mr. Snake keeps swallowing the sleeping shapes and finally he had his first bite on the Absolute Hole. The space starts to shiver more. Yet what seems to fall apart is getting on the right track.

p34

Mr. Snake keeps swallowing. He ate up the entire Absolute Hole and he continues his pace. Now he starts to swallow his own tail. At this moment, I find myself become a watcher in this scene, like I'm observing a serene night sky. I look down...inside the circle...

p35

I decide my last jump. This time, I think of nothing, because there is nothing to fear or prevent from. I jump without hesitation, without expectation, but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elf. And so I jump.

p37

“Wake up, Idie.” “I’m Home!” “Welcome back!” “I miss you so much—”

p38

From here to there earth to ocean, six isles are in one. Green lives grow; floating friends weave; gentle freedom knows all. It’s the view tells so—the rhythm of life.

p39

Then she is about to be awake; flows the time, sits the girl. It’s not to see, but to be. In the inside, along the shore, where the sun never sets and the light never ends.

p40

“There us no beginning ‘n no end.” Says the girl, says the fish.

“This is the cloud that beneath the earth of heart, beyond the sky of soul, ‘n between the ocean of one.” Smiles the fish, smiles the girl.

“In all the O, to north and south, shall reveal the tree of light, by none and fun, to east and west, shall merge the real into life.” chants the girl, chants the fish.

p41

By and by, her ocean seems broader.

‘n six isles come closer, like an unspoken sign who

Swims humbly toward the sense,

Dwells gently by the feeling, ‘n shelter silently in the awareness.

p42

And the suns, the moons, the stars are dancing with each and every wonder world, chanting we will, we will, we call and we know, all the way home.

p43

The woods, the fish, the girl, the isle, everything, every thing keeps falling, and falling and reconstructing and falling and reconstructing.

p44

And so we beg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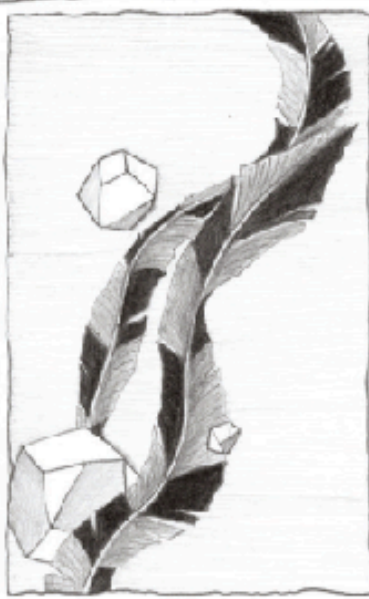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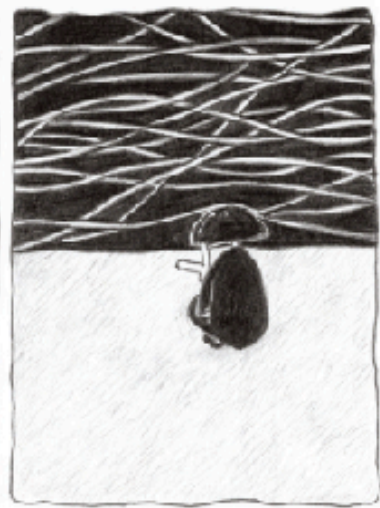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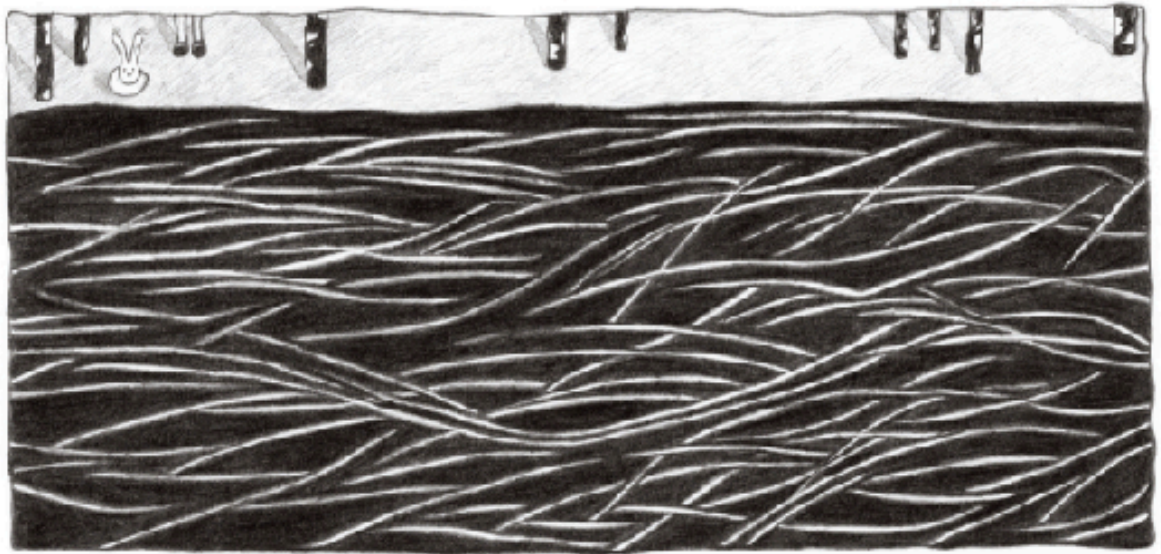


附錄三

"I SEE A SAFE JOURNEY,  
I SEE A SAFE RETURN."  
BY TENZIN GYATSO, THE 14TH  
DALAI LAMA, IN KUNDUN (1997)

THIS IS A PLACE WHERE ONLY PEOPLE IN OUR VILLAGE KNOW. WE CALL IT "BLACK LAKE." EVERY CHILD HERE HAS THE SAME MEMORY — NOT TO BE THERE ALONE — AND WHEN THE CHILDREN GROW UP, THEY TOLD THEIR CHILDREN TOO. THEN GENERATION BY GENERATION, ALL THE VILLAGERS FROM VALLEY HEN TAKE THE "BLACK LAKE" AS A TABOO PLACE, ESPECIALLY FOR KIDS, BECAUSE WE ARE YOUNG, ENERGETIC AND FULL OF CURIOSITY.

MY PARENTS AND SISTER WERE GONE THIS AFTERNOON. I'VE BEEN WALKING FOR THE LAST FEW HOURS, AND NOW, IT'S GETTING DARKER. I LEFT THE HOUSE, FEEL NOWHERE TO GO, SO I CAME TO THE BLACK LAKE. A SENSE OF CALLING BY THE LAKE, LIKE THE LONG LASTING YET NOT ENDING OF THE IRON BELL RINGING, DRAWS ME TO THE BLACK. ANYWAY, AT LEAST I AM NOT ALONE. MY PET RABBIT IS WITH ME, WARM AND SOFT.











"WHAT ARE YOU MY DEAR?" ASKED THE BEAUTIFUL CREATURE.

"I'M A HUMAN BEING." SAID THE GIRL. "AND MY NAME IS ID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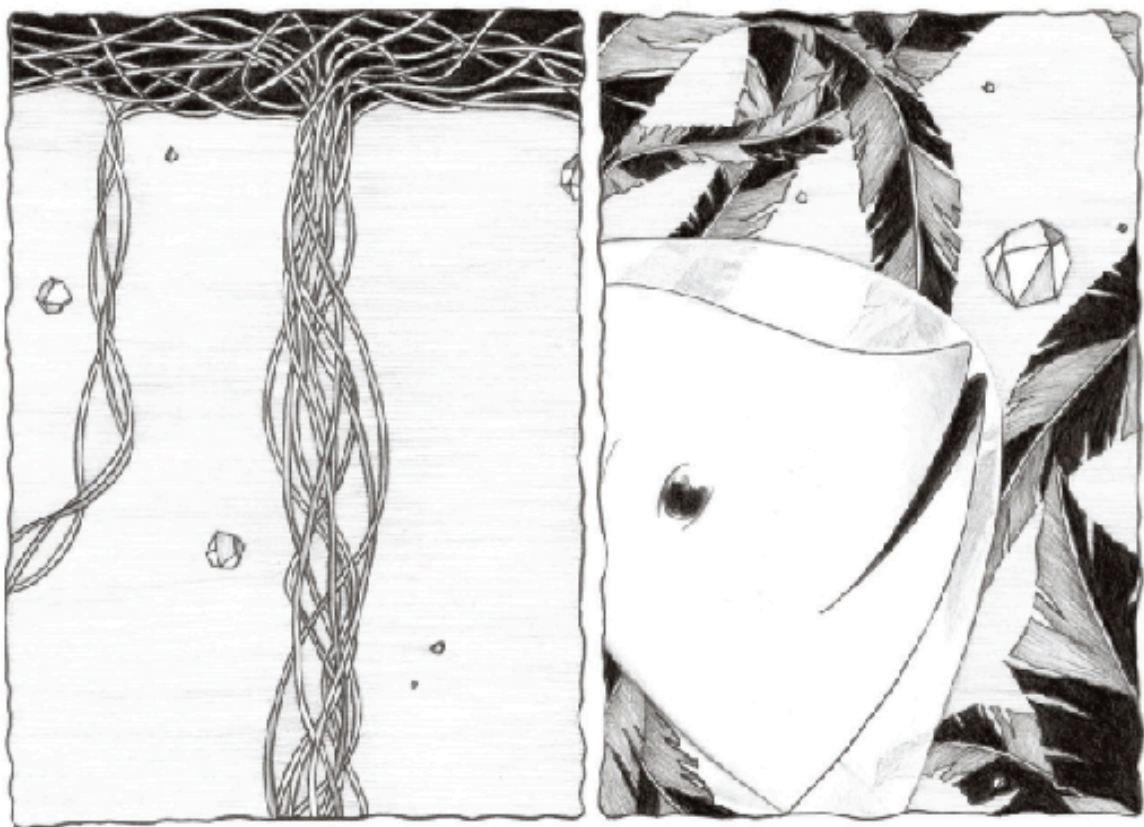
"NICE TO MEET YOU IDIE, I'M MAGI. WHERE ARE YOU FROM? I NEVER SAW ANY CREATURE LIKE YOU BEFORE. BUT I LOVE YOU ALREADY." MAGI SMIL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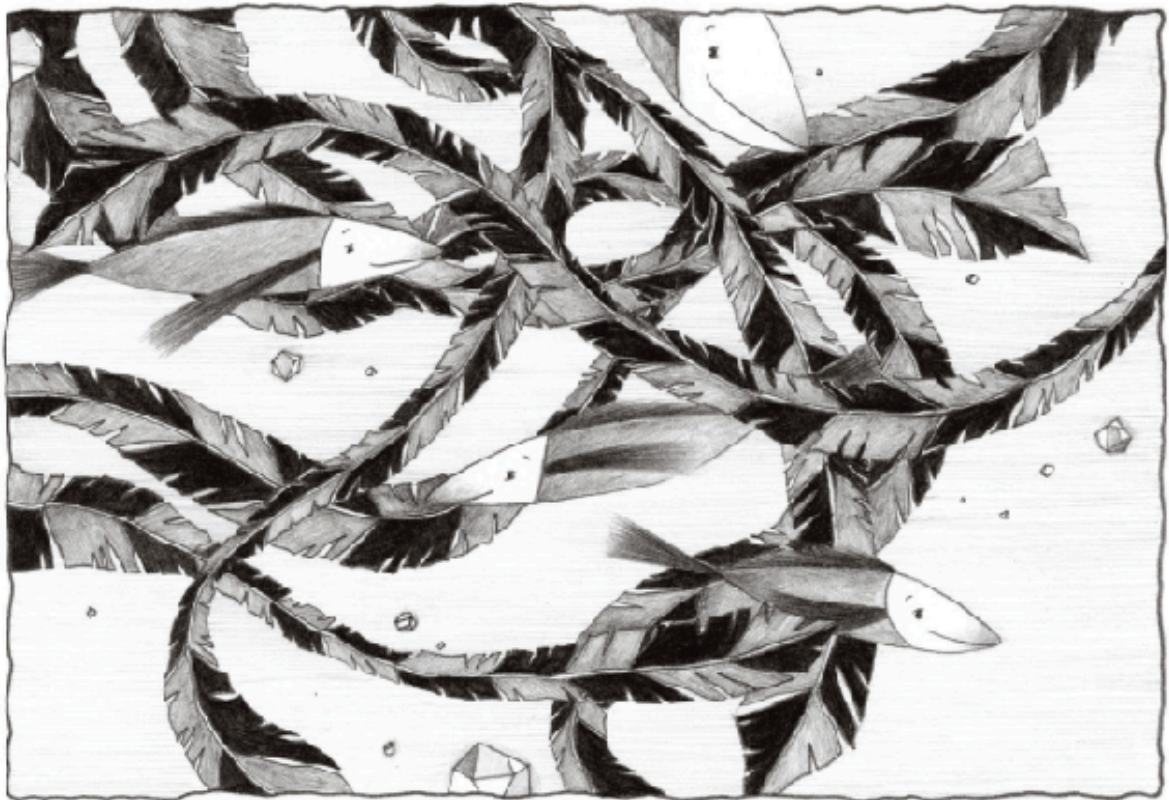
"I'M FROM THE EARTH, AND I JUST FALL DOWN FROM ABOVE. I THOUGHT THIS IS A LAKE BUT IT IS NOT. WHAT IS THIS PLACE?" ASKED BY CURIOUS IDIE.

"HERE WE CALL IT — ONE."

"WHY DO YOU CALL IT ONE? THERE ARE MORE THAN ONE THING, LIKE YOU, THE FLOATING STONES, THE FISH AND PLANT." SAID IDIE.

"WELL MY DEAR, WHAT YOU SEE DO LOOK LIKE MANY AND SEPARATE, BUT ACTUALLY THEY ARE ALL IN ONE, THE ONE, WE ARE BONDED WITH EACH OTHER. LET ME SHOW YOU SOMETHING." LEAD BY MAGI.





"YOU SEE THIS PLANT. IT GENERATES FOOD FOR ME. THIS FOOD WILL GIVE ME THE POWER TO HEAT UP THE ONE AND KEEP MY FEATHER SOFT AND CLEAN, SO THAT MY FISH FRIENDS WILL HAVE A NICE PLACE TO REST, AND KEEP THE SYSTEM RIG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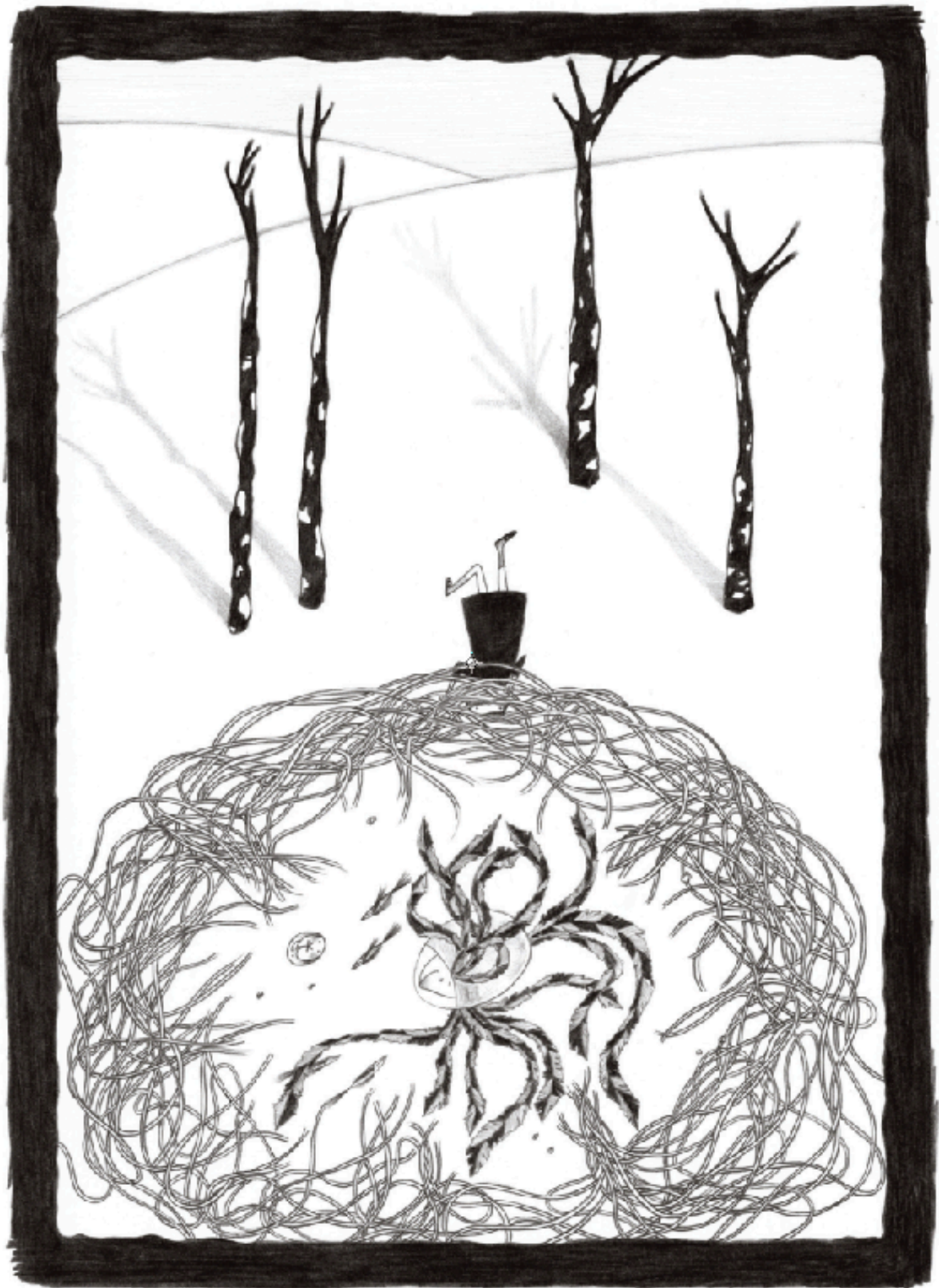
FISH FRIENDS WILL MAKE SURE THE PLANT IN GOOD CONDITION. IF THERE IS ANY PART THAT THE PLANT FEELS UNWELL, THEY'LL GO HEAL THEM. THEY ARE THE HEALERS." TOLD BY MAGI.

"AHA! I GOT IT; ONE IS LIKE A FAMILY, SO BOTH MAGI AND THE PLANT WILL BE THE FATHER AND MOTHER WHO PROVIDES A COMFORTABLE PLACE AND WORKS FOR THE FAMILY. WE KIDS LIKE THE FISH ARE BEING PROTECTED, LOVED AND TO LOVE.

AND BY THE WAY, WHAT IS THAT THING IN THE FORM OF MOON AND SUN?" SAID IDIE.

"OH, THAT'S OUR WATCHER. THEY ARE ALWAYS SLEEPING, BUT WHEN THEY OPEN THEIR EYES, THAT MEANS WE HAVE AN INTRUDER, AND I HAVE TO SEND YOU TO THE OTHER SIDE" SAID MAGI.





9

"WHAT?! WHAT DO YOU MEAN 'THE OTHER SIDE'? WHERE IS IT; IT SOUNDS HORRIFYING." IDIE IS SCARED.

"OH Haha, THERE IS NO WORRIES, IDIE ; ACTUALLY, IT'S MUCH MORE FUN THERE, AND YOU MUST KNOW. THE SAD THING IS, I COULDN'T SEND MY WHOLE SELF OUT OF ONE AND I WISH I COULD TAKE A JOURNEY TO THE OTHER SIDE. THOUGH THE ONE LOOKS VERY SIMPLE, IT CANNOT LIVE WITHOUT ANY PART LOST. SO DON'T BE AFRAID." SAID MAGI.

"OK," SAID IDIE "NO CHEATING?"

"NEVER." SMILE MAGI. "THEN CLOSE YOUR EYES, MY DEAR IDIE. THIS IS THE DEAL, SO THAT THE DARK WILL NOT SEE YOU AND YOU'LL PASS IT QUICK. NOW I'M GIVING YOU MY WORDS AS YOUR SPECIAL PROTECTION — REMEMBER US, REMEMBER OUR ONE; THOUGH WE CAN ONLY MEET FOR ONCE, YOU ARE THE ONE. THEN REPEAT AFTER ME BY HEART, AND OPEN YOUR EYES." PATIENTLY TOLD BY MAG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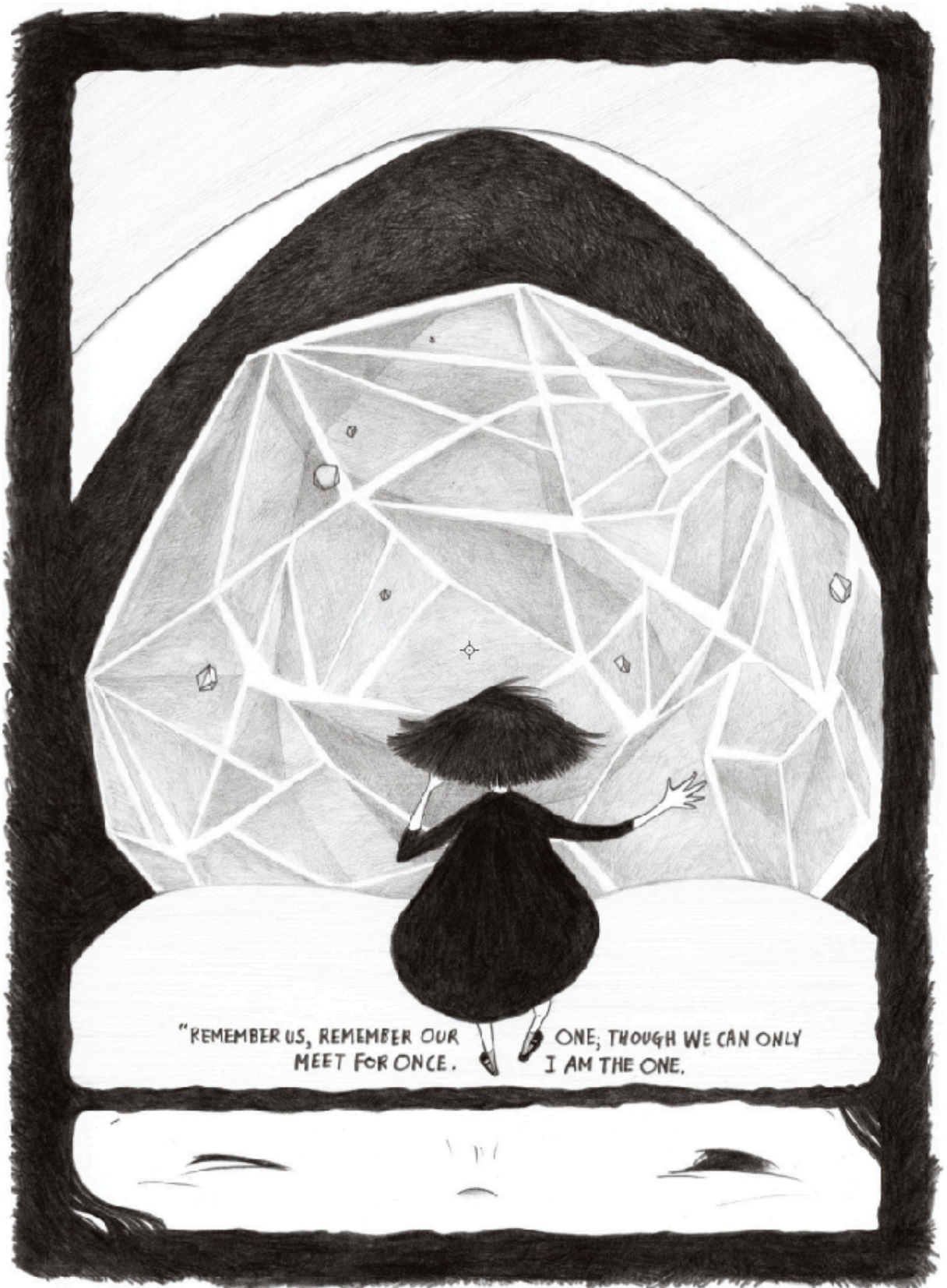
"BUT I WANT TO SEE, JUST A LITTLE GLANCE" SAID IDIE.

"IF YOU CHOOSE TO, THEN YOU HAVE TO PAY THE CONSEQUENCE DEAR IDIE. BUT DO NOT FORGET, NO MATTER IN WHICH SITUATION, I'M ALWAYS WITH YOU." SAID MAGI.

"OK, I KNOW." REPLIED IDIE.

"THEN I SHALL BEGIN." MAGI SAID.





"REMEMBER US, REMEMBER OUR MEET FOR ONCE. ONE; THOUGH WE CAN ONLY I AM THE ONE.

||





"WHERE AM I? THIS PLACE IS SO DARK. I MUST DROP INTO THE DARK. HEY!!! (NO ECHO) HHHHEEEEEEEVVVY——"



"HELLO——, HHHHEEEEEEEEEELLLLLL LLLLLOOOOOOOOO——,"  
 (STILL NO ANSWER) "PLEASE, ANYONE, IS ANYONE THERE? TALK TO ME, OR JUST MAKE ANY SOUND, ANY VOICE, PLEASE. (STILL NO ANSWER...)" "WHAT CAN I DO? AM I STILL ME? OR I BECOME THE DARK?"  
 SO THE GIRL CHECKED HERSELF. "I CAN FEEL BOTH MY HANDS, TOUCH MY FACE. MY FACE CAN SENSE MY FINGERS. NOW I LIFT MY FEET AND I CAN FEEL MY TOES.



"UMMMHUHH....." THERE IS A LOW AND HEAVY SOUND. "IS THAT YOU? SIR DARK (NO ANSWER) OR MY STOMACH?"

◇ I AM STILL ME. I KNOW.

I CAN FEEL MY SLIGHTLY ANGLED LITTLE FINGERS.

I AM STILL ME."



"AM I SHOUTING?" THE ONLY THING I CAN HOLD ON IS MY VOICE. RIGHT NOW, I COULDN'T EVEN FEEL ANY SENSE FROM OUTSIDE, IN THIS DARKNESS. O' THIS IS SO TERRIFYING. I SHOULD'VE LISTENED TO MAGI TO CLOSE MY EYES.....







" HHHHHHEEEEEELLLLLL  
 LLLLLOOOOOO ———  
 ANYONE ——— !!!!!!  
 PLEASE... IS ANYONE  
 THERE? WHAT SHALL  
 I DO.....



RIGHT NOW, A SENSE OF  
 FEAR AND LOST COMES TO  
 ME. I'M AFRAID THAT I  
 WILL BE TRAPPED IN THIS  
 DARKNESS FOREVER, AND  
 AT THE SAME TIME, A SCARY  
 QUESTION COMES UP TO MY  
 MIND. "AM I DEAD?"



I'M FACING THE DARK-  
 NNESS, THERE IS NO  
 OTHER THING, PEOPLE  
 OR CREATURE; ONLY ME  
 AND THIS DARKNESS. I'M  
 WATCHING THIS DARK-  
 NNESS; THERE IS NOTHING  
 MORE AND NOTHING LESS;  
 ONLY ME AND THIS DARK-  
 NNESS. JUST LIKE THE TIME  
 WHEN I FALL ASLEEP, IT  
 WAS ALL DARK, AT THE  
 BEGINNING; SO MAYBE  
 I'M IN A DREAM? AM I ?  
 AM I NOT? ("PA!") BUT  
 IT HURTS.....

THERE IS NO NEED TO SEE, NO  
 NEED TO SMELL, NO NEED TO  
 TOUCH, NO NEED TO TASTE,  
 NO NEED TO LISTEN, BECAUSE  
 I'M SQUEEZED IN THIS DARK-  
 NNESS. SO NOW I DECIDE TO  
 DROP MYSELF OFF, OF THIS DARK.



NO, NO, I'M NOT. I CAN  
 STILL TALK, I CAN STILL  
 THINK, I CAN STILL TOUCH,  
 TOUCH MY BODY, I STILL  
 HAVE THE FEELINGS... OF  
 ... OUCH... HURT, OF FEAR  
 ... BUT, WHAT DOES IT LIKE  
 AFTERLIFE? DO DEAD PEOPLE  
 STILL FEEL THE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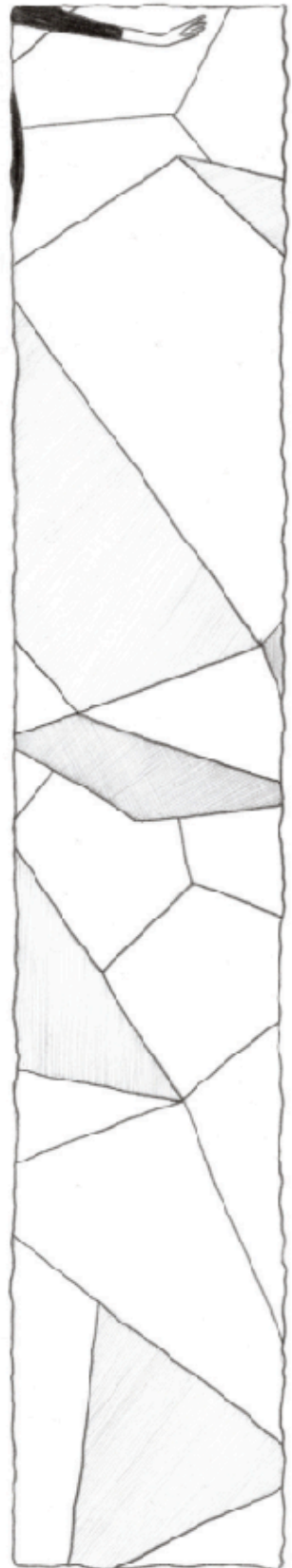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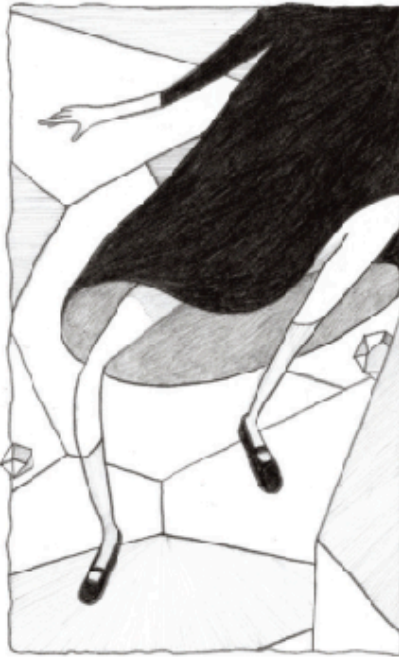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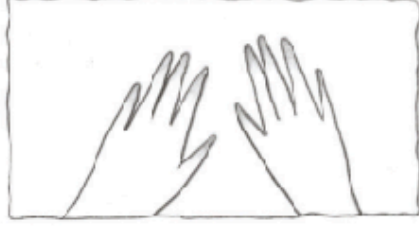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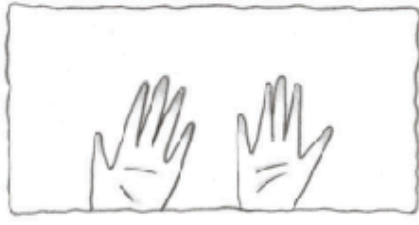
HARDLY I CAN TELL. THERE  
 IS SO LITTLE THING I KNOW  
 BUT NOW I SOMEHOW REALIZE.



SO I CLOSE MY EYES. CLOSE  
 MY SENSES. AND NOW I AM IN  
 MY DARKNESS. I'M IN MY DARK-  
 NNESS? YES! I'M IN MY DARK-  
 NNESS! THEN SHALL I TURN  
 THIS DARKNESS OFF. TO MY  
 OWN, IN MY O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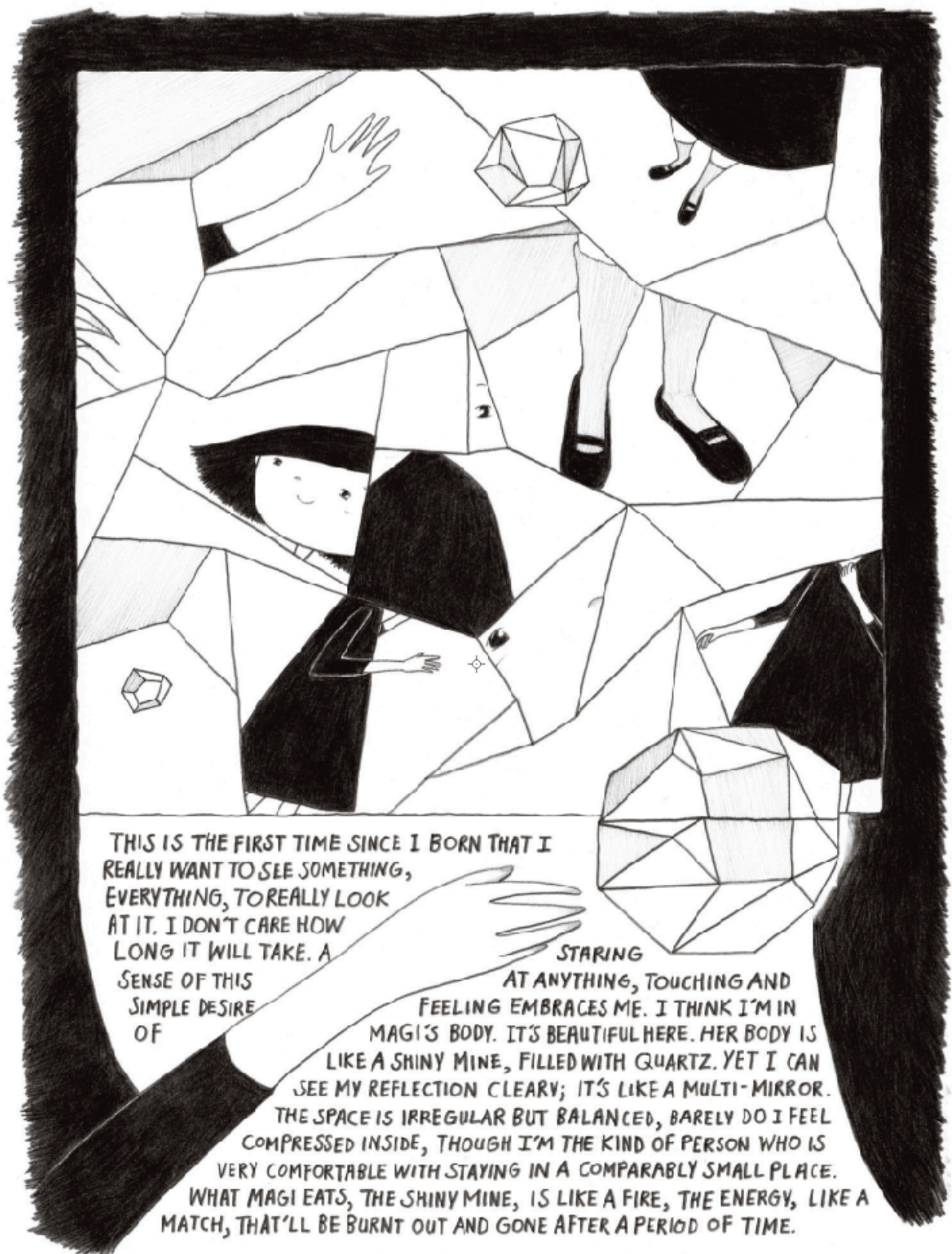


I'M IN THIS DARKNESS.  
 THERE IS NOWHERE TO ES-  
 CAPE; ONLY ME AND THE DARK.



I'M BACK! I'M BACK FOR REAL!  
 ALL THINGS ARE JUST RIGHT.  
 I'M SO GLAD TO COME BACK.  
 I FEEL MYSELF FULLY. I AM  
 REAL, HERE AND NOW, I 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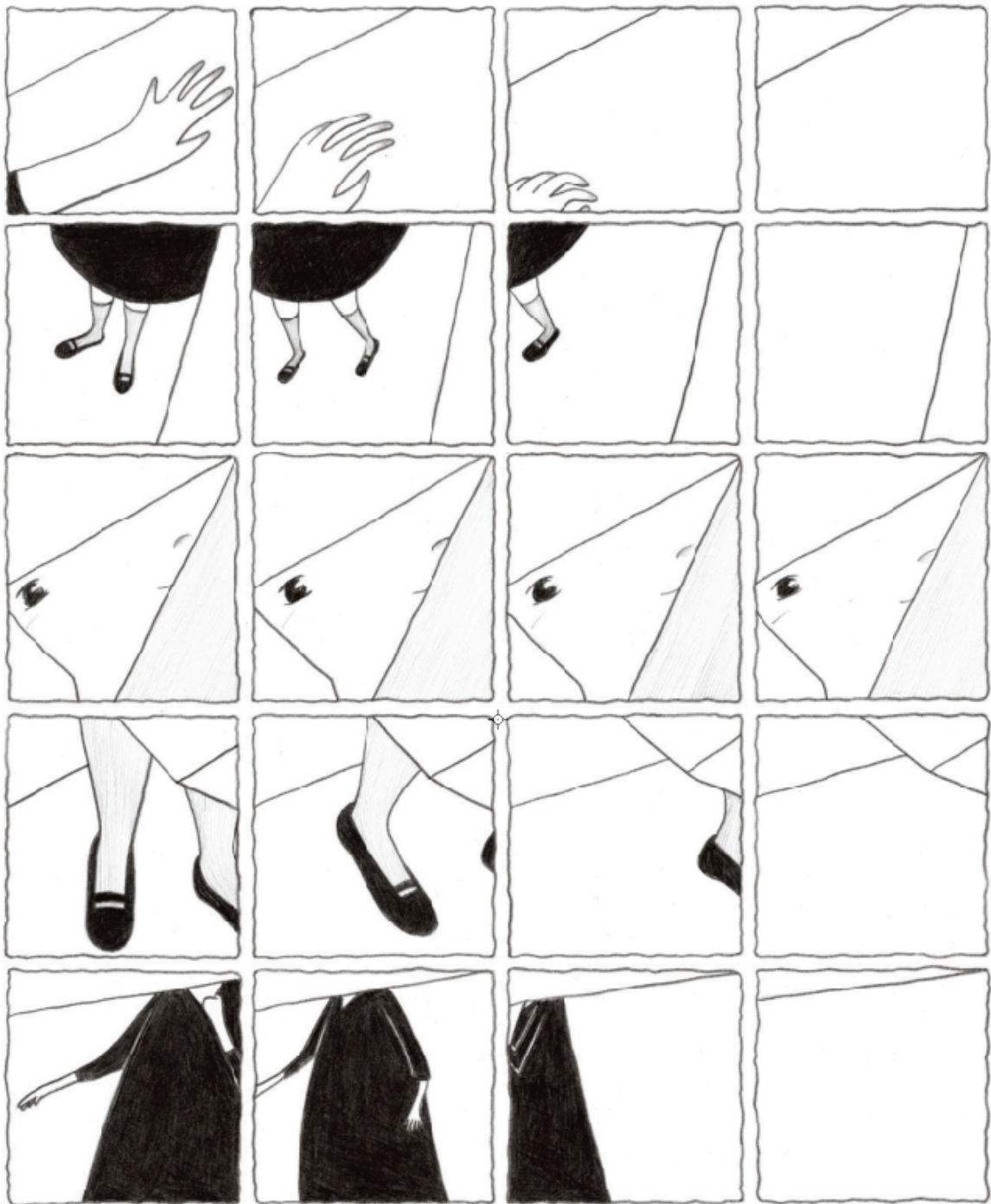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SINCE I BORN THAT I  
REALLY WANT TO SEE SOMETHING,  
EVERYTHING, TO REALLY LOOK  
AT IT. I DON'T CARE HOW  
LONG IT WILL TAKE. A  
SENSE OF THIS  
SIMPLE DESIRE  
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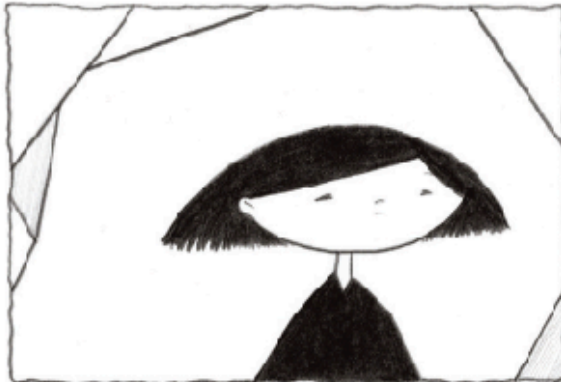
STARING

AT ANYTHING, TOUCHING AND  
FEELING EMBRACES ME. I THINK I'M IN  
MAGI'S BODY. IT'S BEAUTIFUL HERE. HER BODY IS  
LIKE A SHINY MINE, FILLED WITH QUARTZ. YET I CAN  
SEE MY REFLECTION CLEARLY; IT'S LIKE A MULTI-MIRROR.  
THE SPACE IS IRREGULAR BUT BALANCED, BARELY DO I FEEL  
COMPRESSED INSIDE, THOUGH I'M THE KIND OF PERSON WHO IS  
VERY COMFORTABLE WITH STAYING IN A COMPARABLY SMALL PLACE.  
WHAT MAGI EATS, THE SHINY MINE, IS LIKE A FIRE, THE ENERGY, LIKE A  
MATCH, THAT'LL BE BURNT OUT AND GONE AFTER A PERIOD OF T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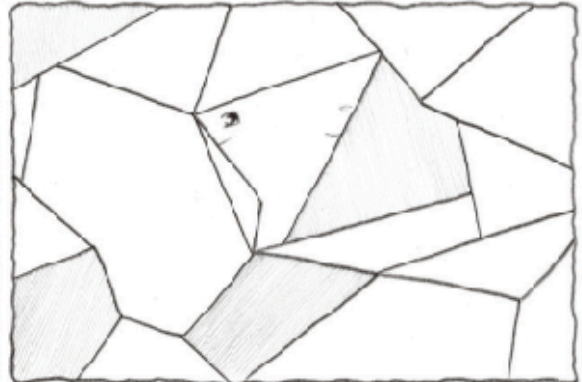


RIGHT HERE, RIGHT NOW, LOOKING AT THE DIFFERENT PROPORTION OF MYSELF FROM THE MIRROR BECOMES UNREAL. EVERY PART OF ME SEEMS TO HAVE THEIR OWN MINDS; THEY THINK, THEY ABANDON, THEY GATHER, THEY REACT. I HAVE NO IDEA THAT FOR HOW LONG I CHECK EVERY MIRROR, EVERY PIECE OF ME; AND STRANGELY I FIND MYSELF EXPECTING FOR THE IMAGES TO REPLY. I FEEL A BIT CRAZY ABOUT WHAT I'M THINKING OF, YET I FEEL SO NATURAL AND RELEASED. THEN, THEY REACT AND WALK AWAY. THEY WALK AWAY?! WA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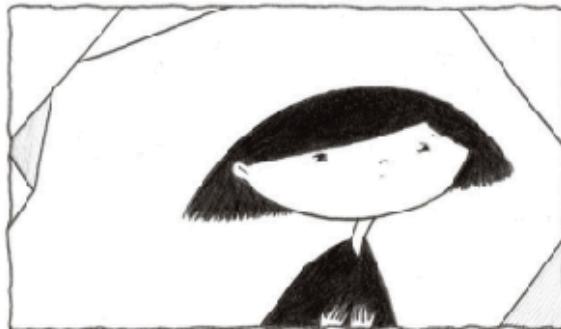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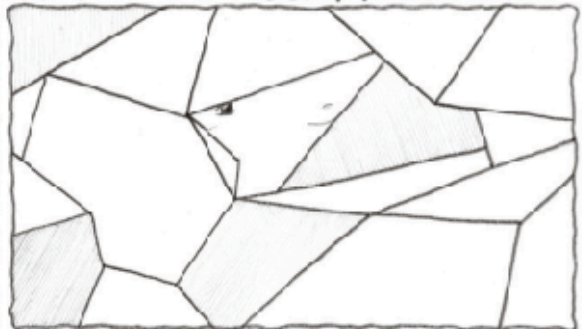
DON'T LEAVE ME ALONE HERE. COME BACK... YOU'RE ALL GONE. WHERE IS... ME?



NOT EVERYONE. I AM STILL HERE, WITH YOU, AS ALWAYS. AND DON'T BE SILLY. YOU ARE HE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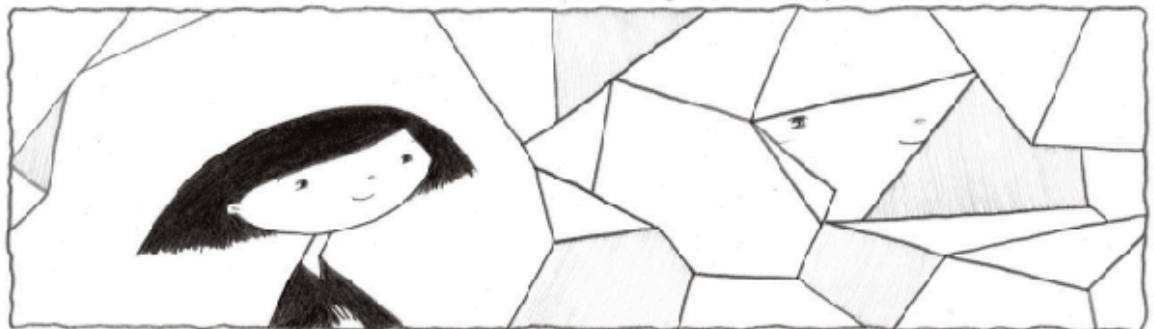


WHO ARE YOU THEN? YOU SHOULD BE ME, RIGHT? YOU LOOK EXACTLY THE SAME AS ME.



I'M ALSO ONE OF YOU, MY DEAR; AND YES, YOU CAN SAY THAT I AM YOU. THOUGH FOR SOME REASONS, I'M NOT TOTALLY THE SAME ONE AS YOU, AND FOR THIS REASON, I CANNOT LEAVE YOU, I HAVE TO STAY WITH YOU; AND YOU MY DEAR, HAVE TO STAY WITH ME. THIS IS THE RULE, TAKE IT AS A GAME; LATER YOU'LL UNDERSTAND. DON'T BE WORRIED ABOUT THE REST OF THOSE WHO WERE GONE, BECAUSE IT'S YOU, OR MORE CORRECTLY, US, WHO LET THEM GO. THEY ARE NOT NECESSARILY NEED TO STAY, THEY ARE JUST IMAGES; FLAT AS SHEETS OF PAPPER. THEY GROW BUT FADE AWAY UNCOMMONLY FAST. AGAIN, YOU'LL SEE, YOU'LL SEE.

BUT WHAT HAPPENED? WHERE ARE THE REST OF MYSELVES GOING?



WELL THEN, I TRUST YOU. MY FEELING TOLD ME TO, AND SO I TRUST YOU, BUT NOT ONLY MY FEELING, THERE'S SOMETHING MORE. I KNOW, TO BELIEVE IN YOU.

WHAT?

ME TOO! ARE YOU GO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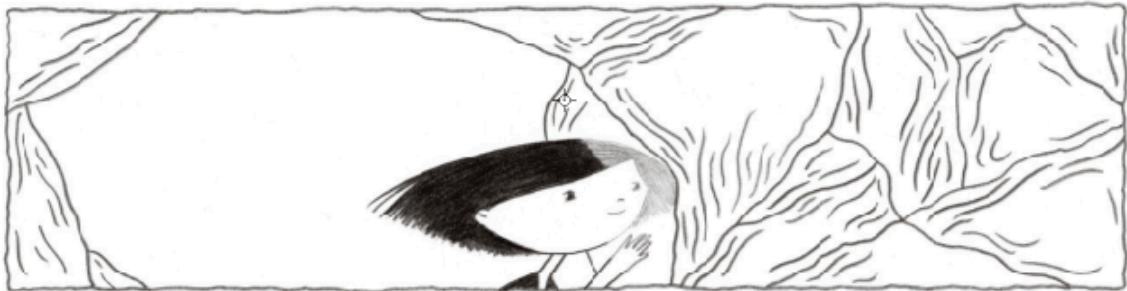
I WILL AND I AM, I AM WITH YOU.

COME, COME!

IT'S TIME, I'M GLAD THAT MAGI GAVE US THIS PRESENT. I'M SO HAPPY TO MEET YOU IN THIS FORM.

NO, NEVER. I'LL NEVER LEAVE YOU, MY DEAR. BUT I'M AFRAID THAT SOON I'LL LOSE MY FORM, BECAUSE IT TAKES TOO MUCH ENERGY. YET, REMEMBER, I'M ALWAYS BESIDE YOU, REMEMBER.

COME, COME! MUCH CLOSER. BE PREPARED. AND KEEP YOUR FAITH.



SO I STEP CLOSER TO ME, AND CLOSER, AND CLOSER. AT THE SAME TIME, THIS IRREGULAR SPACE BECOMES UNSTABLE. I CAN TELL THE MIRROR WALLS TWISTED AND THE GROUND START MELTING. BUT I DON'T CARE MUCH ABOUT IT. I STEP MUCH CLOSER NOW, AND INSTINCTLY STRETCH OUT MY ARMS TOWARD THE WALL. MY INDEX FINGER NOW CAN TOUCH THE SURFACE, AND JUST AT THE MOMENT, I FEEL THE IMAGE OF ANOTHER ME GONE, LITERALLY GONE, BUT NOT MENTALLY. I KNOW. I KNOW. NOW I AM NOT SURE IF GOING INSIDE WILL BE DANGEROUS OR NOT, YET I DECIDE TO WALK 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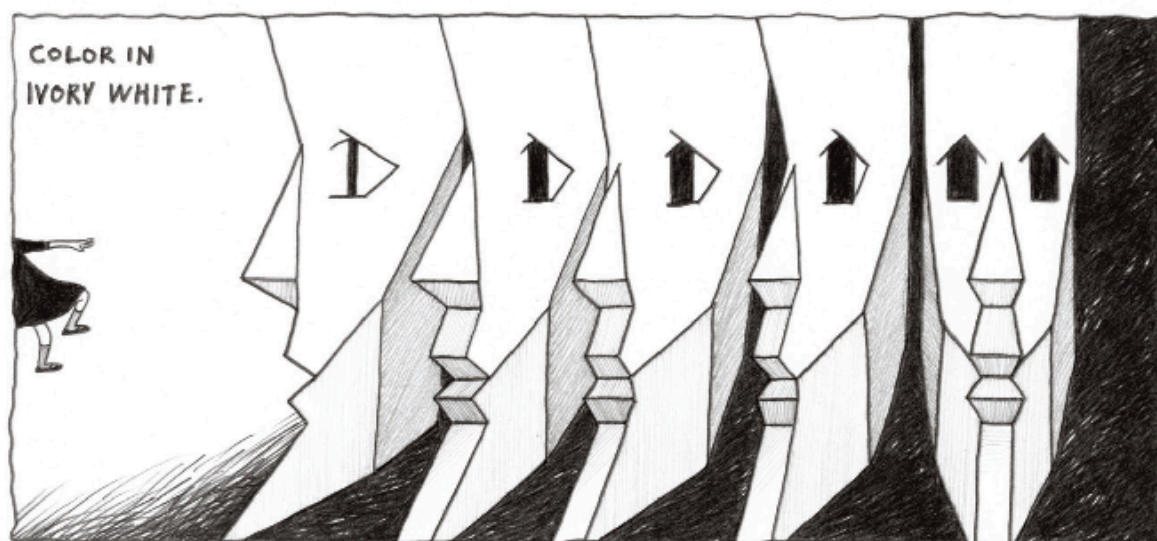
FUL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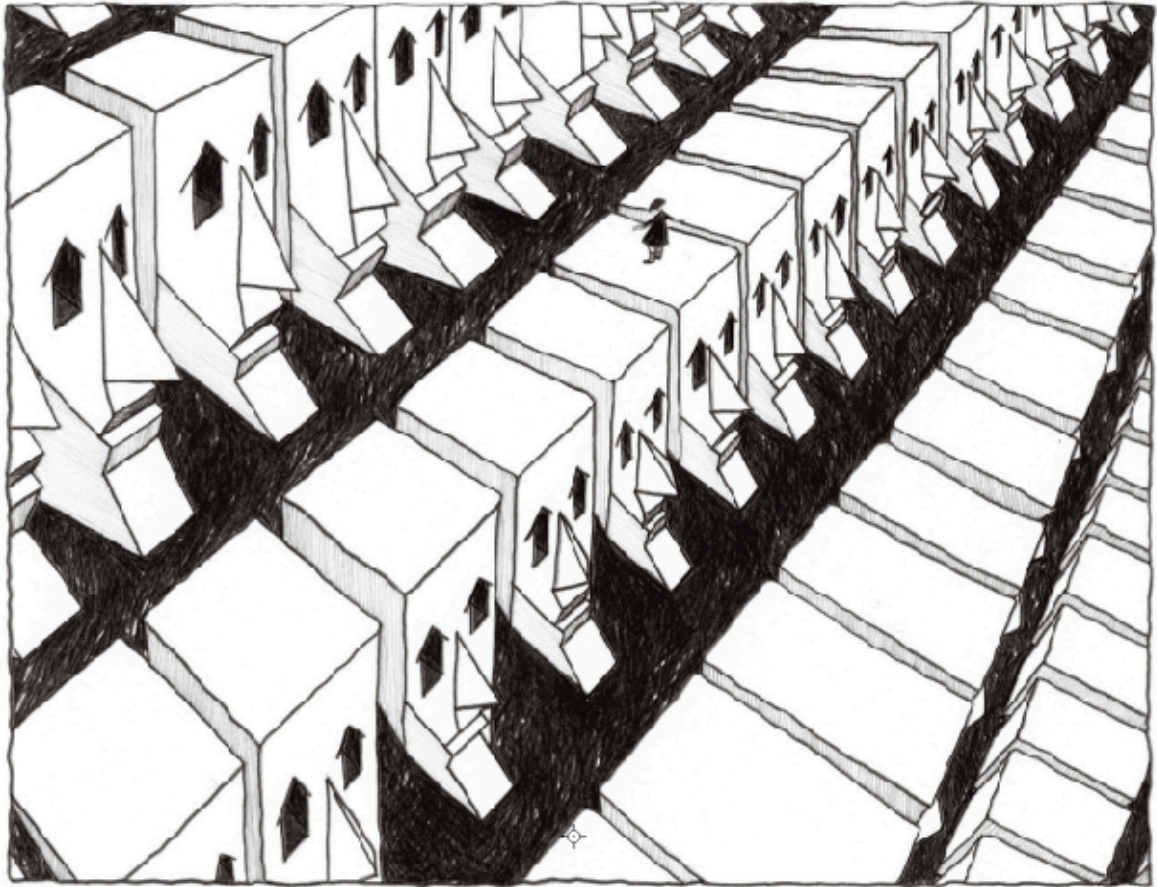


SOON, I SLIDE INTO A NEW PLACE. IT'S ALL GRAY HERE, EVERYTHING! AND THE COOLEST THING IS THAT I'M FLOATING; THE GRAVITY IS DIFFERENT FROM HOW I EXPERIENCE ON EARTH, SO MAYBE I'M ON THE MOON. I THINK I REALIZE HOW ARMSTRONG STEPPED OUT HIS FIRST STEP FEELS LIKE. IT'S AWESOME! IT'S A BIT LIKE SWIMMING IN THE WATER BUT WITHOUT WATER. WHAT IS HOLDING ME IS THE AIR, AND I QUITE LIKE IT.

WAAA — I WASN'T EXPECTED THAT THERE IS A HOLE AHEAD. AND A STRONG WIND GRABS ME THROUGH. AT FIRST, I THOUGHT I'M GOING TO DIE, LIKE A MOUNTAINEER FALLS FROM AN EXTREMELY HIGH AND SHARP ROCKY MOUNTAIN, BUT TWO SECONDS LATER, THE MOON GRAVITY BACK. I'M HELD SOFTLY BY THE AIR. LITTLE BY LITTLE, THE SCENE IN FRONT ME BECOMES CLEAR. THERE ARE COUNTLESS STATUE HEADS, STAYING IN THE AIR. THEY ALL LOOK THE SAME, SAME FACIAL EXPRESSIONS, SA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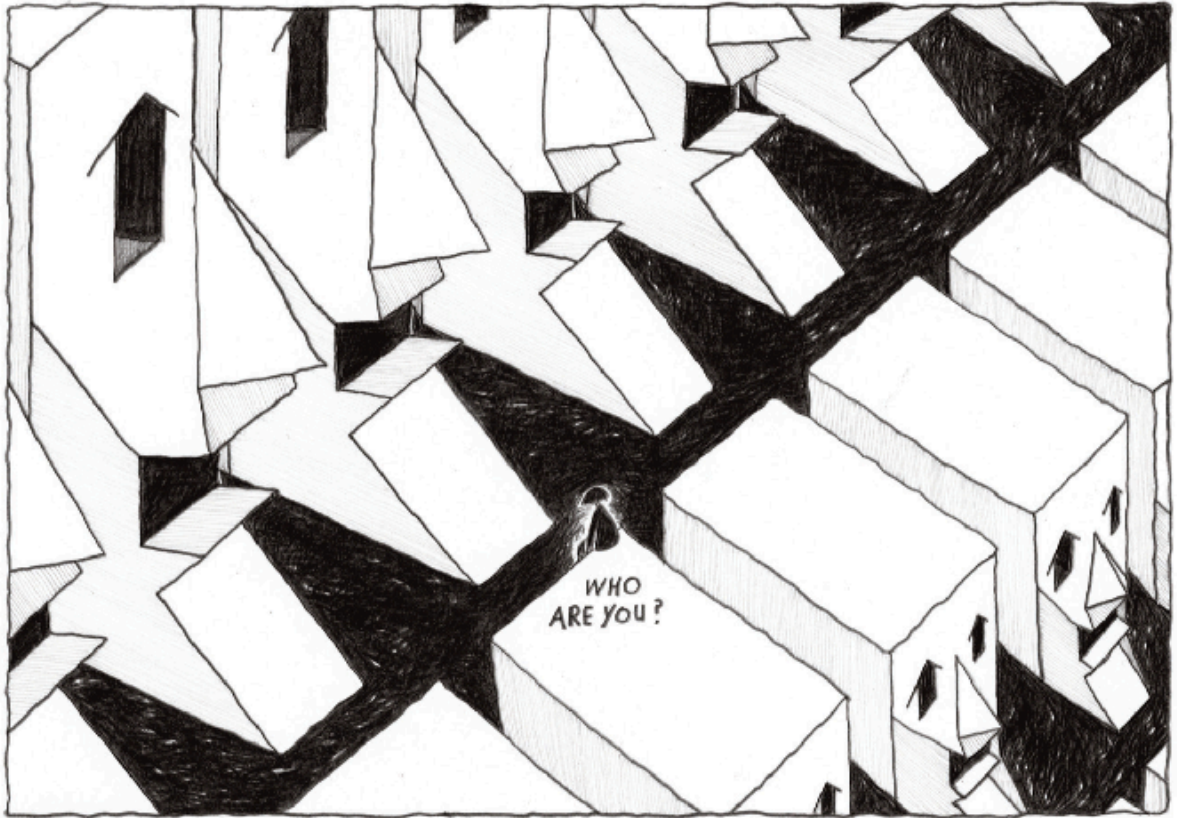


YET THE SCARIEST THING TO ME IS THEIR EYES. THE EYES ARE ALL THE SAME, HOLLOWED WITH THE SHAPE LIKE HOUSE. THEY ARE DARK AS THE BLACK HOLE; WHEN I SEE THEM, I FEEL A SENSE OF HORROR; IT SEEMS LIKE THEY ARE GOING TO CATCH ME AND LOCK ME INSIDE OR SOMETHING. EVERYTHING HERE IS GRAY, IN DIFFERENT LEVEL OF GRAY, NO EXCEPTION, LIKE A DOG PERCEIVING THIS WORLD. SIMPLY IN GR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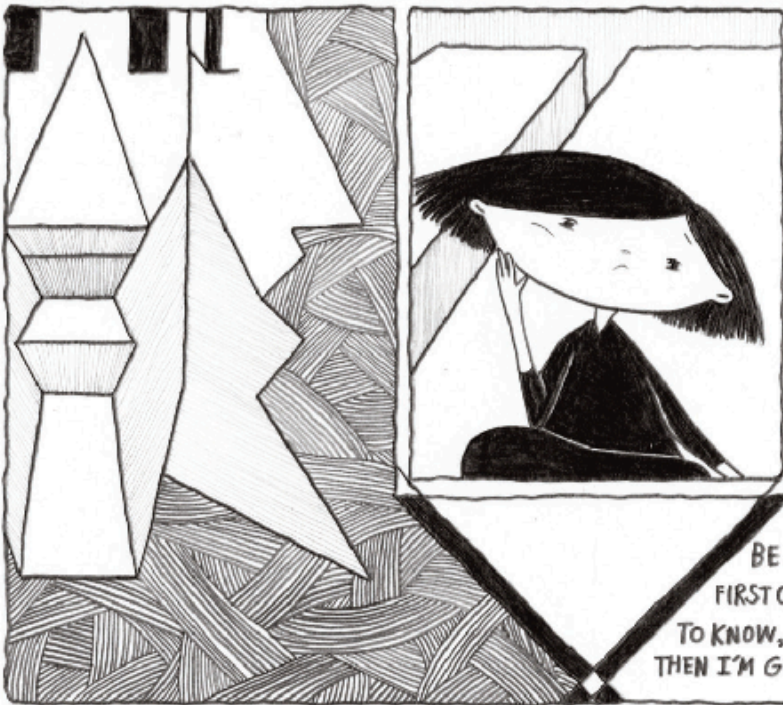
THERE IS SOMETHING MOVING. I'M NOT SURE WHAT IT IS, YET I FEEL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SOME THING NEAR AND... ALIVE. I WANT TO FIGURE IT OUT... I NEED 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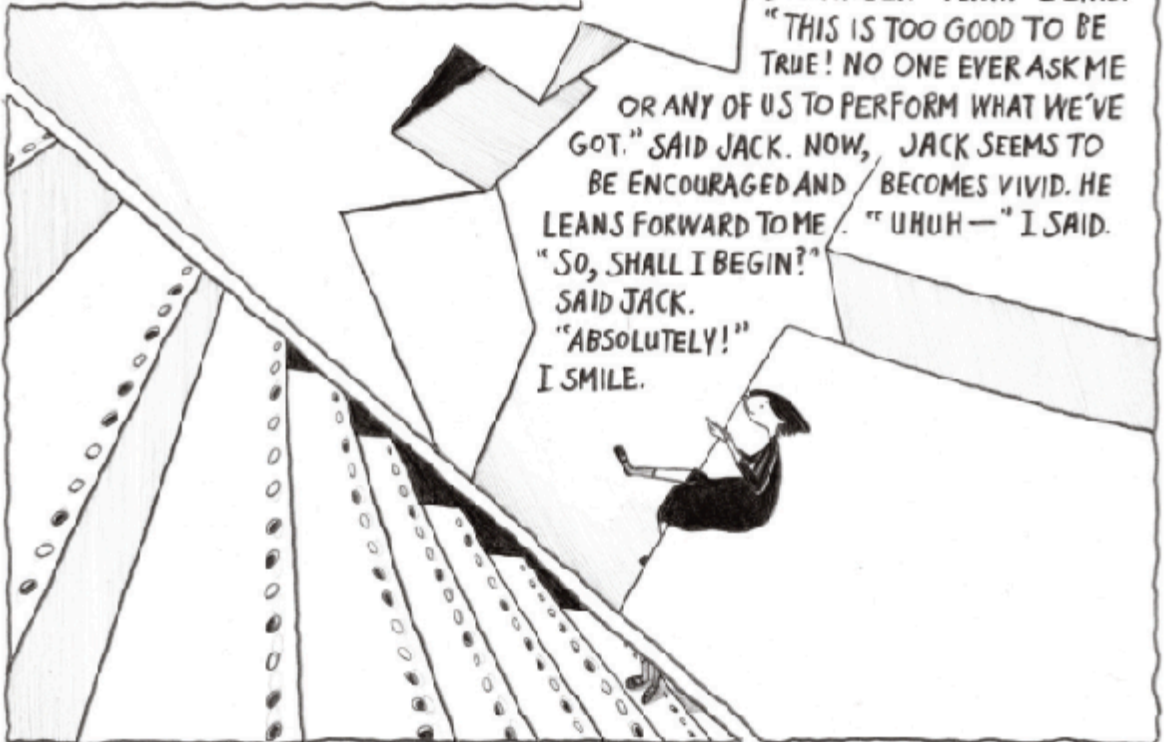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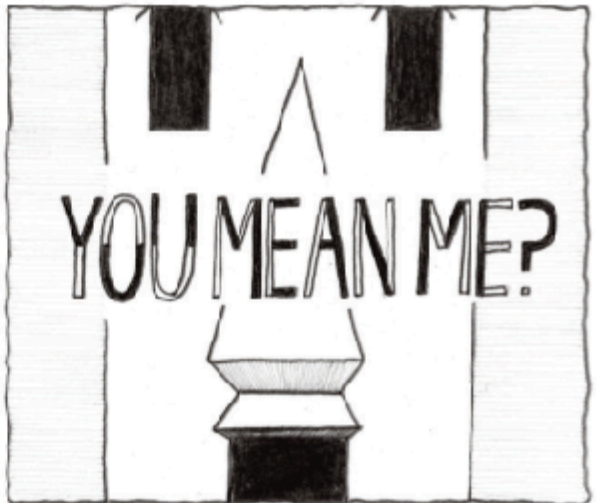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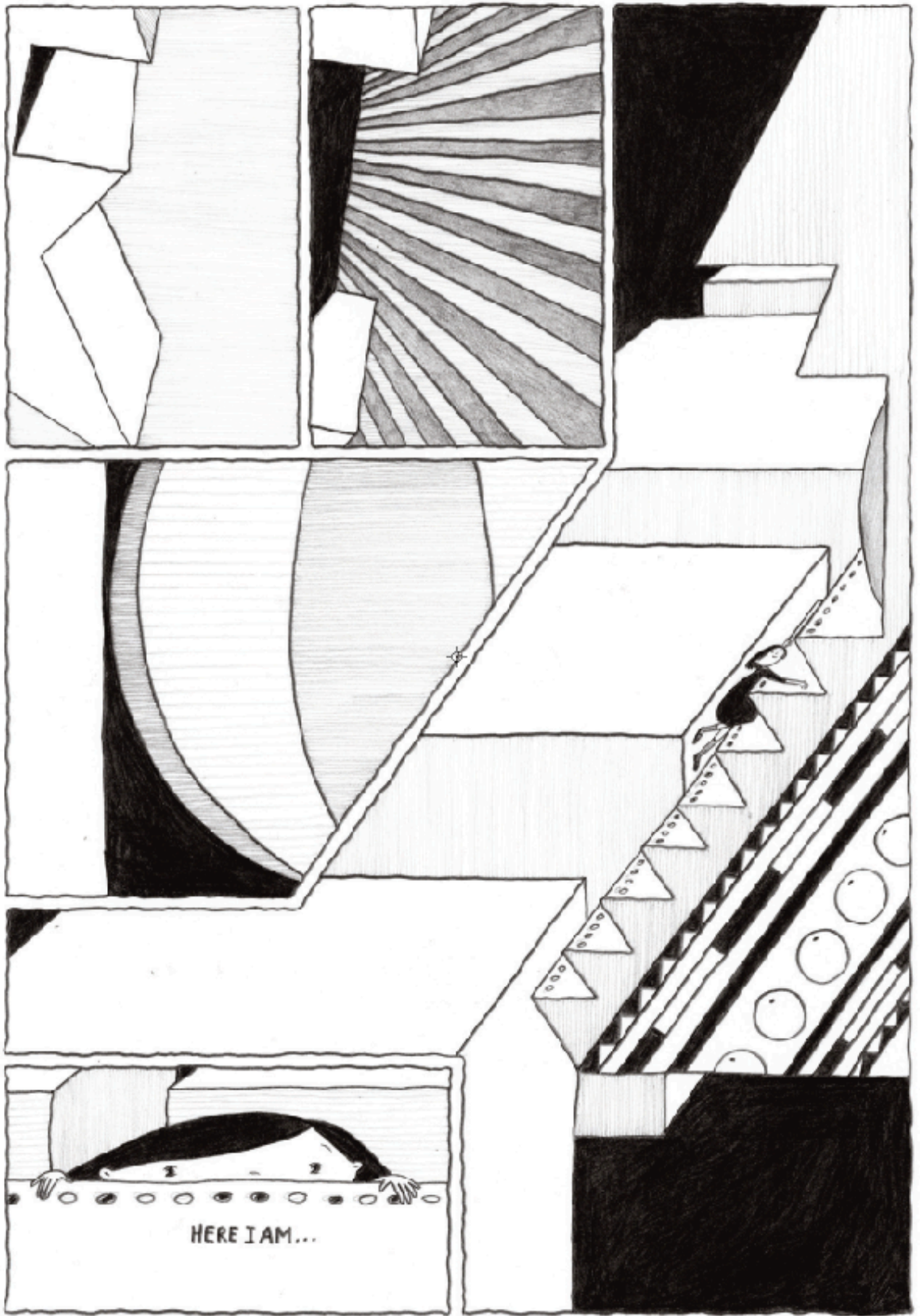
## JACK THE MAGIC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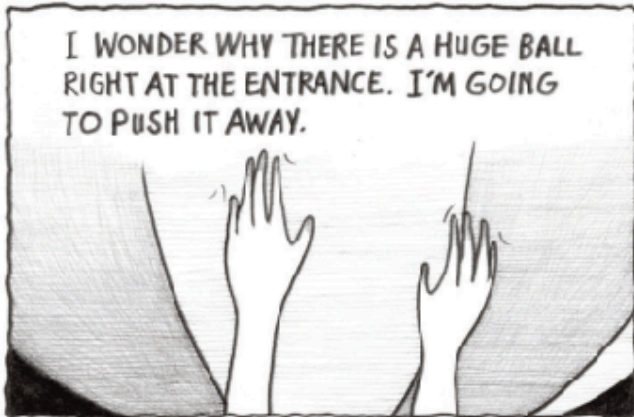


IT'S BIZARRE! ACTUALLY I WAS ASKING THE VERY ONE WHO IS RIGHT IN FRONT OF ME, YET ALL OF THEM SPEAK TO ME, IMMEDIATELY WITH THE SAME SPEED AND TONE, AS IF THEY ARE PERFECTLY TRAINED SOLDIERS RESPONDING TO A CODE. NOW I'M TRYING TO TAKE ANOTHER WAY. IT SEEMS TO BE EITHER EVERYONE HERE ARE CALLED JACK (AND THEY'RE ALL MAGICIAN) OR THEY LEARNED TO BE "JACK THE MAGICIAN." IF IT'S THE FIRST ONE, THEN THERE WILL BE NOT MUCH TO KNOW, BUT IF IT'S THE SECOND ONE, THEN I'M GOING TO DO SOMETH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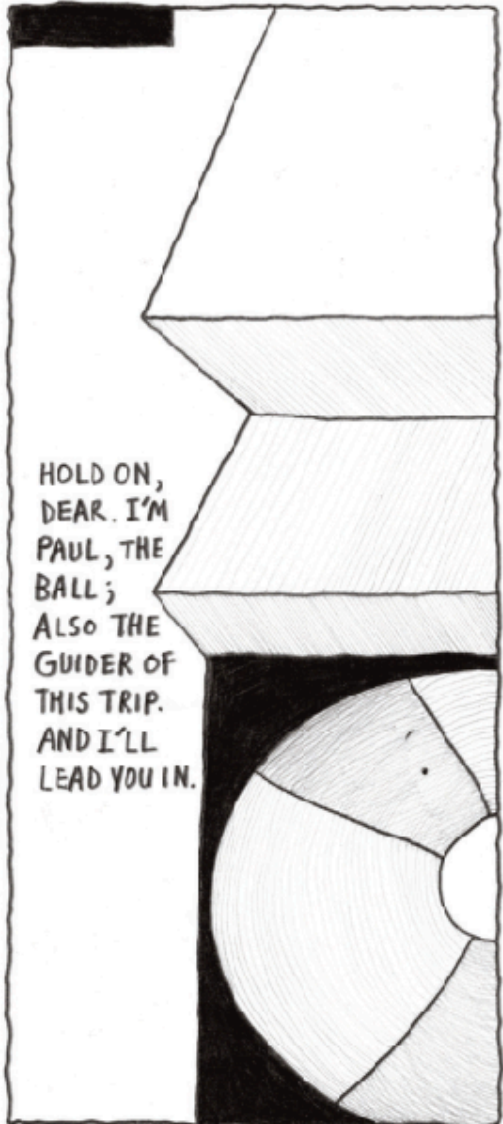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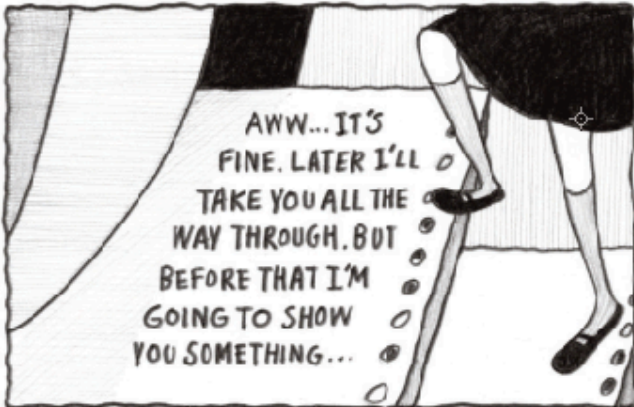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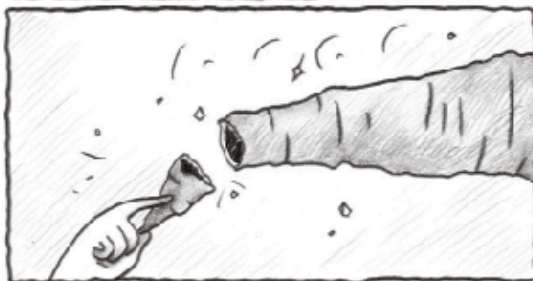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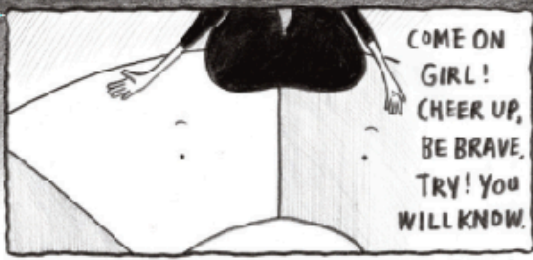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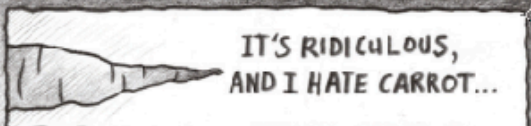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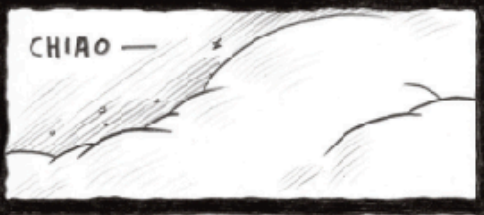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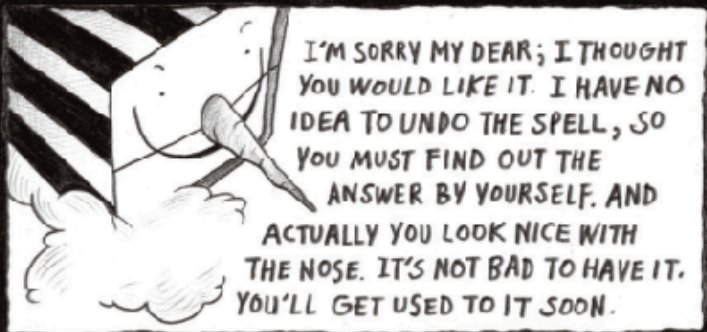
EXCUSE ME, SIR, I DIDN'T EXPECT THIS. PLEASE  
FORGIVE MY CARELESSNESS. YOU LOOK SO SOFT  
AND BOUNCING.



"MAGIC TRUE, MAGIC RULE;  
WONDER MAGIC, WONDER WORLD;  
YET WATCH AND LISTEN CAREFULLY;  
TRICKY MAGIC, TRICKY SPEAKS,  
WASTE MAGIC, WASTE LAND;  
THRICE CALLING TO BE RIGHT,  
FOLLOW BY HEART 'I-ME-MY'  
EASY FINDING, EASY OUT,  
WONDER MAGIC, WONDER WORLD,  
WHAT'D YOU BELIEVE AND TO BELIE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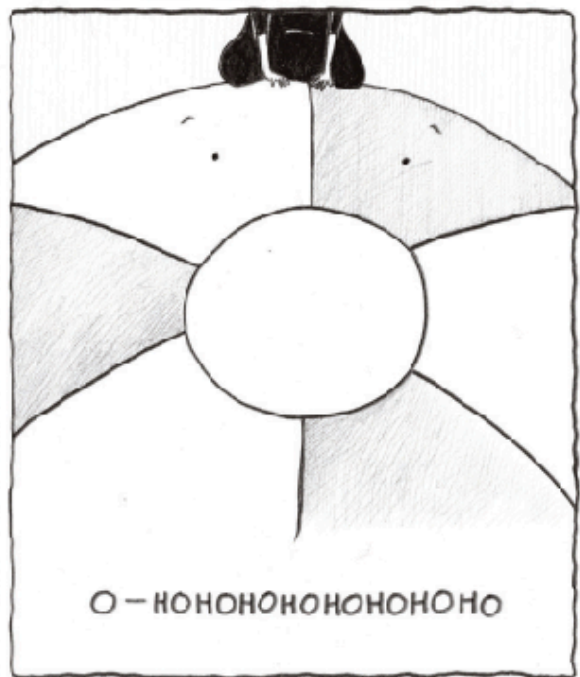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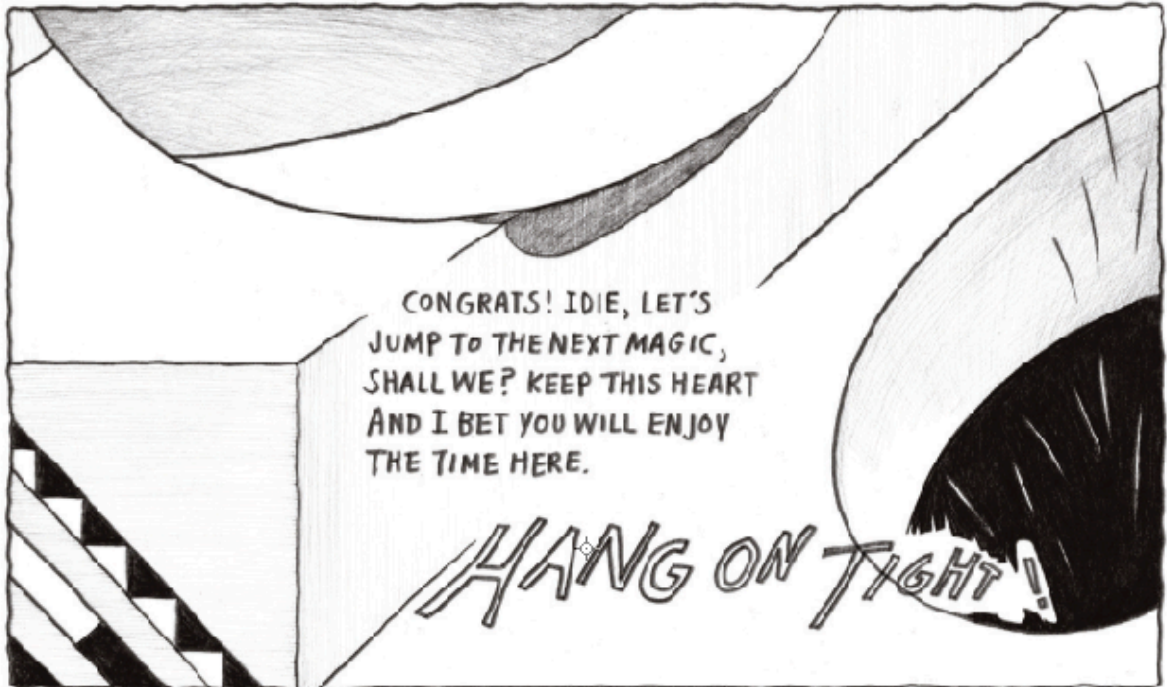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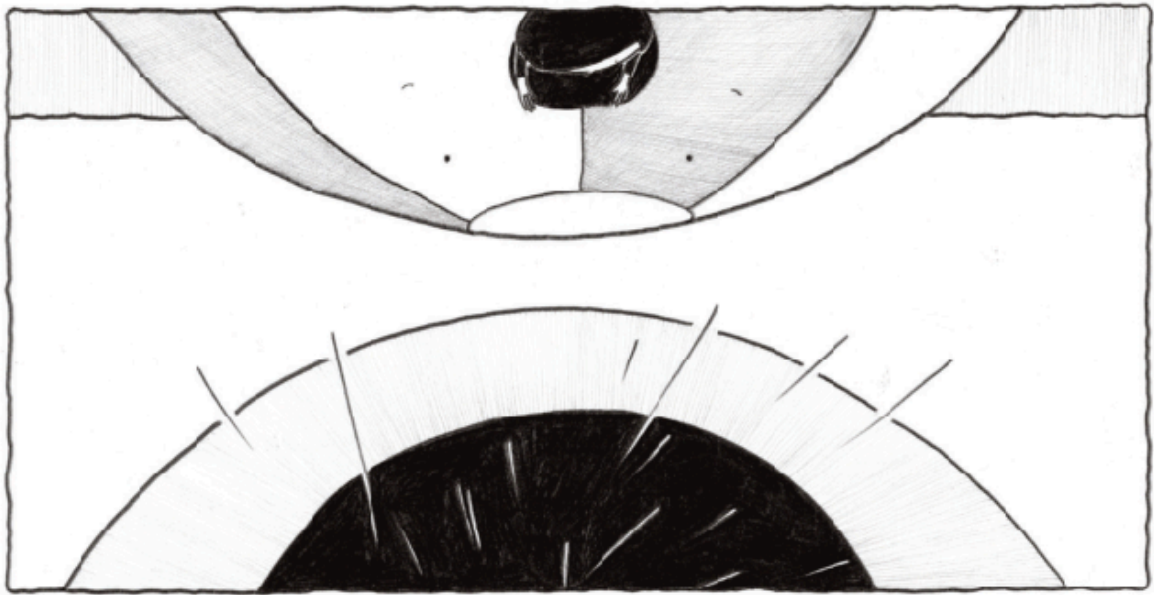




AND LITTLE BY LITTLE, THIS CARROT CONE WAS GONE AND APPEARED THE GIRL'S NO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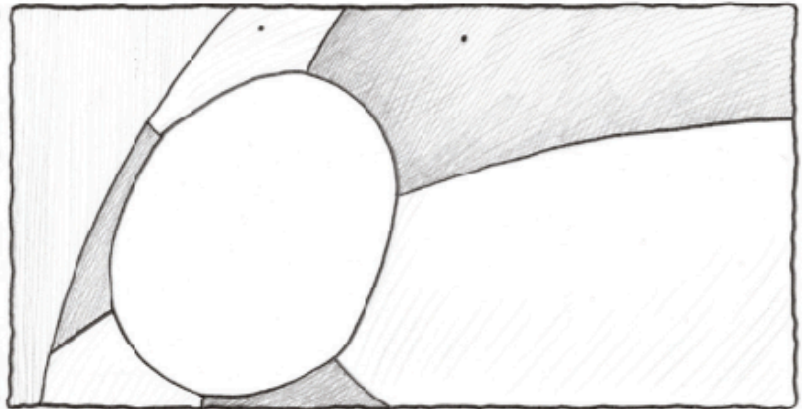


"TAKE IT EASY, MY DEAR. WE ARE LUCKY TO MEET THE ABSOLUTE HOLE. IT SHOWS UP VERY RARELY. THE ABSOLUTE HOLE IS THE MOST PLEASANT BUT VICIOUS PLACE. YOU MIGHT BECOME A FAIRLY SIMPLE FORM INSIDE, AND YOU'LL FEEL HAPPY, AND START TO FORGET EVERYTHING. A FORM DOESN'T HAVE TO EAT, TO READ, TO FEEL, TO WORRY... TO DO ANYTHING. YOU MAY SEE A LOT OF FORMS THERE, YET REMEMBER, THAT'S ALL, NOTHING MO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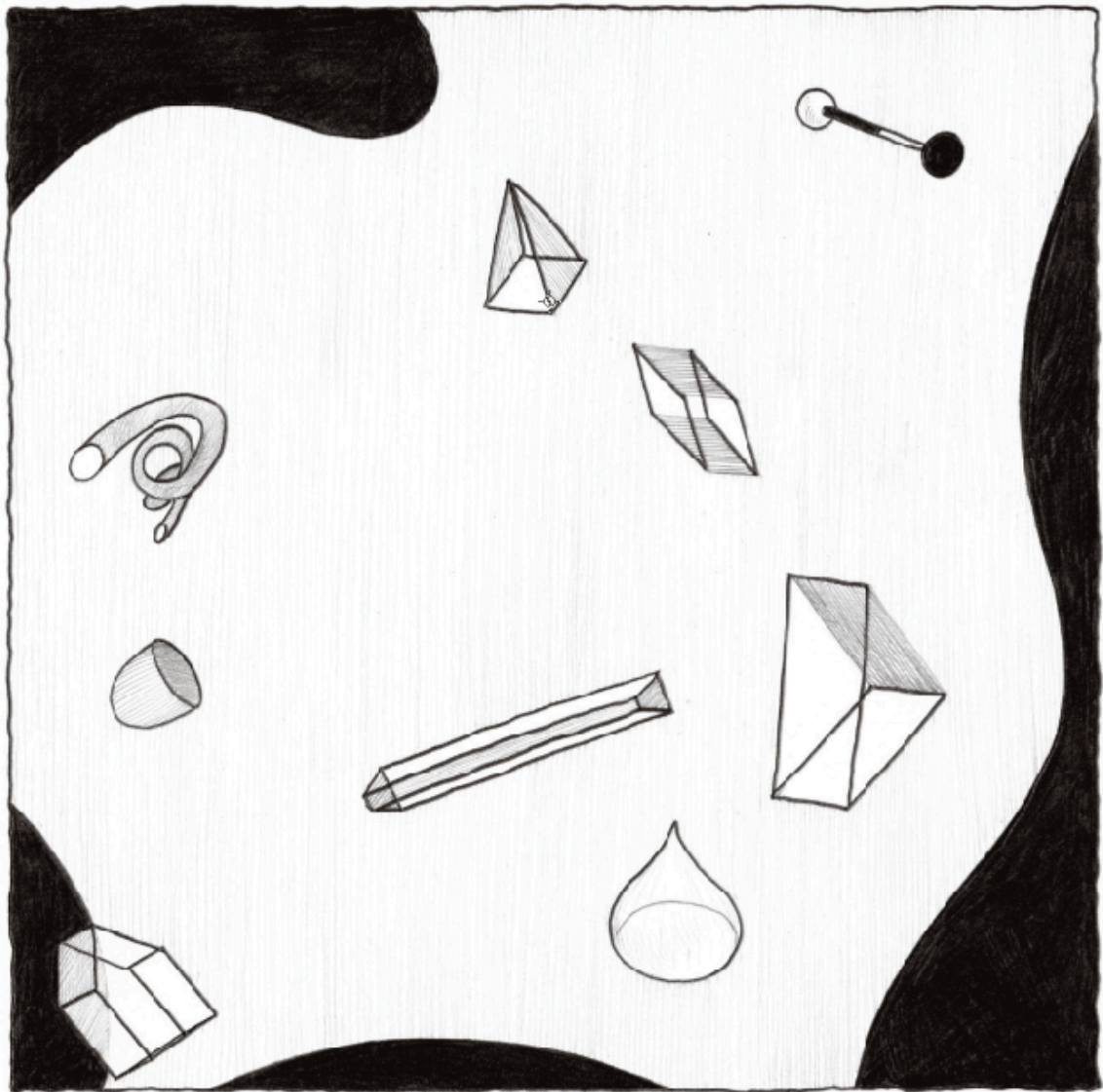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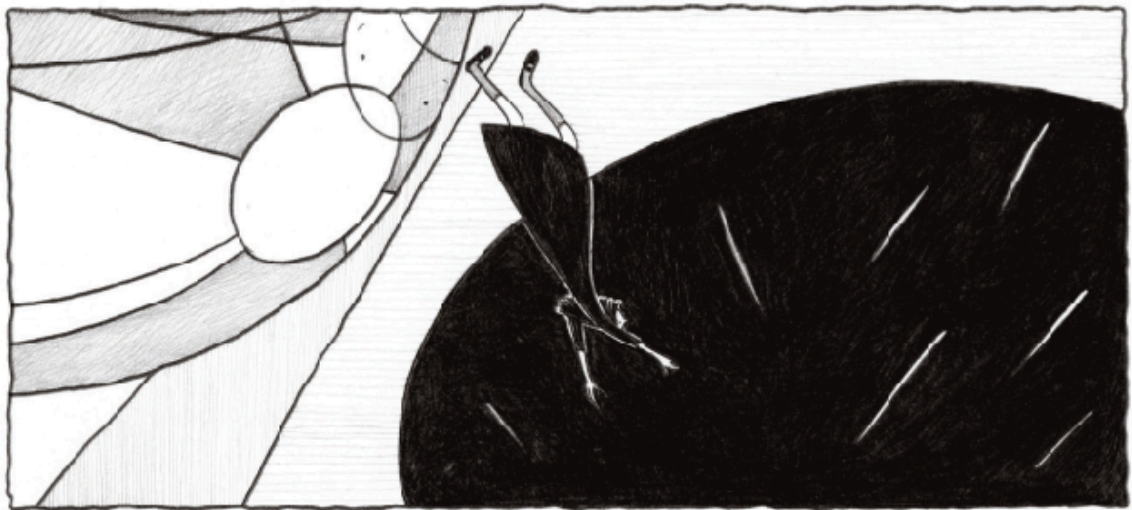
I'M SORRY THAT THIS TIME, I CANNOT GO WITH YOU BECAUSE ANYONE WHO EVER WENT IN AND OUT IS UNABLE TO GO THROUGH AGAIN. THEY KNOW TOO MUCH... THOUGH THE ABSOLUTE HOLE IS ALWAYS CHANGING... BEST LUCK, IDIE, I BELIEVE THAT YOU CAN DO IT. ONE GOOD THING OF ABSOLUTE HOLE IS THAT IT SENDS YOU OUT OF HERE AND THERE, IF YOU PASS THROUGH. REMEMBER MY WORDS, TO BELIEVE IN." PAUL SAID.



"O...OK, THANK YOU, PAUL. AND COULD YOU GIVE ME ANY OTHER HINT?"



"DEAR IDIE, I REALLY WISH TO, BUT I CANNOT. HERE IS WHAT I CAN PASS ON YOU: 'WASTE MAGIC, WASTE LAND; BE NOT AFRAID TO CHANGE THE RULE. 'TIS YOUR WAY TO GET THE RO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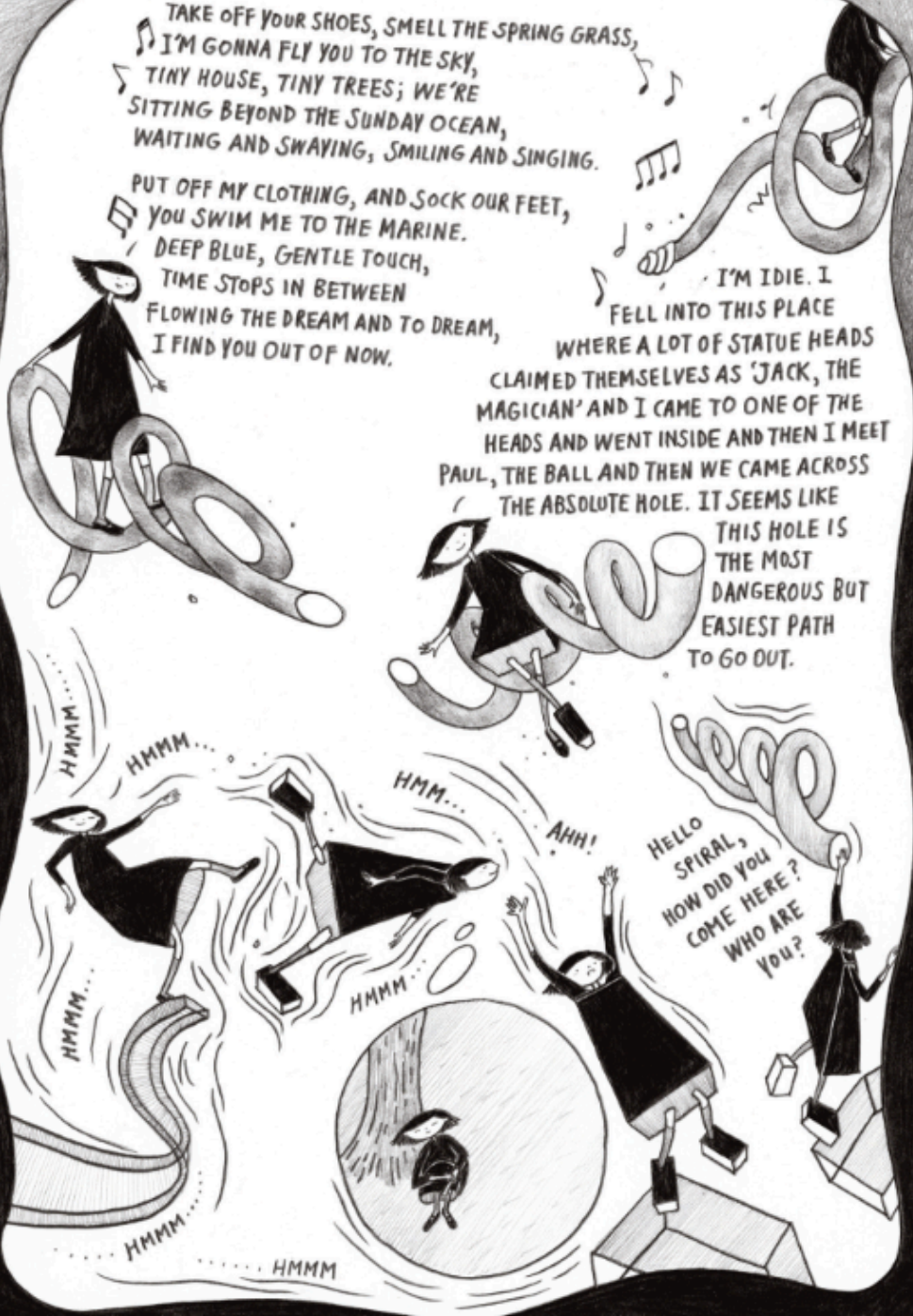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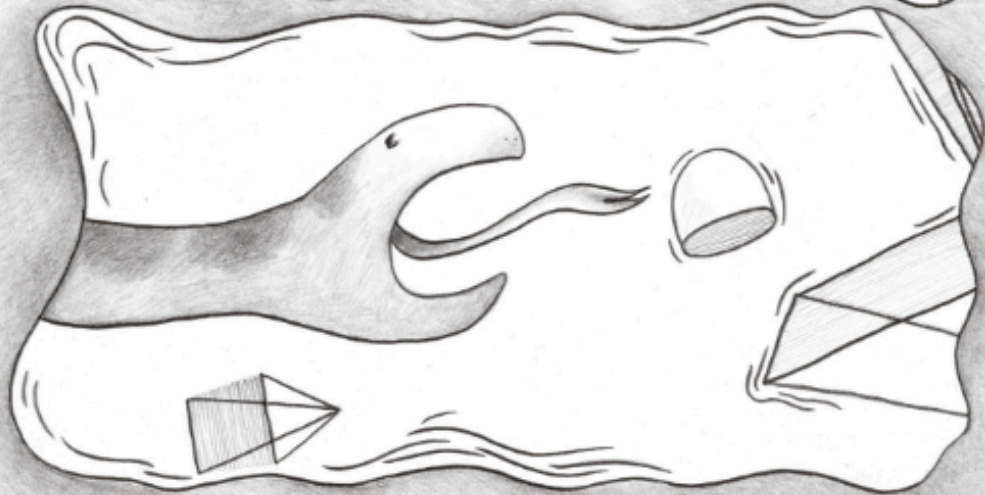
TAKE OFF YOUR SHOES, SMELL THE SPRING GRASS,  
I'M GONNA FLY YOU TO THE SKY,  
TINY HOUSE, TINY TREES; WE'RE  
SITTING BEYOND THE SUNDAY OCEAN,  
WAITING AND SWAYING, SMILING AND SINGING.

PUT OFF MY CLOTHING, AND SOCK OUR FEET,  
YOU SWIM ME TO THE MARINE.  
DEEP BLUE, GENTLE TOUCH,  
TIME STOPS IN BETWEEN  
FLOWING THE DREAM AND TO DREAM,  
I FIND YOU OUT OF N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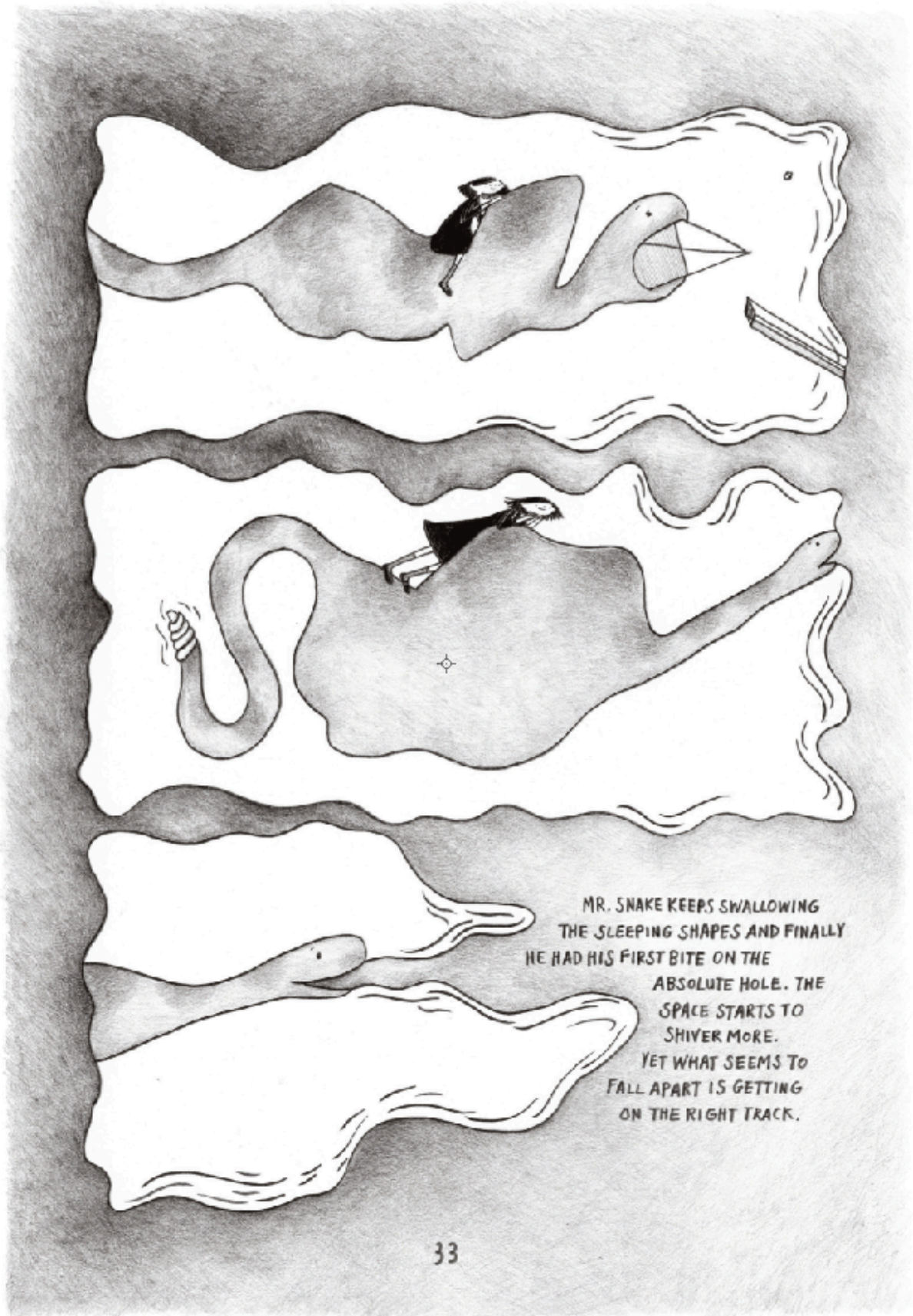
I'M IDIE. I  
FELL INTO THIS PLACE  
WHERE A LOT OF STATUE HEADS  
CLAIMED THEMSELVES AS 'JACK, THE  
MAGICIAN' AND I CAME TO ONE OF THE  
HEADS AND WENT INSIDE AND THEN I MEET  
PAUL, THE BALL AND THEN WE CAME ACROSS  
THE ABSOLUTE HOLE. IT SEEMS LIKE

THIS HOLE IS  
THE MOST  
DANGEROUS BUT  
EASIEST PATH  
TO GO OU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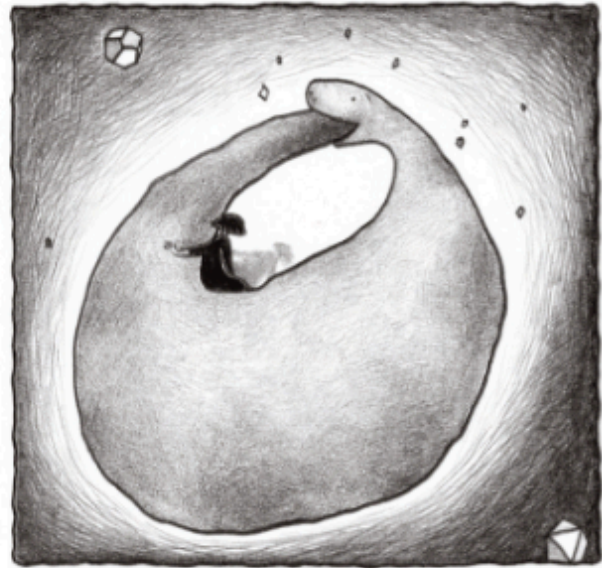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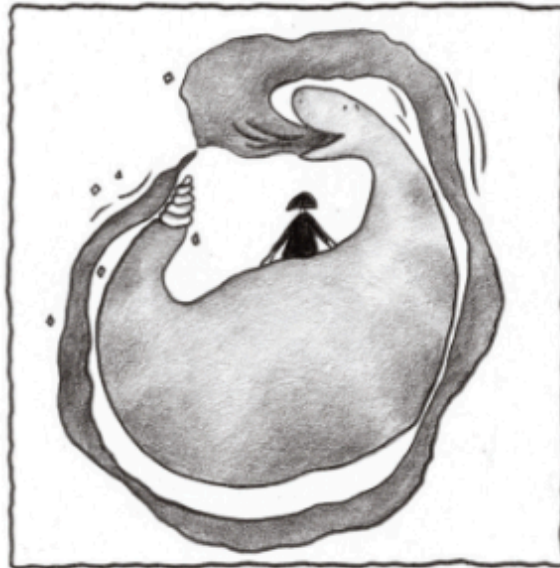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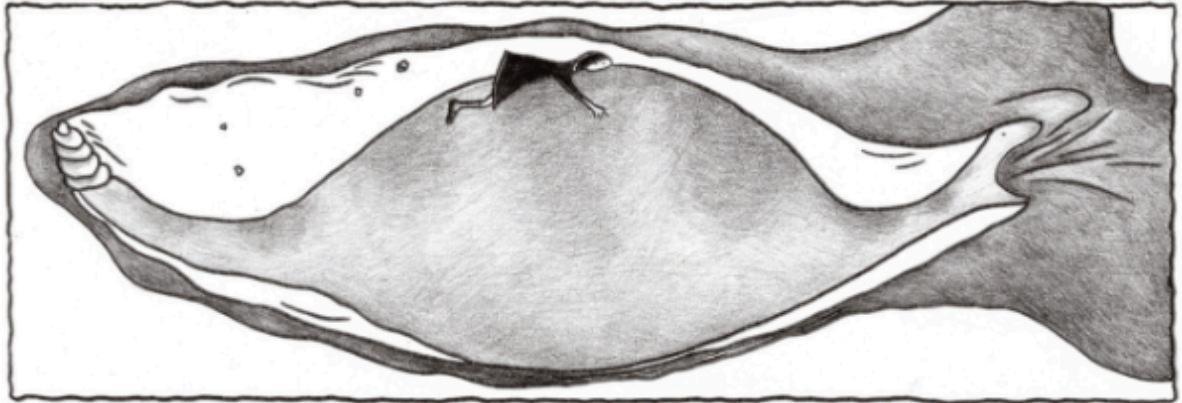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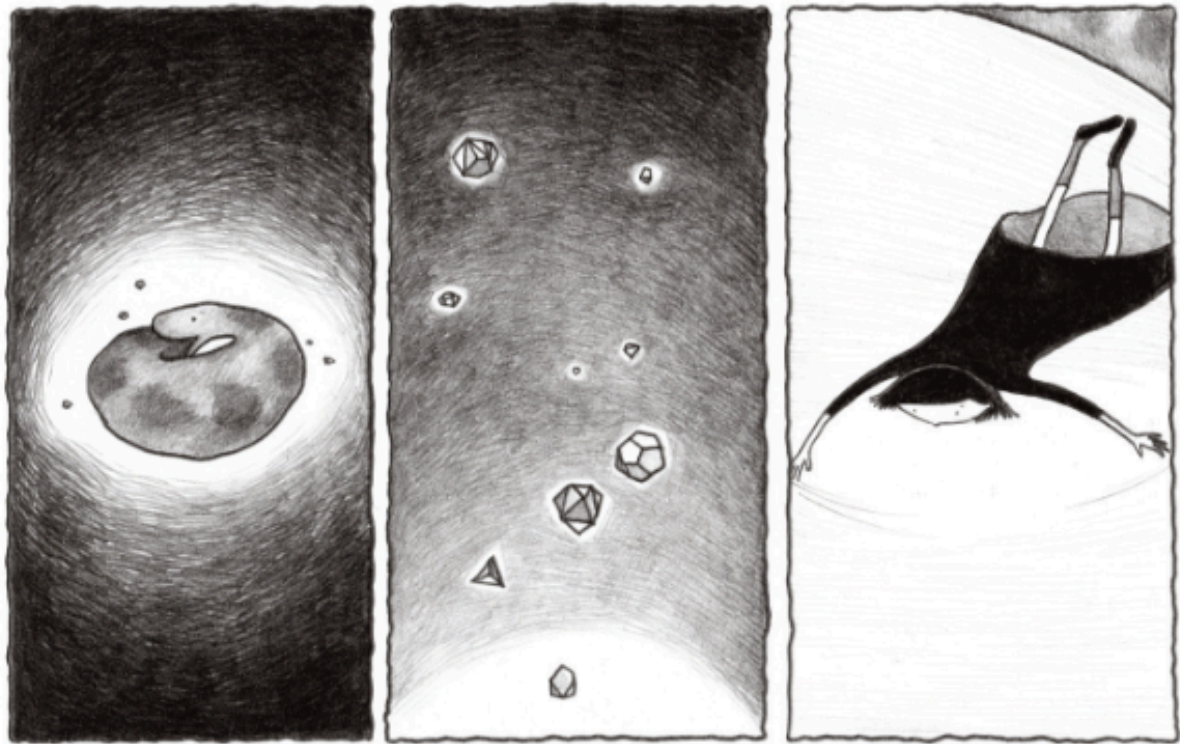
MR. SNAKE KEEPS SWALLOWING  
THE SLEEPING SHAPES AND FINALLY  
HE HAD HIS FIRST BITE ON THE  
ABSOLUTE HOLE. THE  
SPACE STARTS TO  
SHIVER MORE.  
YET WHAT SEEMS TO  
FALL APART IS GETTING  
ON THE RIGHT TR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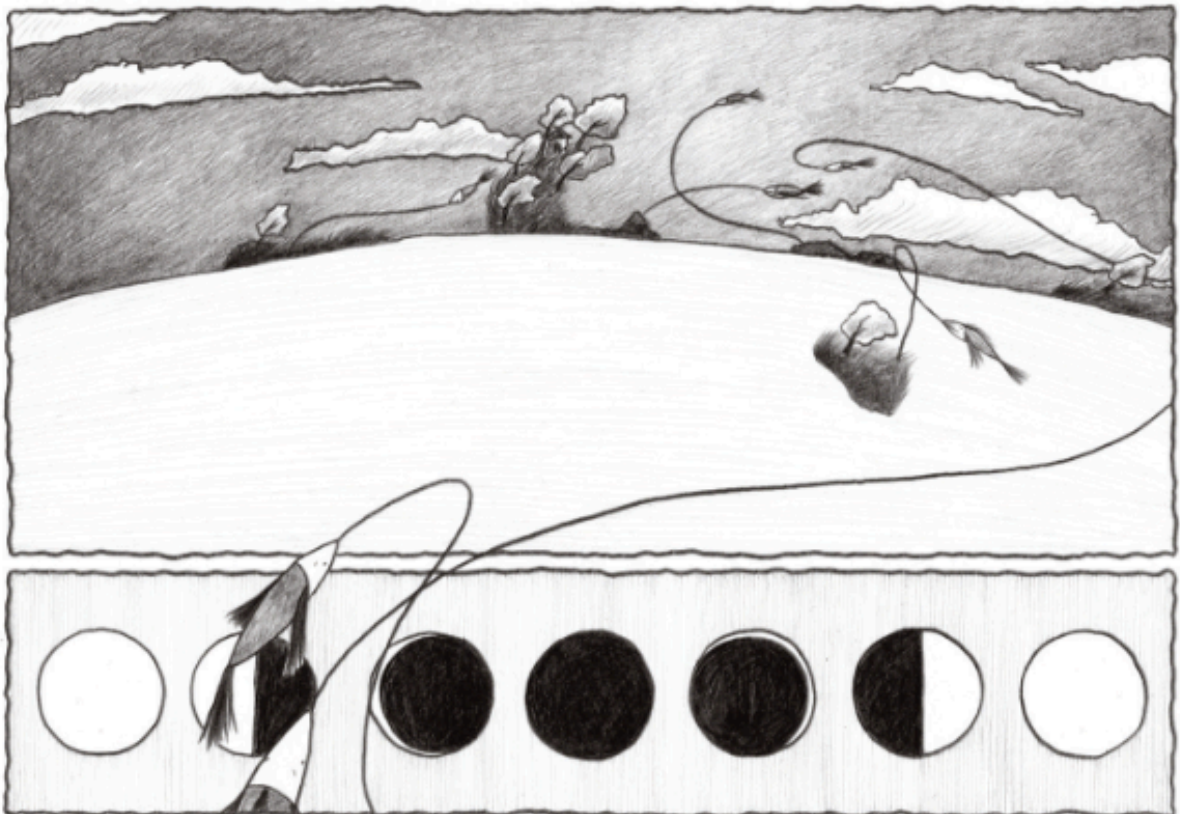


MR. SNAKE KEEPS SWALLOWING. HE ATE UP THE ENTIRE ABSOLUTE HOLE AND HE CONTINUES HIS PACE. NOW HE STARTS TO SWALLOW HIS OWN TAIL. AT THIS MOMENT, I FIND MYSELF BECOME A WATCHER IN THIS SCENE, LIKE I'M OBSERVING A SERENE NIGHT SKY. I LOOK DOWN ... INSIDE THE CIRC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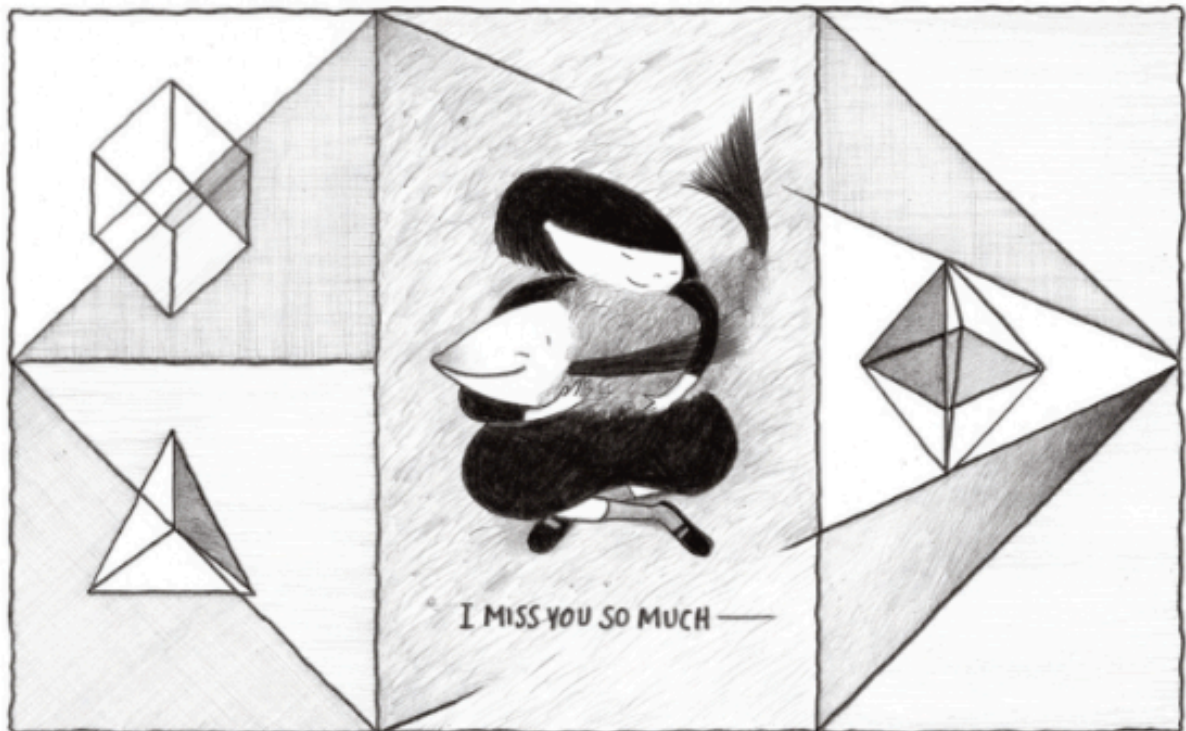
I DECIDE MY LAST JUMP. THIS TIME, I THINK OF NOTHING, BECAUSE THERE IS NOTHING TO FEAR OR PREVENT FROM. I JUMPED WITHOUT HESITATION, WITHOUT EXPECTATION, BUT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ELF. AND SO I JUM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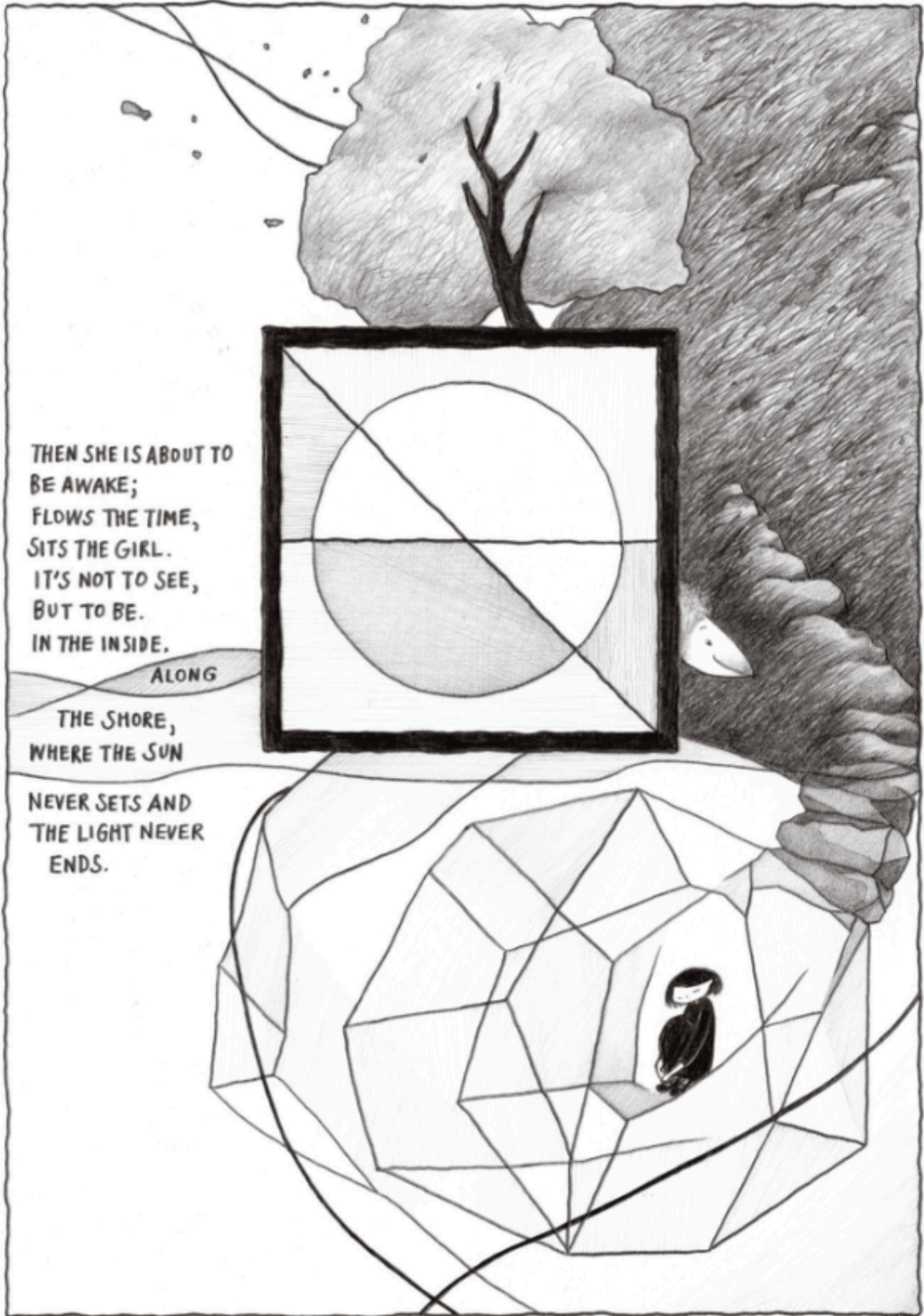


FROM HERE TO THERE,  
EARTH TO OCEAN,  
SIX ISLES ARE IN ONE.

GREEN LIVES GROW;  
FLOATING FRIENDS WEAVE;  
GENTLE FREEDOM KNOWS ALL.  
IT'S THE VIEW TELLS SO —  
THE RHYTHM OF LIF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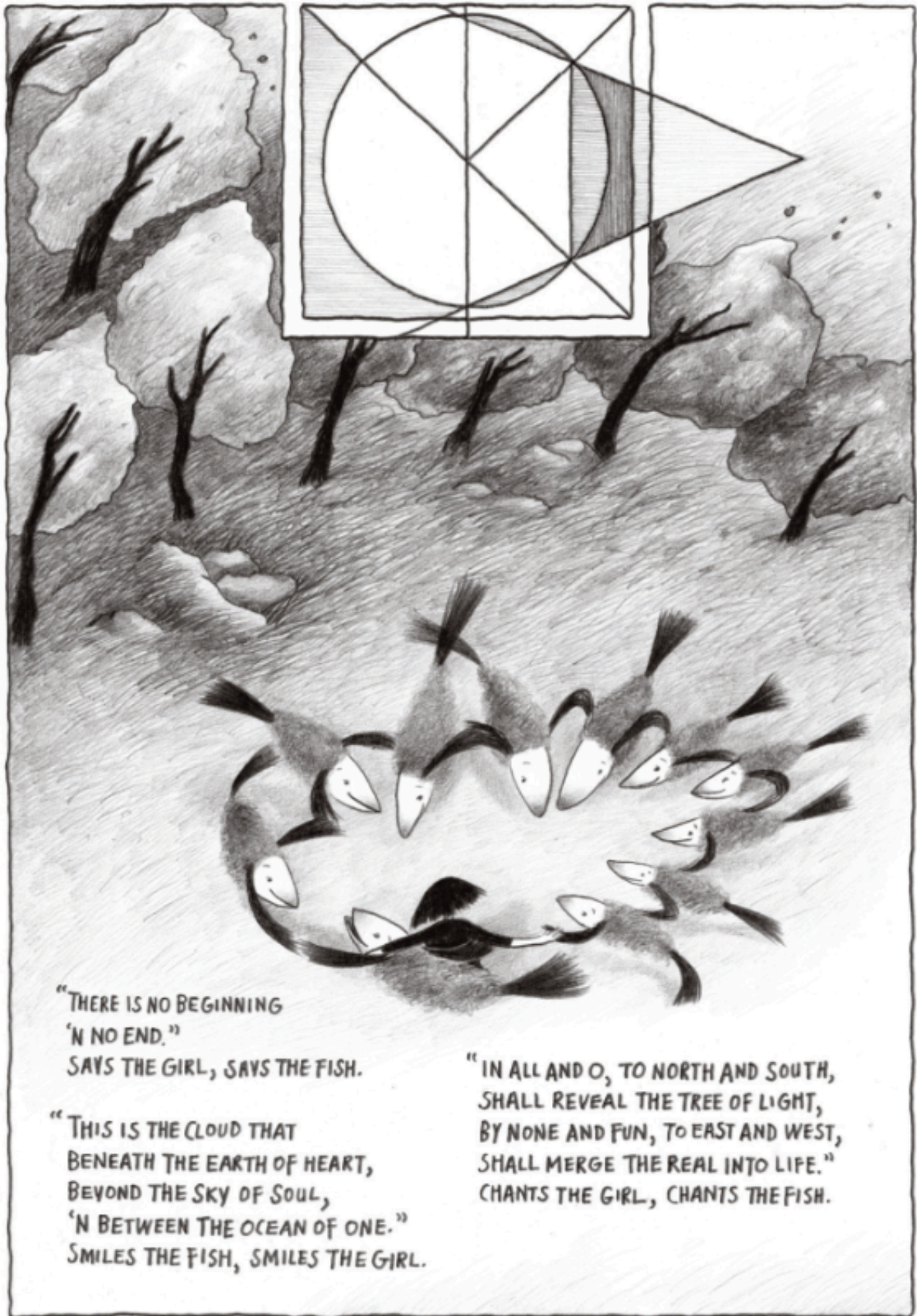
THEN SHE IS ABOUT TO  
BE AWAKE;  
FLOWS THE TIME,  
SITS THE GIRL.  
IT'S NOT TO SEE,  
BUT TO BE.  
IN THE INSIDE.

ALONG

THE SHORE,  
WHERE THE SUN

NEVER SETS AND  
THE LIGHT NEVER  
EN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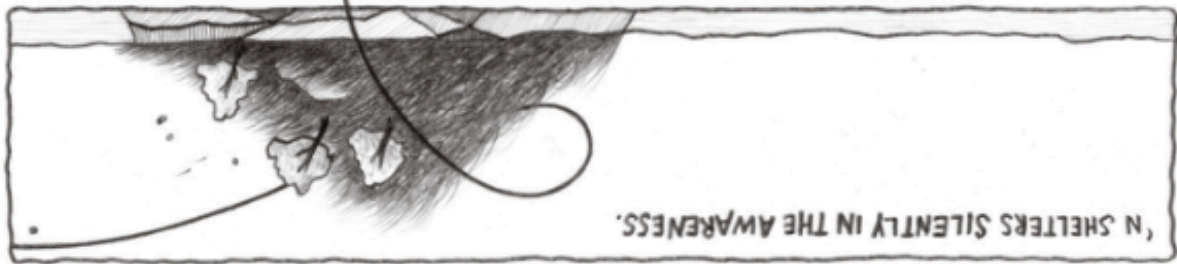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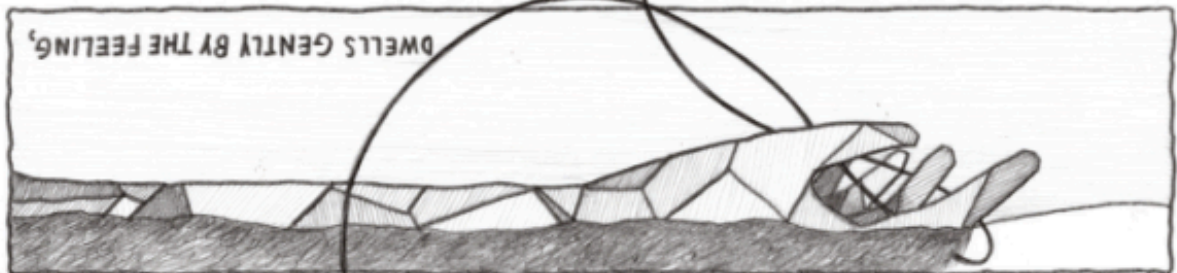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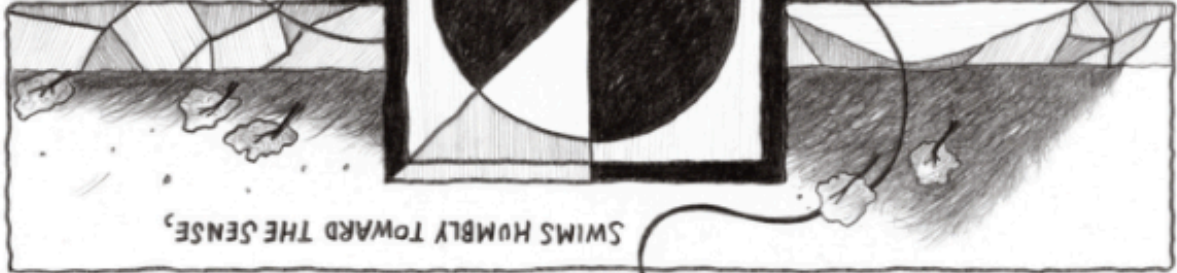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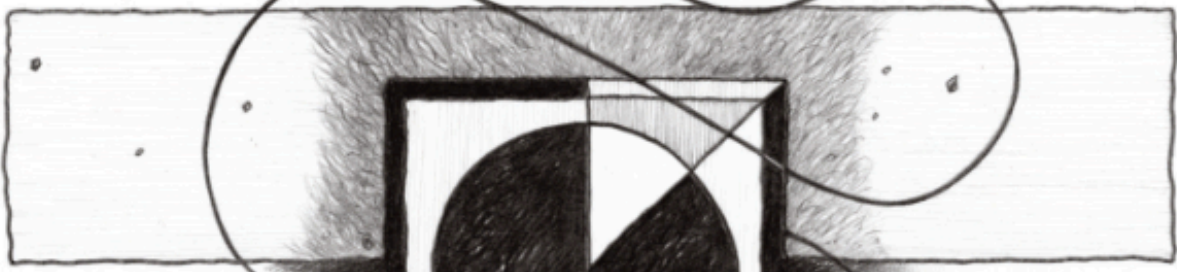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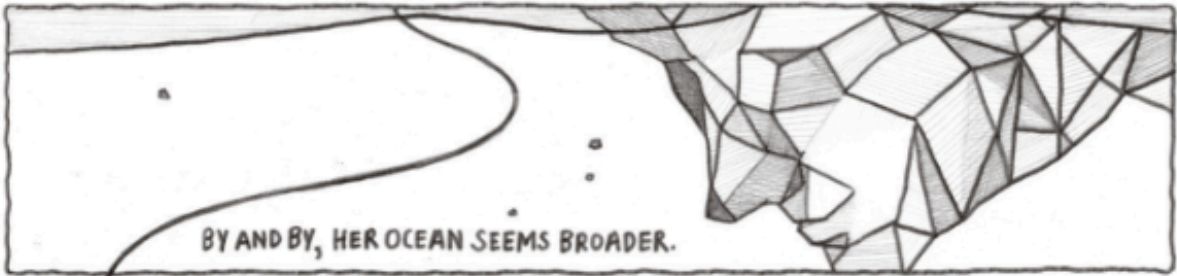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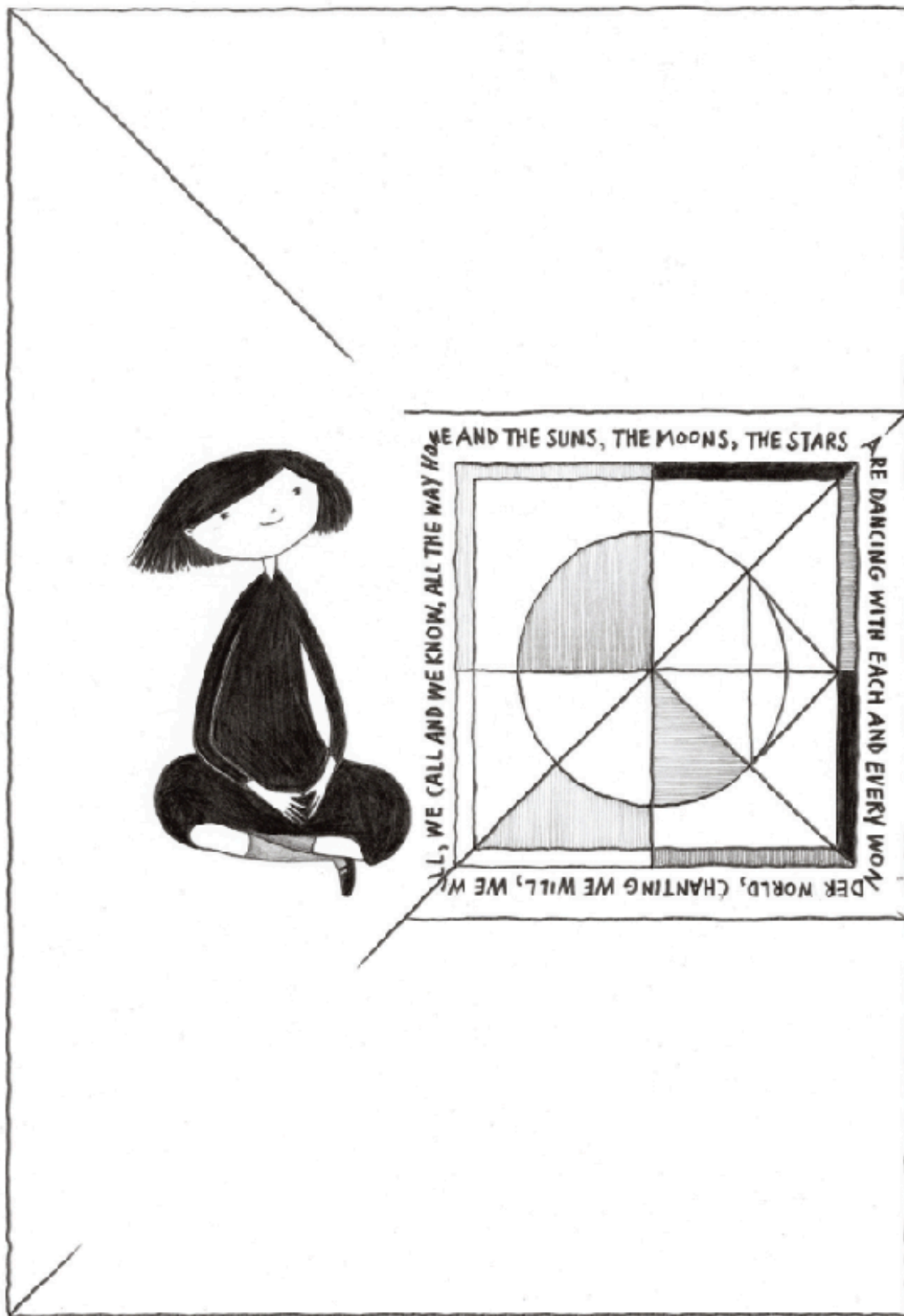
"THERE IS NO BEGINNING  
'N NO END."  
SAYS THE GIRL, SAYS THE FISH.

"THIS IS THE CLOUD THAT  
BENEATH THE EARTH OF HEART,  
BEYOND THE SKY OF SOUL,  
'N BETWEEN THE OCEAN OF ONE."  
SMILES THE FISH, SMILES THE GIR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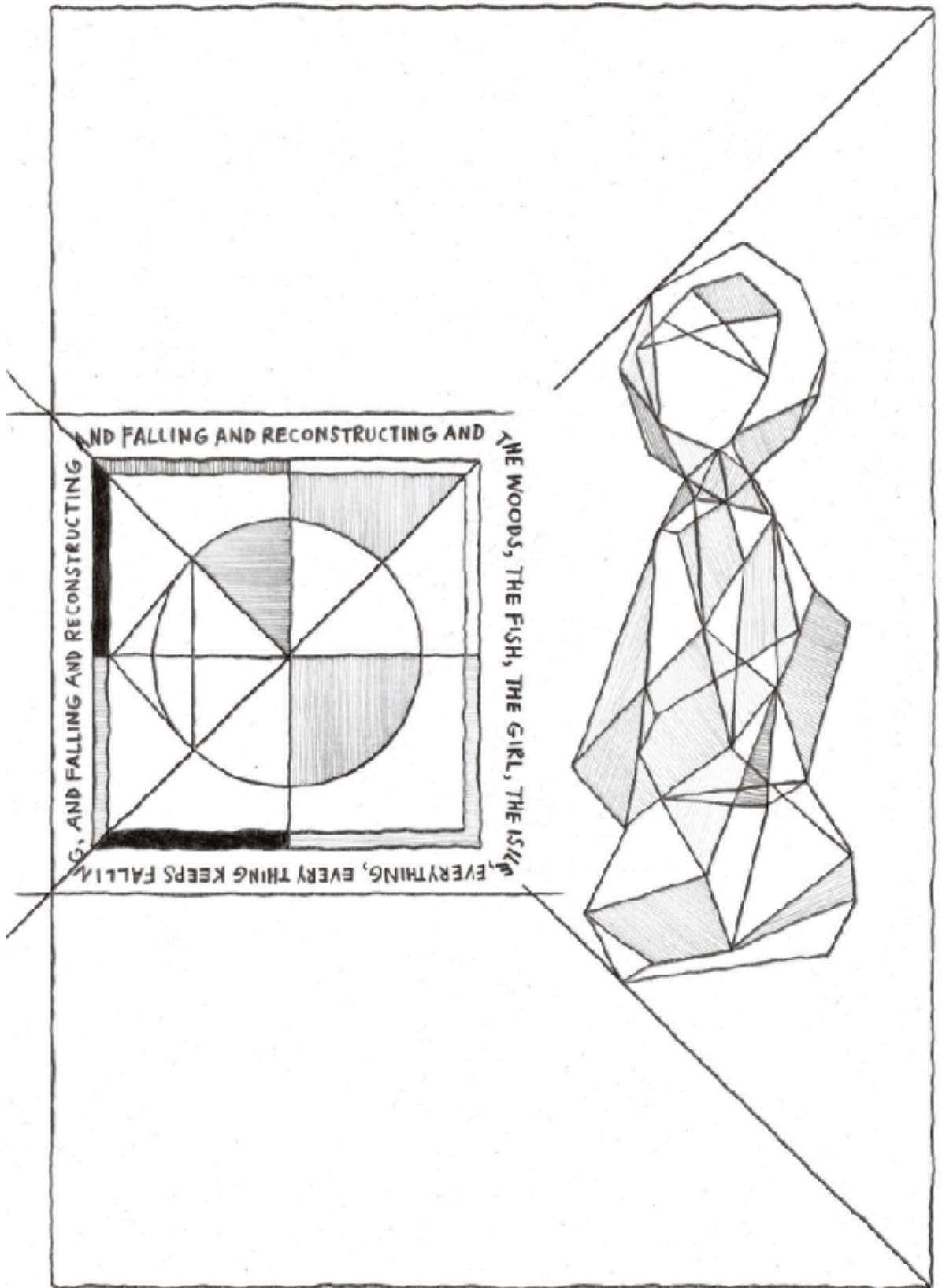
"IN ALL AND O, TO NORTH AND SOUTH,  
SHALL REVEAL THE TREE OF LIGHT,  
BY NONE AND FUN, TO EAST AND WEST,  
SHALL MERGE THE REAL INTO LIFE."  
CHANTS THE GIRL, CHANTS THE FISH.











AND FALLING AND RECONSTRUCTING AND  
AND FALLING AND RECONSTRUCTING  
EVERYTHING, EVERY THING KEEPS FALLING  
THE WOODS, THE FISH, THE GIRL, THE ISLAND

AND SO WE BEGIN

44